

東坡尺牘

東坡尺牘

(定價大洋四角)

上海廣智書局校印

蘇東坡尺牘目錄

卷上

與司馬溫公五首

與王荊公二首

與張太保安道一首

答范蜀公十一首

與范子功六首

與范子豐八首

答范純夫十一首

與范元長十三首

與蘇子容二首

與劉貢父七首

蘇東坡尺牘目錄



與曾子宣十三首

與劉仲馮五首

與滕達道六十六首

與李公擇十七首

與錢穆父二十八首

與李伯時一首

與郭功父七首

與文與可三首

與文郎一首

與王定國四十一首

答王魯直五首

答秦太虛七首

答張文潛四首

答李端叔十首

與趙德麟十七首

與錢濟明十四首

答廖明畧二首

與陳伯修四首

答陳履常二首

與鮮于子駿三首

與歐陽仲純五首

與眉守陳希聲三首

與張嘉父七首

與陳季常十五首

答毛澤民七首

與何正通三首

蘇東坡尺牘目錄

答陳傳道五首

答李方叔十七首

與劉壯輿六首

與潘彥明九首

答龐安常三首

與王元直二首

與王文甫二首

與程正輔六十六首

與程全父十一首

與陳秀才三首

與林天和十九首

與馮祖仁十一首

與章質夫三首

與章子厚二首

與章子平十五首

與蹇授之六首

與張君子五首

與楊元素十七首

與林子中五首

與晁美叔二首

與楊康公三首

與李昭玘一首

答劉元忠四首

與蔡景繁十三首

與劉器之二首

答楊君素二首

蘇東坡尺牘目錄

與周開祖四首
答舒堯友二首
答畢仲舉二首
與杜子師二首
與鄭靖老四首
與程懷立六首
與謝民師二首
與孫志同二首
與孫志康二首
與張元明四首
與孫子思七首
與孫子發五首
與程德孺四首

與康公操都管二首

與王敏仲十八首

與陳公密三首

與陳大夫八首

與范夢得七首

與江惇禮五首

卷下

與韓昭文一首

與胡深父四首

與幾宣義一首

與任德翁二首

與孔元翰二首

與監丞事一首

蘇東坡尺牘目錄

與陳朝請二首
與石幼安一首
與趙晦之四首
與袁真州四首
與上官彝三首
與王子高三首
與段約之一首
答刁景純一首
與王佐才一首
與黃元翁一首
與蔡朝奉一首
與知監宣義一首
與毅父宣德六首

與程懿叔四首

與徐德之十一首

答賈耘老四首

與陳輔之一首

與李通叔四首

與徐仲車二首

與彥正判官一首

與黃洞秀才一首

與黃敷言二首

與陳承協二首

與吳將秀才二首

與蘇子明二首

與楊耆秀才醜錢帖

蘇東坡尺牘目錄

與文叔先輩二首

與李先輩一首

與徐十二一首

與姚君四首

答吳子野五首

與吳秀才三首

與姜唐佐秀才五首

答蘇伯固四首

與黃師是五首

與沈睿達二首

與翟東玉一首

與孫運勾一首

與練承議二首

與梳守一首

與傅質一首

與吳叔采二首

與高夢得一首

與孟亨之一首

與程壽仲三首

與孫正孺二首

與李端伯三首

與歐陽知晦四首

與歐陽晦夫二首

與歐陽元老一首

與杜道源二首

與俞奉議一首

與杜孟堅三首

與巖老一首

與陸祕校一首

與杜幾先一首

與周文之三首

與張逢六首

與朱振二首

與蕭世京二首

與蕭朝奉一首

與羅祕校四首

與朱行中八首

與曹子方五首

與孫叔靜三首

與米元章二十七首

上韓魏公一首

與曾子固一首

與毛維瞻一首

與朱康叔十首

答李康年一首

答虔倅俞括一首

答范景山一首

與李無梅

答漢卿

與何浩然

答李秀才元

答晁君成

答呂熙道二首

與道甫

與錢世雄

答君瑞殿直

答景倩

與趙仲修二首

與何聖可

與運判應之

與張正己

答呂元鈞二首

答史彥明主簿二首

答楊禮先

與潮守王朝請滌二首

與汪道濟

與明父權府提刑

與翰持正二首

答劉無言

與林濟甫二首

與錢志仲二首

答王莊叔二首

與宋漢傑三首

答虔人王正彥

答王幼安三首

與寇君

與楊濟甫十首

與楊子微二首

蘇東坡尺牘目錄

與王慶源十二首

與王慶源子

與蒲誠之四首

與蒲廷淵

與蒲傳正

與巢元修

與王庠五首

與王序

謝呂龍圖二首

答王龍圖

答宋寺丞

答李寺丞二首

與徐司封

與周主簿

與知縣二首

與惠州都監

與子安兄五首

與子明兄

與史氏太君嫂

與聖用弟二首

與子由弟九首

與千乘姪

與千之姪二首

付邁一首

付過二首

與姪孫元老四首

蘇東坡尺牘目錄

與胡郎仁修

與外生抑闕

密州與人三首

徐州與人

黃州與人五首

與吳君采

與黃州故人

與人三首

與人三首

與人一首

與人四首

與富道人二首

與胡道師四首

與陸子厚

與鄧安道四首

與何德順二首

與辯才禪師六首

與參寥子十九首

與佛印十二首

與南華辨老十三首

與通長老八首

與大覺禪師三首

與寶覺禪老三首

與淨慈明老五首

與遵老三首

與徑山維琳二首

蘇東坡尺牘目錄

與圓通禪師四首

與祖印禪師

與聞復師

與寶月大師五首

與南華明老三首

與東林廣惠禪師二首

與靈隱知和尚

與泉老

與言上人

答蜀僧幾演

答開元明座主九首

與無擇老師

與清隱老師二首

與浴室用公

與大別才老三首

答龜山長老四首

答清涼長老

與僧隆賢二首

代夫人與福應真大師

付龔行信一首



蘇東坡尺牘卷上

眉山蘇軾著

與司馬溫公 以下徐州

春末。景仁丈自洛還。伏辱賜教。副以超然雄篇。喜忭累日。尋以出京無暇。比到官。隨分紓冗。久稽裁謝。悚忤無已。比日不審台候何如。某強顏苟祿忝竊中。所愧於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冀爲國自重。謹奉啟問。

又

某再啟。超然之作。不惟不肖託附以爲寵。遂使東方陋州。以爲不朽之美事。然所以獎與則過矣。久不見公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發笑耳。彭城佳山水。魚蟹侔江湖。爭訟寂然。盜賊衰少。聊可藏拙。但朋遊濶遠。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也。

又 黃州

蘇東坡尺牘 卷上

謫居窮陋。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不審邇日寢食何如。某以愚昧獲罪。咎自己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爲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某思之。不啻芒背。邇寓居去江無千步。風濤烟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下。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顧亦布褐藜藿而已。瞻晤無期。臨書惘然。伏乞以時善加調護。

又 以下俱登州

某頓首。孟冬薄寒。伏惟門下侍。郎台候萬福。某即日蒙免。罪戾之餘。寵命逾分。區區尺書。豈足上謝。又不敢廢此小禮。進退恐慄。未緣趨侍。伏冀上爲宗社。精調寢興。下情祝頌之至。謹奉啟。不宣。

又

某啟。去歲臨去黃州。嘗奉短啟。爾後行役無定。因循至今。聞公登庸。特與小民同增鼓舞而已。亦不敢上問。想識此意。

與王荊公

某啓。某游門下久矣。然未嘗得如此行。朝夕聞所未聞。慰幸之極。已別經宿。悵仰不可

言。伏惟台候康勝。不敢重上謁。伏冀順時爲國自重。不宣。

又 離黃州

某近者經由。屢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別來切計台候萬福。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老於鍾山之下。既已不遂。今儀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爲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矣。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無以逃於左右。獨其行義修飭。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某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習醫藥。明練法律。若此類未易以一二數也。才難之歎。古今共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他無所望也。秋氣日佳。微恙頗已失去否。伏冀自重。不宣。

與張太保安道 翰林

某以不善俯仰。屢致紛紛。想已聞其詳。近者凡四請郡。杜門待命。幾二十日。文母英聖。深照情僞。德音琅然。中外簪服。幾至有所行禮。而諸公燮和之。數日有旨與言者數君。皆促供職。明日皆當見。蓋不敢堅臥。嫌若復伸前請爾。蒙知愛之深。不敢不盡。幸爲察

之。褊淺多忤。有愧教誨之素。臨書悵悵。

答范蜀公 徐州

前日辱書。并新詩累幅。詞格清美。欽味不釋手。屬使者交至。紛紛無暇。裁答後時。再領手教。愧悚無地。比日起居何如。末由披奉。萬萬以時自重。

又 以下俱黃州

李成伯長官至。辱書承起居住佳勝。甚慰馳仰。新居已成。池圃勝絕。朋舊子舍皆在。人間之樂。復有過此者乎。某凡百粗遣。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杜門謝客。而傳者遂云物故。以爲左右憂。聞李長官說。以爲一笑。平生所得毀譽。殆皆此類也。何時獲奉几杖。臨書惘惘。

又

蒙示諭欲爲卜隣。此平生之至願也。寄身函丈之側。旦夕聞道。又混忝姻戚之末。而風物之美。足以終老。幸甚幸甚。但囊中止有數百千。已令兒子持往荆渚。買一小莊子矣。恨聞命之後。然京師尙有少房繕。若果許爲指揮從者。幹當賣此業。可得八百餘千。不

議可納左右否。所賜手書。小字如芒。知公目益明。此大慶也。某早衰多病。近日亦能屏去百事。澹泊自持。亦便佳健。異日必能陪從也。

又

承別紙示諭。麩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顧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爲城池。操詩書以爲干櫓。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當斂衽。而况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又

顛仆罪戾。世所鄙遠。而丈丈獨賜收錄。欲令撰先府君墓碑。至爲榮幸。復何可否之間。而不肖平生不作墓誌及碑者。非特執守私意。蓋有先戒也。反覆計慮。愧汗而已。仁明洞照。必深識其意。所賜五體書。謹爲子孫之藏。幸甚幸甚。無緣躬伏門下。道所以然者。皇恐之至。

又 以下俱翰林

日望旌旆之至。不敢復上問。不謂高懷超然。不屑世故。堅臥莫致。有識悵惘。然孤風凜然。足以激頹靡。雖非落落可指之功。其於二聖忠厚之治。所補多矣。比日履茲寒凜。台候何如。末由瞻奉。伏冀萬萬爲國自重。

又

某碌碌無補。久竊非據。又舍弟繼進。皆以疎愚。處必爭之地。公議未厭。豈可久安。非遠當乞一郡以自效。或得過調。少聞誨語。大幸也。始者竊意丈丈絕意軒冕。然猶當強到闕。一見嗣聖。今乃確然。如此殊垂素望。然士大夫甚高此舉也。冗中不盡區區。

又

伏承歸政得請。恩禮優異。伏惟慶慰。公孤風亮節。久信天下。而有識今日。尤復歸心。勉強奮起。以慰二聖之望。幡然復退。以安無窮之福。出處之間。雍容自得。真可以爲後世法矣。官守所縻。不獲躬詣。謹奉手啓。區區萬一。

又

今晚忽得報。承子豐承事。遽至大故。聞之悲痛。殆不可言。美才懿行。期之遠到。今乃止。此。士友所共痛惜。而况姻戚之厚。悲惋可量。丈丈高年。罹此苦毒。有識憂懸。伏惟高明。痛以理遣。割難忍之愛。上爲朝廷。下爲子孫親友自重。不勝纒纒。

又

近者子豐攜長子承務見過。見其風骨秀整。聞向下一字益奇。死生壽夭皆常事。惟有後可以少慰丈丈意。幸以此自遣也。

又

子功淳父。皆欲謁告省覲。某恨不同往。曉解左右。臨書悽愴。

與范子功 徐州還朝

遼關歲月。書問不繼。自咎之深。殆無所容。伏惟盛德雅度。有以容之。比日竊計鎮撫之暇。台候萬福。某蒙庇粗遣。驟遷過分。備員無補。惟雅眷有以教督之。乃幸。毒熱。伏冀順時爲國自重。

又

久疎上問。愧仰增劇。承軒旆將至。起居住勝。欣慰不已。暫還舊席。即膺柄用。輿議所屬。小子得少託餘庇。尤爲厚幸。區區即遂面究。

又 以下俱揚州還題

見舍弟說。知得雍信。幼孫夭逝。聞之怛然。便欲往見。從者已散去。竊想慈念之深。不能無動。然竟亦何益。惟千萬以理照遣。旦夕面究。

又

辱教承晚來起居住勝。團茶及匣子香藥夾等已領。珍感珍感。粟子之求。不太廉乎。便不得更送一個瓮離耶。呵呵。

又

宿來起居住勝。已馳簡邀伯揚來日會啓聖公。能枉轡甚幸。子由明日奠酌後。便往啓聖公。可到彼早食也。某畧到押賜處便往。

又

廣嚴之會。謹如教。計必請陳四也。分惠佳蔬。感感。獨飲一杯。遂醉。書不成字。

與范子豐 以下俱徐州

伏審子豐南宮殊健。慶抃可量。即日想已唱第。必在高等。期集之暇。起居佳勝。某更五
七日泝汴。愈遠左右。臨書悵然。惟祈慎重。別膺亨寵。

又

小事拜聞。欲乞東南一郡。聞四明明年四月成資。尙未除人。託爲問看。回書一報。前所
託殊不蒙留意。恐非久東南遂請。逾難望矣。無乃求備之過乎。然亦慎不可汎愛輕取
也。人還且畧示諭。

又

近惠人奉狀。達否。卽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局事漸清。聞否。某幸無恙。水旱相繼。流亡
盜賊並起。決口未塞。河水日增。勞苦紛紛。何時定乎。近乞四明。不知可得否。不爾但得
江淮間一小郡。皆所樂。更不敢有擇也。子豐能爲一言於諸公間乎。試留意。人還仍乞
一報。幸甚。奉見無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稍不通問。伏想起居住佳勝。侍郎丈必在郊外過夏。台候必更康安。某此與幼累如常。八月九月間。秋水既過彭城。城下徹備。高麗使已還。四明可以易守。當更理前請也。會合杳未有涯。萬萬自重。

又

南方夏熟。殊非中原之比。入秋稍得清涼。然夏田旱損七八。鹽法更變。課入不登。雖聞局不免以此爲累。自餘粗如常也。子中子老頃在左右。今已赴官。未何時添候。北望不勝馳情。

又

新珠想日長進。愛壻無恙。甚望丈人高等。待乞利市也。納銀一笏。託用買圓熟珠子二千枚。少錢告那出。便納上。婚嫁所須。不可奈何。甚非情願。幸留意。承問似叔頗長成。每日作詩讀史。但蒙拙少訓督耳。內孫想益聰淑。諸郎娘亦計安也。

又 以下黃州

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傳云曹公敗所。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時曹公敗

歸華容。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躡之而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使縱火則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卽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栖鸛。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適會范子豐兄弟來。遂書以與之。

又

臨臯亭下。不數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問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不如者。上無兩稅及助役耳。

答范純夫 湖州

向者深望軒從一來。而還領手教。知徑赴治。實增悵惘。比日起居佳勝。日對五老。想有佳思。此間湖山信美。而衰病不堪煩。但有歸蜀之興耳。末由會集。千萬以時自愛。

又 翰林

三辱示諭。鄙意不移。公休之餽。人子之心也。不肖之辭。夙昔之分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齊量。意豈有窮哉。昔人已聘遠圭璋。庶幾此義。

又 以下俱揚州

到穎半年。始此上問。懶慢之罪。跣踏無地。中間辱書及承拜命貳卿。亦深慶慰。然公議望公在禁林。想卽有此拜也。春暖起居何如。某移廣陵甚幸。舍弟欲某一到都下。乞見而行。路旣稍近。而老病務省事。且自穎入淮矣。不克一別。臨書惘惘。

又

某衰病日侵。而使客旁午。高麗復至。公私勞弊。殆不能堪。但以連歲災傷。不敢別乞小郡。然來年闕食之憂。未知攸濟。日俟罪譴而已。李唐夫一宅甚安。沉酣江山。旬日忘歸。非久赴任也。

又

別後不一奉書。懶慢之罪。未有以解。然別時亦先自陳矣。比日履茲初冬。起居佳勝。切聞屢進拜。喜抃無量。與子功同侍邇。莫此最縉紳之所榮慕。又聞有旨許講罷奏事。想

日有補正也。末緣會合。千萬自重。

又

奉書不數。愧仰可知。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爲慰。某凡百粗遣。聞天官之除。老病有加。那復堪此。卽當力辭。乞閑郡爾。側聆大用。以快羣望。未聞。千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忠文公碑。固所願託附。但平生本不爲此。中間數公。蓋不得已。不欲卒負初心。自出都後。更不作不寫。已辭數家矣。如大觀其一也。今不可復寫。千萬亮察。魯直日會。且致區區。兩辱書。皆未答。直懶爾。別無說。然魯直不容我。誰復能容我者。

又

前日見報。知新拜。卽欲奉書爲賀。又恐草草。念行役間。迫猝未能便如禮。故不免發數字。想不深訝。不寐之喜。豈獨以樂正好善之故耶。更不必盡談。公議所屬。想公有以處之矣。私意但望公不力辭。若又力辭。乃似辭難矣。餘亦見子由書中。乍熟起居如何。乍遠。千萬爲道自愛。

又 赴定州

所示連日入問聖候。極是極是。見說執政逐日入問。宗室亦逐日問候也。已將簡報錢尹。令府中差人徧報諸公矣。

又 惠州

某謫居瘴鄉。惟盡絕欲念。爲萬金之良藥。公久知之。不在多囑也。子由極安常。燕坐胎息而已。有一書附納。長子邁自宜興挈兩房來。已到循州。一行並安。過近往迎之。得耗旦夕到此。某見獨守舍耳。次子迨在許下。子由長子名遲者。官滿來筠省覲。亦不久到。恐要知。六郎婦與二孫並安健。過去日留一書。并數品藥在此。今附何秀才去。如聞公目疾尙未平。幸勿過服涼藥。暗室瞑坐數息。藥功何緣及此。兩承惠錫器。極荷意重。丹霞觀張天師遺跡。儻有良藥異士乎。令子不及別書。侍奉外多慰。子功之喪。忽已除祥。哀哉奈何。諸子想各已之官。其孫婦甚長成。旦夕到此矣。

又 惠州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峰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詠淵明時運詩曰。斯晨斯夕。言息其

廬似爲予發也。長子邁與予別三年。携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乃次其韻。我卜我居。居匪一朝。龜不吾欺。食此江郊。廢井已塞。喬木干霄。昔我伊何。誰其裔苗。下有澄潭。可漱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矚。木固無脛。瓦豈有足。陶匠自至。笑歌相樂。我視此邦。如涖如沂。邦人勸我。老我安歸。自我幽獨。倚門或磨。豈無親友。雲散莫追。日朝丁丁。誰欺我廬。子孫遠至。笑語紛如。剪髮垂結。覆此瓠壺。三年一夢。乃復見予。予在都下。每謁范純夫。子孫環遶。投紙筆求作字。每調之曰。訴旱乎。訴撈乎。今皆在萬里。欲復見此。豈可得乎。有來請純夫書。因錄此數紙寄之。多難畏人。此詩慎勿示人也。丁丑閏三月五日。

與范元長 以下俱儻耳

某慰疏言。不意凶變。先公內翰。捐館舍。聞訃慟絕。天之喪予。一至於是。生意盡矣。伏惟至孝。承務元長昆仲。孝誠深至。追慕罔極。何辜于天。罹此酷禍。荼毒如昨。奄易寒暑。哀毀日深。奈何奈何。某謫籍所拘。莫由往弔。永望長號。此懷難諭。謹奉手疏。上慰不次。謹疏。

又

流離僵仆。九死之餘。又聞淳夫先公傾逝。痛毒之深。不可云諭。久欲奉疏。不遇便人。又舉動艱礙。憂畏日深。今茲書問。亦未必達。且畧致區區耳。

又

先公已矣。惟望昆仲自立。不墜門戶。千萬留意其大者遠者。勿徇一至之哀。致無益之毀。與先公相照。誰復如某者。此非苟相勸勉而已。切深體此意。餘不敢盡言。

又

先公論往古事。著述多矣。想一一寶秘。此豈復待鄙言耶。某當遣人致奠。海外困苦。不能如意。又不敢作奠文。想蒙哀恕也。歸葬知未得請。苦痛之極。惟千萬寬中順變。此中百事。遠不及雷。然百憂所集。亦強自遣也。

又

聖善郡君。不敢拜慰。疏言。侍次乞致區區。沉香少許。望於內翰靈几焚之。表末友一慟之意而已。

又

孫行者至。得書承孝履如宜。闔宅皆安。感慰之極。所諭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負心事。未死要不食言。然今則不可。九死之餘。憂畏百端。想蒙矜察。不卽副來意。臨紙哀噎。海外粗聞新政。有識感涕。靈几儻遂北轅乎。未間千萬節哀自重。毒熱揮汗。奉疏不次。

又

聖善郡君承起居佳適。因侍次。致下懇。乞爲骨肉保愛寬懷。以待北歸也。子進諸舅。曾得安訊否。

又

毒暑。遠惟孝履如宜。海外粗聞近事。南來諸人。恐有北轅之漸。而吾友翰林公獨隔幽顯。言之痛裂忘生。矧昆仲純篤之性。感慟摧割。如何可言。奈何奈何。老朽一言。非苟以相寬者。先公清德絕識。高文博學。非獨今世所無。古人亦罕有能兼者。豈世間混混生死流轉之人哉。其超然世表。如仙佛之所言者必矣。況其平生自有以表見於無窮者。

豈必區區較量頃刻之壽否耶。此理卓然。唯昆仲深自愛。得歸亦勿亟遽。俟秋稍涼而行爲佳。某深欲一見左右。赴合浦不惜數舍之迂。但再三思慮。不敢爾。必深察。臨行預有書相報。熱甚。萬萬節哀自重。

又 以下俱北

到雷獲所留書。承車從盤桓此邦。以須一見。而某滯留不時至。遂爾遠別。且不獲一櫛。几筵之前者。非愛數舍之勞也。困危多畏。故爾。此老謬之罪。想矜察。比日孝履如宜否。方此炎暑。萬里扶護。哀苦勞艱。如何可言。忝親友之末。不能匍匐赴救。已矣不復云也。獨前所見委文字。不敢不畱意。今託少游議其詳錄。惟節哀慎重。某不敢拜狀郡君。惟千萬俯爲存沒。寬心自重。乞呈此紙。令弟不殊此意。

又

某如聞有移黃之命。若果爾。當自梧至廣。須惠州骨肉到同往。計公昆仲扶護舟行。當過黃。又恐公在淮南路行。不由江西。即不過黃。又不知某能及公之前到黃乎。漂零江海。身非己有。未知歸宿之地。其敢必會見之日耶。惟昆仲金石迺心。困而不折。庶幾先

公之風沒而不亡也。臨紙哽塞。言不盡意。

又

過雷州奉書必達。到容南。知昆仲皆苦瘴痢。又聞尋已痊損。不知即日何如。扶護哀痛。且須勉強開解。早心憂懸。書不能盡奉囑之意。唯深察此心。哀哉少游。痛哉少游。遂喪此傑耶。賴昆仲之力。不甚狼狽。某日夜前去。十六七間可到梧。若少留一見尤幸。某到梧當留以待惠州人至。同泝賀江也。速遣此人。奉書不謹。千萬恕察。不宣。

又

永州人來。辱書承孝履粗遣。甚慰思仰。比謂至梧州追及。又將相從泝賀江。已而水乾無舟。遂作番禺之行。與公隔絕。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靈。爲大恨也。同貶先逝者十人。聖政日新。天下歸仁。惟逝者不可及。如先公及少游。眞爲異代之寶也。徒有僕輩何用。言之痛隕何及。某即度庾嶺。欲徑歸許。舍弟處必遂一見昆仲。未間。惟萬萬強食自重。

又

某忽有玉局之除。可爲歸田之漸矣。痛哲人云亡。誦殄瘁之章。如何可言。早收拾事迹。編次著撰。相見日以見授也。處度因會。多方勉之。以不墜門戶爲急。監司無與相知者。及毛君亦不識。未敢便發書。前路問人有可宛轉爲言者。專在意也。漂流江湖。未能赴救。已爲慙負。有銀五兩。爲少游齋僧。託送與處度也。承中間郡君服藥。疾勢不輕。且喜安復。因侍次致懇。千萬寬中保衛爲請。不宣。

與蘇子容

離黃州

某頓首。違去左右。已逾周歲矣。懷仰之心。惟日深劇。比來伏計機務多暇。台候勝常。向聞登擢。常附啓事。少致區區。想獲聞徹。末由趨侍。伏望爲國保重。不宣。

又、離黃州

某頓首。廣陵令姪出所賜教。勞問備至。感戴無量。兼聞比來台候康勝。以慰下情。某欲徑往毗陵。而河水未通。留家儀真。輕舟獨行耳。未卽伏謁門下。豈勝馳仰。乍熱伏冀爲道自重。謹奉手啓。不宣。

與劉貢父

以下俱徐州

某啓。久不奉書。直是懶墮耳。更無可藉口。蒙問所以然。但有愧悚。厚薄之說。既無有。公榮之比。亦不然。老兄吾所畏者。公榮何足道哉。人心真不可放縱。閑散既久。毛髮許事。便自不堪。欲寫此書久矣。可笑可笑。兄被命還史局。甚慰物論。然此事當專以相付。乃爲當耳。示諭三宿戀戀。人情之常。誰能免者。然吏民之去公尤難耳。何日遂行。惟萬萬以時自重。謹奉啓。

又

某啓。向聞貢父離曹州。遞中附問。必已轉達。卽日不審起居何如。聞罷史局。佐天府。衆人爲公不平。某以爲文字議論。是非予奪。難與人合。甚於世事。南司靡舍甚佳。浮沉簿書間。未必不佳也。至於進退毀譽。固無足言者。貢父聰明洞達。况更練世故。豈待言者耶。但區區之心。不能不云爾。某蒙庇無恙。但秋來水患。僅免爲魚。而明年之憂。方未可測。或教別乞郡脫去。又恐遺患後人。爲識者所譏。已附詔使奏牘。乞以石鰲城脚。週迴一丈。其役甚大且艱。但成則百餘年利也。此去又須晝夜勞苦。半年乃成。成後勾一宮觀。漸謀歸田耳。窮蹇迂拙。所值如此。奈何奈何。何時面言。以散蘊結。乍寒。惟萬萬自重。

不宣。

又

某啓。示及回文小闋。律度精緻。不失雍容。欲和殆不可及。已授歌者矣。王寺丞信有所得。亦頗傳下至術。有詩贈之。寫呈爲一笑。老弟亦稍知此。而子由尤爲留意。淡於嗜好。行之有常。此其所得也。吾儕於此事。不患不得其訣。及得而不曉。但患守之不堅。而賊之者未淨盡耳。如何。子由已赴南都。十六日行矣。

又

某啓。近辱教。并和王仲素詩。讀之欣然有得也。久不裁謝。爲愧多矣。向時令押綱人信者附書信。不審達否。即日起居佳勝。詩格愈奇古。可令令子錄示數十首否。僕蒙恩粗遣。水退城全。暫獲息肩。然來歲之憂。方未可量。雖知議閉曹村口。然不敢便恃其不來。有一事須至千清聽。去歲曾鑿畫作石岸。用錢二萬九千五百餘貫。夫一萬五百餘人。糧七千八百餘碩。於十月內申詔使。仍乞於十二月已前霽旨。乃可幹辦。雇募人匠。計置物料。正月初下手。四五月間可了。雖費用稍廣。然可保萬全百年之利也。今已涉

春杳。未聞耗計。日月已迫。必難辦集。又聞有旨下淮南。京東起夫往澶州。其勢必無鄰郡人夫。可以見及。

前來本州下南京沂宿等州差人八千人。并本州差夫三千五百人。共役一月可畢。

以此知前來石岸文字。必不遂矣。今別相度。裁減作木岸。丁費僅減一半。用夫六千七百餘人。

仍差三千五百餘人。以常平錢召募。

糧四

千三百餘碩。錢一萬四千餘貫。雖非經久必安之策。然亦足以支持歲月。待河流之復道也。若此策又不行。則吾州之憂。亦未可量矣。今寄奏檢一本奉呈。告貢父與令姪仲馮力言之。此事必在戶房。可以出力。萬一不當手。亦告仲馮力借一言。此事決不可緩。若更下所屬相度。往反取旨。則無及矣。况所乞止百餘紙。祠部其餘本州皆已有備。若作而不當。徐行遣官吏亦未晚。惟便得指揮。閏月初便可下手爲佳。某豈曉土功水利者乎。職事所迫。不得不爾。每自笑也。若朝廷選得一健吏。善興利除害者見代。一郡之幸也。然不敢自乞。嫌於避事爾。言輕不足以取信。惟念此一城生聚。必不忍棄爲魚鱉也。僕於朝中誰爲可訴者。惟貢父相愛。必能爲致力。仍乞爲調其可否。詳錄付去。人回不勝日夜之望。未緣會面。萬萬以時自重。人行奉啓。不宣。

又 以下俱翰林

久闊暫聚。復此違異。悵惘至今。公私紛紛。有失馳問。辱書感忤無量。字畫妍緊。及問來使。云尊貌比初下車時。暫且澤矣。聞之喜甚。比來起居想益佳。何日歸覲。慰士大夫之望。未間。萬萬爲時自重。不宣。

又

某忝冒過甚。出於素獎。然迂拙多忤。而處爭地。不敢作久安計。兄當有以教督之。血指汗顏。旁觀之誚。奈何奈何。舉官之事。有司逃大行之罪。歸咎於兄。清明在上。豈可容此。小子何與焉。茯苓松脂。雖乏近効。而歲計有餘。未可棄也。默坐反照。瞑目數息。尙記別時語耶。

又

某江湖之人。久留輦下。如在樊籠。豈復有佳思也。人情責望百端。而衰病不能應副。動是罪戾。故人知我。想復見憐耶。後會未可期。臨書。惘。禪理氣術。比來加進否。世間關身事。特有此耳。願更着鞭。區區之禱也。

與曾子宣 登州還朝

某啓。流落江湖。晚獲叨遇。惟公照知。如一日也。孤愚寡與。日親高誼。謂得久永。不謂尙煩藩翰之寄。違闕以來。思仰日深。特辱書教。伏承履茲初涼。台候萬福。欣慰之極。二聖思治。求人如不及。公豈久外。惟千萬順時。爲國自愛。不宣。

又 以下俱翰林

某啓。日欲作塔記。未嘗忘也。而別後紛紛。實無少暇。既請寬限。而自違之。慙悚無地。數日來。方免得詳定役法。自此庶有少閒。得應命也。屢煩誨諭。知罪深矣。

又

某啓。上黨鴈門。出一草藥。名長松。治大風。氣味芳烈。亦可作湯常服。近歲河東人多以爲餉。若不甚難致。乞爲求一斤許。仍恕造次。

又

某再拜啓。張倅損。其父應之名谷者。歐陽文忠公之友也。文行清修。有古人風。而仕不遂。損亦守家法。令子弟也。與之久。故幸得在左右。想蒙顧盼。適有少冗。而張倅行速。不盡區區。非久別。奉狀不宣。

又

某啓。涉暑疲病。久闕上問。曲蒙存錄。遠賜手教。感恚深至。比日鎖撫多暇。起居清勝。某託庇粗如。直舍塊處。遊從稀少。西望旌棨。臨書惘惘。伏暑尙熾。伏惟順序保練。少慰下情。不宣。

又

某蒙庇如昨。幸與子開同省。孤拙當有依賴。幸甚幸甚。袞袞過日。無毫髮之補。甚不自安。又未敢乞郡。何時歛奉。少盡所懷。臨書惘惘。寄惠長松榛實。天花菜。皆珍異之品。捧當感恚。

又

某啓。辱教伏承台候萬福。爲慰。塔記非敢慢。蓋供職數日。職事如麻。歸卽爲詞頭所迫。率常以半夜乃息。五更復起。實未有餘力。乞限一月。所敢食言者。有如河。願公一笑而恕之。且夕當卜一邂逅而別。

又

某啓。昨日又辱寵顧。感幸殊深。仍審台候康勝。爲慰。塔記重承來諭。敢不稟命。承借發願文。幸得敬閱。人還迫夜。奉謝。

又

某啓。昨日辱台旆臨顧。不及拜迎。方欲裁謝不敏。遽枉手教。感悚無地。且審比日起居佳勝。啓行有日。終當卜一邂逅。續馳問次。人還草草不宣。

又

某再啓。退辱示諭。讀之汗流浹背。非所以全玷不肖也。塔記如河之誓。豈敢復渝。惟深察之。

又

某深欲往會。屬以約數相知。在淨因矣。不罪不罪。後旬更不敢有所如。謹俟命耳。來日必獲望見。併留面謝。悚息悚息。

又

某再啓。自公之西。有識日望詔還。豈獨契愛之末。邊落寧肅。公豈久外哉。示諭塔記。久

不馳納。愧悚之極。乞少寬之。秋涼下筆也。親家柳子良宣德赴潞幕。獲在屬城。知幸知幸。謹奉手啓。冗迫不盡區區。

又 南遷

某本不敢通問。特承不鄙廢放。手書存問。乃敢裁謝。萬一塔記久草下。因循未曾附上。今不敢復寄。異時萬一北歸。或可錄呈。爲一笑也。且夕離南郡。西望悵然。言不能盡意。

與劉仲馮 徐州

某啓。早秋微涼。伏惟機務多暇。台候萬福。高才盛德。進貳西府。有識共慶。豈惟區區契舊之末。未緣伏謁門下。但有馳仰。伏冀順時爲國保練。不宣。

又 揚州

某拜違葦歲。衰病疲曳。書問不繼。愧負深矣。到揚數病在告。出輒困於迎送。猶幸歲得半熟。公私省力。可以少安。皆德庇所逮也。

又 以下俱定州

某啓。近奉賜教。獎予過重。感恚不已。比日機務多暇。台候勝常。某蒙庇如昨。未緣接待。但有馳仰。乍暄。伏冀爲國自重。謹奉手啓。不宣。

又

某再啓。將官杜宗輔。訥於言詞。而治軍嚴整。有足觀者。趨闕參見。幸畧賜問。當備驅使也。

又

某啓。近將官赴闕附狀。不審已開覽否。比日履茲薄暑。台候何似。某蒙庇粗遣。民雖饑乏。盜竊衰止。若日夕得一麥熟。遂大稔矣。未緣瞻望。伏冀爲國自重。不宣。

與滕達道 杭州

某啓。近因使還。奉狀必達。比日想惟軒旆。已達太原。鎮撫之餘。起居佳勝。某此月出都。今已達泗上。淮山照眼。漸聞吳歌楚語。此樂公當見羨也。吳中有幹。幸不外。方暑。千萬爲時自重。

又 以下俱密州

某再啓。東武今歲蝗災尤甚。而官更多方繩以微文。獨放絕少。自到任。不住有人戶告訴。既非檢覆之時。已奏乞體量減放。仍已申聞去訖。或更得明公一言尤幸也。新法隊伍。已團結次。然有州縣不得干預之說。自古豈有郡守而不得管兵者。其他不便。未可以一二數也。咫尺無緣一見。以盡所懷。昨日得舍弟書。王殿丞又恐却赴任。果爾則辟命又未可知也。窮蹇圖事。無適而不齟齬。好笑好笑。

又

某啓。違遠已久。瞻仰日深。即辰履茲凝互。台候何如。某孤拙無狀。得在麾下。蓋天幸也。但門庭咫尺。無緣馳候。豈勝悵然。唯冀上爲廟社。益加自重。謹奉啓上謝。不宣。

又

某再拜。舍弟仰玷辟書。荷恩至深。不唯得所託附。以爲光寵。又兄弟久別。得少相近。私喜殊深。但未知可決得否。渠朝中更無人可與問逐。明公憐之。少爲留意。當不難得也。久違左右。所懷千萬。非書所能盡也。

又

以下俱徐州

某啓。輒有少事奉白。向在密州。有都巡檢王述崇班者。以踰濫體量致仕。不得廢子。述乃慶曆名將王仲寶之孫。咸之子。咸爲鹽賊。李小三所殺。述不肯發喪。手擒此賊。刳心祭其父。乃肯成服。僕具以此奏。其畧云。忠孝臣子之大節。踰濫武夫之小過。捨小錄大。先王之政也。先帝爲特官。其子璋。璋有武幹。慷慨有父風。而頗畏法。今聞其在公部內。巡鹽料。未有人知之。願公呼來與語。若果可采。望特與提拔剪拂。異日必亦一快辣將官也。想知我之深。不罪造次。

又

某啓。示喻宜甫夢遇。於傳有無。某聞見不廣。何足取正。然冷暖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爲證也。自聞此事。而士大夫多異論。意謂塗中必一見得叅扣。更不果此意。衆生纏繞愛賊。故爲饑火所燒。然其間自有燒不着處。一念清淨。便不復食。亦理之常。無足怪者。方其不食。不可強使食。猶其方食。不可強使不食也。此間何必生異論乎。願公以食不食爲日暮。以仕不仕爲寒暑。此外默而識之。若以不食爲勝解。則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偶蒙下問。輒此奉啓而已。不罪。

又

某欲面見一言者。蓋謂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疎矣。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嘵嘵不已。則憂患愈深。公此行尚深示。知非靜退意。但以老病衰晚。舊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獲一對。公之至意。無乃出於此乎。輒恃深眷。信筆直突。千萬恕之。死罪。

又

安道公殆是一代異人。示諭極慰喜。慰喜。

又

以下俱黃州

某啓。別來忽復中夏。永日杜門。思仰無窮。比來起居何如。張奉議來。稍獲聞問。甚慰所望。府第已成。雄冠荆楚。足使來者想見公之風度。無緣一寓目。但有企想。乍熱。惟冀順時爲國自重。因楊道士行。奉啓上問。不宣。

又

某啓。元迫不時上狀。伏想台候勝常。某蒙庇如昨。未還老哲。輿論缺然。更冀爲國順時自重。區區不宣。

又

某啓。乍冷。共惟台候萬福。近因還使。拜狀必達。某蒙庇如昨。廢放雖久。憂畏不衰。見且杜門。以全衰拙。諸不煩垂念。何時展奉。臨紙菀結。尙冀以時自重。少慰區區。奉啓上問。不宣。

又

某啓。孟震亨之朝散。與之黃州。故人相得極懽。今致仕在部下。且乞照管。其人眞君子也。

又

某啓。專使辱示手書。且審比日台候康勝。甚慰下情。某蒙庇如昨。但旬日來親客數人相過。又李公擇在此。不免往還紛紛。裁謝少稽。諒未深訝。未緣展奉。惟冀順時。爲國自重。謹奉手啓上問。不宣。

又

某再啓。蜀僧遂獲大字以歸。不肖增重矣。感忤之至。蕭相樓詩固見之。子由又說樓之雄傑。稱公之風烈。記文固願掛名。豈復以鄙拙爲解。但得罪以來。未嘗敢作文字。經臧記皆迦語。想醞釀無由。故敢出之。若此文當更俟年載間爲之。如何。仲殊氣訣。必得其詳。許傳授莫大之賜也。此道人久欲遊廬山。不知有行期未。若蒙他一見過。又望外之喜也。數年來覺衰。不免回嚮此道矣。不一。

又

某特舊眷。輒復少懇。本州倅孟承議震。老成佳士。有一子應武舉。未有舉主。欲出門下。輒納其家狀。幸許其進。特爲收錄。孟倅以未嘗拜見。不敢便上狀。其子頗有學行。更乞詳酌。累有干瀆。悚息不可言。不一。

又

某啓。孟生還。領書教。并賜大字二墨。喜出望外。從遊不厭。而不得公大字。以爲闕典。故輒見意。始望數字耳。豈敢覬許大卷乎。張君又有假虎之說。每不敢當。公若不嫌。有何

不可。比日台候何如。李嬰長官乞告改葬。過府欲求防護數人。乞不阻。乍暄。萬乞爲國自重。冗中不宣。

又

某啓。專人復來。承已過信陽。跋涉風雨。從者勞矣。比日起居何如。某比謂公有境上之約。必由黃陂。遂徑來此。拙於籌量。遂失一見。愧恨可知。然所言者。豈有他哉。徒欲望見顏色。以慰區區。且欲勸公屏黜浮幻。厚自輔養而已。想必深照此誠。人還忽忽不宣。

又

某啓。近專人還。奉狀必達。比日台候何如。連月陰雨。旅懷索寞。望德馳情。如何可言。尙冀保練。以慰微願。因孟生行。少奉區區。不宣。

又

某啓。知前事尙未已。言既非實。終當別白。但目前紛紛。衆所共嘆也。然平生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非意之來。正須理遣耳。若緣此得暫休逸。乃公之雅意也。黃當路。過往不絕。語言人事。人情難免。不若稱病不見爲良計。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西事得其

詳乎。雖廢棄未忘爲國家慮也。的信可示其畧否。不能盡區區。

又

某閑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恐了得論語書易。舍弟已了却春秋。詩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今之誤。粗有益於世。瞑目無憾也。又往往自笑。不會取快活。真是措大餘業。聞令子手筆甚高。見其字想見其人超然者也。

又

某啓。專使至。遠辱手誨累幅。伏讀感慰。所喜比來起居康勝。不足云也。某凡百如常。杜門謝客。已旬日矣。承見教益務閑藏而已。近得筠州舍弟書。教以省事。若能省之又省。使終日無一語一事。則其中自有至樂。殆不可名。此法奇秘。惟不肖與公共之。不可廣也。畫本亦可摹。爲省事故。亦納去耳。今却付來使。不罪。吳畫謾附去。冬至後齋居四十九日。亦無所行運。聊自反照而已。願公深自愛養。區區難盡言。想識此意也。

又

某近張寔處。蒙寄貺四盃。今又拜賜。數知不違條。然屢爲煩費。已不惶矣。酒味極佳。此

間不可髣髴也。

又

某啓。所示文字。輒以意裁減其冗。別錄一本。因公之成。又稍加節畧爾。不知如何。漕司根鞫。摺撫微瑣。於公尤爲便也。緣此聖主皎然。知公無過矣。非特不足卹。乃可喜也。但靜以待命。如乞養疾之類。亦恐不宜。荷異眷不敢不盡。璋師羅漢堂記。俟試思量。仍作伽語。莫不妨否。然廢人之文章。未必喜之。如何。

又

某啓。公忠義皎然。天日共照。又舊德重望。舉動當爲世法。不宜以小事紛然自辨。若如來喻。引罪而乞寬司僚。於義甚善。卑意如此。

又

某到黃。彼聞公初五日便發。由信陽路赴。闕然數日。如有所失也。欲便歸黃州。又雨雲間作。向僧房中明窻下。擁數塊熟炭。讀前漢書。戾太子傳贊。深愛之。尺復數過。知班孟堅非庸人也。方感歎中。而公書適至。意思豁然。稍晴暖。當陽羅江上。放舟還黃也。

又

某啓。近日人還。奉狀必達。雪後寒苦。伏想起居住佳勝。歲復行盡。展奉何時。旅懷索然。但有傾系。尙冀爲時自重。別膺新祉。

又

某再拜。見戒不爲外境所奪。佩此至言。何時忘乎。王經臣者。觀其語論。微似颯颯。然其言未足全信也。所傳小詞。爲僞託者察之。然自此亦不可不密也。回文比來甚奇。嘗恨其主不稱。若歸吾人真可喜。可謂得其所哉。亦須出也。元素若果來。一段奇事。當預以書約之。今攜俊生來。一藝足矣。冗迫久不上狀。伏想台候勝常。某蒙庇如昨。未還老藪。輿望缺然。更冀順時爲國自重。

又

某啓。示喻夏中微恙。卽日想全清快。近聞元素開閣。放出四人。此最衛生之妙策。其一姓郭者。見在野夫處。元素欲醒。而野夫方醉爾。頒示二小圃。皆新奇。蘇合酒亦佳絕。每蒙輟惠。慙感可量。今日見報。蒲傳正般出天壽院。何耶。張夢得嘗見之。佳士佳士。

又

屢枉專使。感愧無量。兼審比來尊體勝常。以慰下情。某近絕佳健。見教如元素黜罷。薄有所悟。遂絕此事。仍不復念。方知此中有無量樂。回顧未絕。乃無量苦。辱公厚念。故盡以奉聞也。晚景若不打疊。此事則大錯。雖二十四州鐵打不就矣。既欲發一笑。且欲少補左右耳。不罪不罪。

又

公解印入覲。當過岐亭。故縣。預以書見約。輕騎走見。極不難。慎勿枉道見過。想深識此意。乍冷。萬乞自重。

又

以下俱離黃州

某啓。僕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怜餘生。許於此安置。幸而許者。遂築室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君當扁舟過我。醉甚書不成字。

又

某啓

某晚生。蒙公不鄙與游。又令出字。似涉僭易。願公自命。却示及作字說。乃寵幸也。

又

某再拜。承示喻盛字見。耘考云。改作達道。不知尙未定耶。欲令重議。此朋友之事。某於公爲晚輩。豈敢當此。然公有命不敢違。當徐思之。先以書布聞左右。然後敢作說也。惶恐。惶恐。

又

某啓。久不奉狀。愧仰日深。辱專人手書。具審比來台候勝常。感慰兼集。自聞公得吳興。日望一見於中塗。而所至以賤累不安。遲留就醫。竟失一嬰兒。又老境所迫。歸計茫然。故所至求田問舍。然卒無成。十四日決當離此。真州更不敢住。恐眞守堅留。當住一日。不知公猶能少留。以須一見否。死罪致罪。若到揚聞公猶在。亦須當輕舟往見也。若又失此期。則遂遠別矣。漸涼。惟順時爲國自重。人還謹奉狀布謝。不宣。

又

某去歲所買田。已旱損一半。更十日不雨。則已矣。奇窮所向如此。可笑可笑。耘老遠去。此意豈可忘。老病憔悴。得公厚顧。翹然增氣也。

又

某啓。疊蒙遣人賜書。憂愛厚甚。感恻不已。比日履茲新涼。台候勝常。深慰下情。喪子之戚。尋已忘之矣。此身如電泡。況其餘乎。聞今日渡江。恨不飛去。風逆不敢渡。又與一人期於真州。有少急切之幹。度非十九日不可離真。早發莫可見。公以二十日行。猶可趁上官日也。不知能少留否。若得略見。喜幸不可言也。餘冀爲時自重。

又

某到此時。見荆公甚喜。時誦詩說佛也。公莫畧往一見和甫否。餘非面莫能盡。某近到筠。見子由。他亦得旨指射近地差遣。想今已得替矣。吳興風物。足慰雅懷。郡人有賈收耘老者。有行義。極能詩。公擇子厚皆禮異之。某尤與之熟。願公時一顧慰其牢落也。近過文肅公樓。徘徊懷想風度不能去。某至楚泗間。欲入一文字。乞於常州住。若幸得請。則扁舟謁公有期矣。

又

某啓。別後不意遽聞國故。哀號追慕。迨今未已。惟公忠孝體國。受恩尤異。悲苦之懷。必

萬常人。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過江。徑往毗陵。相去益近。時得上問也。爲時自重。不宣。

又

某再啓。承差人送到定國書。所報未必是實也。都下喜妄傳事。而此君又不審。乃四月十七日發來邸報。至今不說。是可疑也。一夫進退何足道。所喜保馬戶導洛堆塚皆罷。茶鹽之類。亦有的耗矣。二聖之德日新。可賀可賀。令子各安勝。未及報狀也。

又

某啓。耘老至。又辱手書。及耘老道起居之詳。感慰不可言。某留家儀真。獨來常以河未通。致公見思之深。又有舊約。便當往見。而家無壯子弟。須却還般挈。定居後一日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時有差除。或云當時亦未是實計。當先起老鎬。僕或得連茹耶。惠貺三十壺。携歸餉婦矣。餘耘老能道。不宣。某頓首。

又

聞張鄖已授得發勾春中。赴上安道。必與之俱來。某若得旨。當與之聯舟而南。窮困之中。一段樂事。古今罕有也。不知遂此意否。秦太虛言公有意拆却逍遙堂橫廊。切謂宜

且留之。想未必爾。聊且言之。明年見公當館於此。公雅度宏偉。欽其軒豁。卑意又欲其
窈窕深密也。如何。不罪造次。

又

四聲可罷之。萬一浮沉。反爲患也。幸深思之。不罪。

又

某再啓。近在揚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如向所面議。若未有報。至南都再當一削也。承
郡事頗繁齊整。想亦期月之勞爾。微疾雖無大患。然願公無忽之。常作猛獸毒藥。血盆
膿囊觀乃可。勿孤吾黨之望。而快羣小之志也。情切言盡。必恕其拙。幸甚。

又

某啓。一別四年。流離契濶。不謂復得見公。執手恍然。不覺涕下。風俗日惡。忠義寂寥。見
公使人差增氣也。別來情懷不佳。忽得來教。甚解鬱鬱。且審起居佳勝。爲慰。某以少事。
更數日方北去。宜興田已問去。若得稍佳者。當扁舟徑往視之。遂一至湖見公固所願。
然事有可慮者。恐未能往也。若得請居常。固固當至治下。攪擾公數月也。未間惟萬萬

爲時自重。

四十四

又

某再啓。別諭具感知愛之深。一一佩刻。董田已遣人去問宜興。親情若果爾。當乘舟徑往成之。然公欲某到吳興。則恐難爲。不欲盡談。唯深察之。到南都欲一狀申禮曹。凡刊行文字。皆先毀板。如所教也。有監酒高侍禁永康者。與之外姻。聞亦甚謹幹。望畧照庇。如察其可以剪拂。又幸也。

又 以下俱赴登州

某啓。前蒙惠建茗。甚荷。醉中裁謝不及。愧悚之劇。登州見闕。不敢久住。遠接人到便行。會合邈未有期。不免悵惘。舍弟召命。蓋虛傳耳。君實恩禮旣異。責望又重。不易不易。某舊有獨樂園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稱司馬。持此將安歸。造物不我捨。今日類詩識矣。見報中憲言右揆不當見。在告必知之。京東有幹。幸示喻。

又

某啓。專使至。辱手誨。伏承起居佳勝。大慰馳仰。某受命已一月。甚欲速去。而遠接人未

至。船亦未足。督之矣。向雖有十日之約。勢不可住。愧負無限。區區之學。頃亦試之矣。竟無絲毫之補。復此強顏。歸於無成。徒爲紛紛。益可愧也。心之伊鬱。非面莫能道。想識此意。唯萬萬爲人自重。人還奉啓上謝。不宣。

又

某啓。承專人借示李成十幅圖。遂得縱觀。幸甚幸甚。且暫借留。令李明者。用公所教法。試摹看。只恐多累筆耳。此本真奇絕。須當愛護也。月十日後。當於徐守處。借人賣納。

又

某啓。前者使還。醉中裁謝。極於散慢。至今恐愧。不審比日台候何似。某已被命。實獎借之素。已奏候遠接人。計不過七月中下旬行。伏恐知之。士論望公入覲。久未聞何也。想亦不遠。無由面別。瞻望惋悵。溽暑方熾。萬冀順時爲國自重。不宣。

又

許爲置朱紅累子。不知曾令作否。若得之。攜以北行。幸甚。如不及已。亦非急務。不罪。

又

以下俱登州

某啓。入春來連日雨。今日忽晴快。所居江山爽秀。悵然懷公。不知頗作樂否。近得安道及張郎書。甚安健。子由想已過矣。青州資深相見極懽。今日赴其盛會也。閉恐要知。

又

某再拜。自承哀疚。日欲拜疏。以不審知從者所至。以故至今。日月如昨。忽復徂暑。伏惟追慕摧切。觸物增慟。奈何奈何。即日代。孝履支福。明公聲望隱然。雖未柄用。坐鎮一方。猶足以扶持人心。今茲退歸。有識所共嘆。而孤拙無狀。尤爲失巨庇也。唯冀節哀自重。少慰區區。謹奉手啓。上問不次。

又

某啓。少懇布聞。不罪不罪。某好携具野飲。欲問公求朱紅累子兩卓。二十四隔者。極爲左右費。然遂成藉草之興。爲賜亦不淺也。有便望頒示。悚息。

又

某本作此書。託一人帶去。旣而其人却畱滯淮南。近復帶還。豈勝慚悚。今復附上前疏。貴察其非懈怠也。忽然秋盡。起居何似。向承示喻。斤斧鄙詞。非見愛之深。豈能爾耶。

向示自有一本云。且鬪尊前見在身。恐閑知之。東方有幹。乞示下。

又

某于求累子。已蒙佳惠。又爲別造朱紅。尤爲奇妙。物意兩重。何以克當。捧領訖。感愧無量。舊者昨寄在常州。令子由帶入京。俟到不日便持上也。

又

鱖魚三百枚。黑金棋子一副。天麻煎一節。聊爲土物。不罪晚觸。令子思渴。冗中不及別啓。

又

某感時氣。臥疾逾月。今已全安。但幼累更臥。尙紛紛也。措道人名世昌。綿竹人。多鑿然可閑攷驗。亦足以遣憊也。留此幾年。與之稍熟。恐要知。

又

所有二賦。稍暗寫得寄上。次只有近寄潘谷求墨一詩。錄呈可以發笑也。衲衣尋得。不用更尋。累卓感留意。悚作之甚。甘子已拜賜矣。北方有幹。垂示。

又

某屏居如昨。舍弟子由得安問。此外不煩遠念。久不朝覲。緣此得望見清光。想足慰公至意。其他無足云者。貴眷令子。各計安勝。月中前急足遠寄。必已收得。略示諭。

又

登州還朝

某啓。此去見有方藥。可以起公之微疾者。專爲訪之。如所諭也。四月中所報。及却罷之由。未聞其實。到都下當馳白也。

又

以下俱南省

某慰言。不意禍故。奄及闔閭。聞問沮然。悲惋不已。竊惟恩義之重。哀痛難堪。日月如昨。屢易弦望。追慟無及。觸物增感。奈何奈何。未由躬詣吊問。臨紙哽塞。謹奉疏陳慰。謹疏。

又

某啓。驚聞郡封傾逝。悲愴無量。恨不躬往慰問。但以至理寬譬左右也。平日學道。熟觀眞妄。正爲今日。但當審察本心。無爲客塵幻垢所污。況公望重中外。今者人物彫喪。耆老殆盡。切須自愛。若使纏綿留戀。不卽一刀兩段。乃是世俗常態。非所望於傑人也。願

三復此語而已。餘非面能盡。

又

某以館伴北使半月。比出。方聞公有閨中之戚。慰問後時。本欲別作令子。因仲慰疏。秦
沿行速。作書未及。惟千萬節哀以慰親意也。相次別奉狀。

又

以下俱翰林

某啓。迫冗稍疎。上問愧仰增極。切想下車以來。靜治多暇。有以自適。即日履茲酷暑。台
侯何似。某忝冒過分。非提獎有素。何以及此。明公舊德偉望。尙在外服。輿論未允。伏冀
以時倍加保蓄。以慰區區。不宣。

又

某啓。近數奉狀。一一聞達。比日切惟鎮滢多暇。台候萬福。某蒙庇粗遣。但躡次驟進。處
必爭之地。非久安計。但脫去無由。公必念之。蒙惠地黃煎。扶衰之要藥。若續寄。尤幸。

又

某啓。部民董遷。篤學能文。下筆不凡。非復世俗氣韻。如請見願加獎勵。遂成就之。其况

復深。學道屏居。不與俗交。其文亦秀邁可觀。皆公所欲知者。故敢以聞。近因親情。王承議行。託附書信。必達。某衰病短才。任用過量。論議疎闊。所向難合。日俟汰遣而已。辱知之厚。故粗及之。

與李公擇 杭州

某已過滿。蘇明之來。近聞明之已除臺直。果爾。替期未可決也。嘗上主人。如不厭客。當去叨聒。聞已舉姚掾。非老兄風義。誰肯舉此孤寒木訥之士也哉。聞往來者奉談不容口。足爲交遊之慶。墨妙堂記并詩。各告求數本。向時莘老屢寄。然皆墨淡不光。告令指揮如法打。道場何山。時復一游否。某雖未得卽替。然更得於西湖過一秋。亦自是好事。景色如此。去將安往。但有著衣喫飯處。得住且任也。但恨舍弟相遠。然亦頗得信。亦甚好。恐要知。

又 離杭州

某頓首。某忝命皆出推借。知幸知幸。始者深欲一到吳興。緣舍弟在濟南。須一往見之。然後赴任。濟南路由清河。而冬深卽當凍合。須急去乃可行。遂不得一去別。所懷千萬。

非書所能盡也。

又

某再拜。孝叔丈向有徑山之約。今已不遂。無緣一別。且乞致意。陳令舉有書來云。相次去奉謁。相聚必欸。東萊所乏。茶與柑橙。而君地生焉。可各致少許爲贐。若要瓜薑。到任後當寄獻。呵呵。李君行時。不及奉書。兼醉後揮抹。殊鮮禮。悚。

又 赴密州

某已到揚州。此行天幸。旣得李端叔與老兄。又途中與完夫。正仲。巨源相會。所至輒作數劇飲笑樂。人生如此有幾。未知他日能復繼此否。乍爾睽違。臨紙於邑。

又 以下俱徐州

某頓首。久不得來誨。亦稍憂懸。料公必不暇爾。近領手教。果爾刼刼。殊不及爲郡之樂。比日起居住勝否。貴眷各無恙。且喜九郎壯健勝往日。深可慶。某輒有一孫。體甚碩重。決可以扶犁荷鋤。想公亦爲我喜也。八月十二日生。名楚老。六郎不見應舉。得失如何。適往南京。爲舍弟。此月十一日嫁一女與文與可子。呼去幹事。憲局尋常少事。何爲乃

爾紛紛。想不常如此也。

又

某再拜。舍弟得信無恙。但因議公事。爲一倅所怒。日夜欲傾之。念脫去未能爾。子由排直之性。想深知之。非公孰能見容者。然實無他爾。而人或不亮。牢落如此。爲一農夫而不可得。豈復有意與人爭乎。亦不足言。聊可一笑而已。

又

子由近爲棲賢僧作僧堂記。讀之凜然。覺崩崖飛瀑。逼人寒冽也。

又

以下俱黃州

某啓。春夏多苦瘡癩赤目。因此杜門省事。而傳者遂云病甚者。至云已死。實無甚恙。今已頗健。然猶欲謝客。恐傳者復云云。以爲公憂。故詳之。鄭公雖已逾八旬。然耆舊彫喪。想當爲國悽愴。公擇莘老進用。皆可喜。然亦彙征之漸。殆恐未爾。知首料臺閣。殊不聞。果爾甚可喜。元素若能力止其行極佳。亦當走書道此也。所要新詩實無一字。小詞墨竹之類。皆不復措思。惟於飽食甘寢中。得少三昧。一笑一笑。文編一閱。灑然自失。濯喧

埃而起衰思也。

又

某再拜。論養生之法。雖壯年好訪問此術。更何所得。然比年流落瘴地。苦無他疾。似亦得其力爾。大約安心調氣。節食少欲。思過半矣。餘不足言。某見在東坡。作陂種稻。勞苦之中。亦自有樂事。有屋五間。果菜十數畦。桑百餘本。身耕妻蠶。聊以卒歲也。

又

某頓首。知治行審用不易。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淡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似此鄙俗。且出於不得已。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住京尤宜此策也。一笑一笑。

又

某啓。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

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心不爾。出于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兄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又

某啓。近領手教。極慰想念。比日起居何如。秋色佳哉。想有以爲樂。人生唯寒食重九。慎不可虛擲。四時之美。無如此節者矣。寄示妙藥刀鞘。並已領。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云扶劣膏。不言所用狀。如羊脂而頗堅。盛竹筒中。公識此物否。味其名必佳物也。若識之。當詳以示。可分去。或爲問習南海物者。料公亦不久有別命。如未冬間。又得一見孤旅之幸。乍冷。萬萬自攝。

又

某啓。杜門謝客。甚安適。氣術又近得其簡妙者。早來此面傳。不可獨不死也。子由無恙。十月喪其小女。三歲矣。屢有此戚。固難爲情。須能自解爾。所諭曹光州親情。與卑意會。已作書問子由。次第必成也。鳧臠納少許去。然終未知其實。不知所諭果然否。猶賴不

曾經服食也。效劉十五體。作回文菩薩蠻四首。寄去爲一笑。不知公會見劉十五詞否。劉造此樣見寄。今矢之矣。得渠消息否。幸老必時得書。在徐樂乎。

又

某啓。累獲來教。佩戴至意。比日起居佳勝。雪屢作。足慰勸耕之懷。昨日船到。送惠木奴人饗。算已作三百疋絹看矣。新歲不及奉觴。唯祝晚途遇合。使退耕窮士。與民物並受其賜也。寒苦萬萬自重。

又

與可之亡。不惟痛其令德不壽。又哀其極貧。後事索然。而子由媚其少子。頗有及我之累。所幸其子賢而文。久遠却不復憂。唯目下不可不助他爾。

又 以下俱北還

某啓。逆風數日。爲左右滯留。而孤旅蒙幸多矣。但以多別。得一見風度。亦不復以別去爲戚也。比日伏惟起居佳勝。小舟阻風浪。馨室此依。又費照遣矣。古鐵納上。餘萬萬善愛。不宣。

又

某啓。兩日連見。忽忽竟何言。暄和起居何如。夷中送王徐州詩。有見及語。方是時。人以相識爲諱。欲一見面。道此爲笑。竟不見。可太息也。適所白是宗人械雅州幕。不一。

與錢穆父 南省

某啓。久以使客紛紛。不奉書。愧仰不可言。辱手教。且審台候勝常。愛子襁負天喪。想深痛割。惟深照浮幻。一洗無益之悲。至望至望。

又 以下俱翰林

某啓。前日辱書。及次公到。頗聞動止之。詳慰澆無量。微疾想由不忌口所致。果爾幸深戒之。某亦病寒嗽。逾月不除。衰老有疾難愈。豈復如昔時耶。承和採菊詞。次公處幸見之。末由會合。千萬順候自重。忽忽奉啓。

又

某啓。辱書。伏承比來尊體安佳。甚慰所望。毒暑不可過。使客紛紛然。殆不能堪。數日以熱毒發瘡數處。且告謁休養。以備坤成終日之勞也。奉羨清閒。獨無此福。惠茶既豐且

精除寄與子由外。不敢妄以飲客。如來教也。然細思之。子由既作臺官。亦不合與喫。薛能所謂顧有詩情爾。呵呵。公久外。召還當在旦夕。掃榻奉候矣。不宣。

又

某啟。長至祝頌之意則深矣。不敢上狀。懼煩回答。辱手簡。甚荷知照。比日起居住勝。河間之命。料必難辭。日企來音。少慰久濶。未間萬乞爲國自重。不宣。

又

某近得家報。王郎子立。暴卒於奉符。爲之數日悲慟。在告亦緣此也。此君受知於公。想亦爲之悽惋。子由遠使歸來。聞之煩惱可知。子立只一女子。竟無兒。可傷可傷。冗中來使告迴。不一。

又

某啟。兩日台候何如。知藥力已行。必遂輕安。飲食不減否。何日可出。告令郎寫一二字示下。不宣。

又

某啟。辱示雄篇。古人所謂味無窮而炙逾出者。不肖何敢庶幾乎。然三五日間當試和謝也。入夜布啟。草畧不宣。

又 以下俱杭州

某啟。多日不上問。辱書感慰之至。比日起居益佳。微疾已痊復。新詩妙曲。得於敲榜間。欣承加惠也。輒復一篇。惟不示人爲望。雅奏已行遣。因毀所集也。知之。冬來全少事。時復開樽湖上。但少佳客爾。末由會集。千萬以時保衛不宣。

又

承錄示元之詩。舊雖曾見之。今得公親書。甚喜。令跋尾。詩詞如此。豈敢挂名其間。呵呵。惠示江瑤極鮮。庶得大嚼。甚快。北方書問幾絕。況有苞苴見及乎。昨日忽得兩壺。謹分其一。不罪微澆。某再拜。

又

令子不及奉書。昨日與楊次公書。有少事託面白。必達。春夏之交。米價必大長可畏。公必有以待之。幸預以教我。數郡閉糴。大爲杭病。江東尤爲害也。屢移不報錄得其榜已

削去依條災傷免力勝民甚悅恐知杭酥不佳已督之矣。

又

今日得靈檄亦以聞盜恐軼至衢陸爲戒度亦未遽爾也。惟浙西數郡水潦旣甚而七月二十一二三三日大雨暴風幾至掃盡災傷旣不減去歲而常平之備已空此憂在僕與中玉事有當面議不可以尺書盡者屢以此意招之絕不蒙留意云冬初方過浙西雖子功且夕到然此大事得聚議乃濟敷舍之勞譬如來一看潮亦自佳事試告公以此意勸之勿云僕言也如何如何吾儕作事十分周備儘可免過小有不至議者應不見齒也米分稍平更一月必貴日夜望中玉來放脚手羅得十餘萬石相次漕司爭羅軍糧及上供必大翔湧其他合行遣事未易一一遽言願公因會度可言即言之幸甚幸甚此事某已兩削矣諸公雖未必喜然度無不行下之理。

又

某蒙令子寄示五賦幸甚且爲矩範也後舉又預高等矣近本州舉子數百人來陳狀以習賦者多乞發解各立分數已爲削去矣聞知之小兒差遣蒙留意以遞中間之矣。

非久得報。卽馳白也。悚息悚息。

又

過拙而愿。旣備門下人。又日夕左右。想蒙提誨如子姪。不在區區干禱也。乍到穎。不能無少冗。速遣此人。未能盡意。令子相見都下。不欺曲。計今已赴任矣。

又

新刻特蒙頒惠。不勝珍感。竹萌亦佳。既取筍簞。蕊心與鱸相對。清水煮熟。用薑蘆服自然汁。及酒三物等。入少鹽。漸漸點灑之。過熟可食。不敢獨味此。請依法作。與老嫂共之。呵呵。

又 穎州

蒙伸過此。以急欲省覲。不敢攀留。甚愧。聞試得甚佳。旦夕馳賀也。兩小兒本令閑看場屋。今日勝出皆捷。新學妨占解名。可愧也。

又 揚州

某啓。示諭麗使裁減事。旣不出船。何用借買許多什物。已令本州一一依做裁定矣。幸

甚幸甚。條式指定事。即未敢擅減。知之。稍暇。別奉狀。不罪。

又 以下俱揚州還朝

某啓。嗛屣伏蟄之旬。所不到也。欽羨欽羨。

又

某啓。多日不接奉。思企之深。伏計台候日就康復。欲往見。恐不接客。乞此示數字。炷蕊必得力也。新詩想多有。不一。

又

子功數日不相見。省中殊岑寂也。公何日可出乎。

又

某近蒙回教。令記新齋。恐必不堪用。然亦當試抒思也。曾干告豐。令郭經支使孟易。二京削。恐新年求者必多。畧乞記錄。令子必已到。溫秀老成。真遠器也。冗迫不盡區區。

又

某啓。多日不接奉。思企不可言。辱教字。承起居佳勝。浴會不得暇赴。蓋除夜有婚會。兩

日紛紛也。嘉篇幸蒙錄示。愁人淚眼之句。讀之惘然。公達者。何用久爾戚戚。嘉節且笑爲樂。區區之祝也。

又

某啓。前日辱簡。以妻孥皆病。不即答。悚息悚息。陰雨起居何似。寄穎叔詩。和得納去。公咫尺胡越。何論穎叔也。可歎可歎。其一章。尅方再上也。不一。

又

某啓。伏承蒞事之初。雖稍勞神。而吏民欣悚。實爲盛事。無由詣賀。但有企渴。辱簡且審起居佳勝。餘俟八日廷中可談。

又

某啓。辱示。承起居佳勝。照帥鄙意亦欲餞之。公用二日。卽當趨赴。元日殿門外。更議之也。惠貺山芋柑棗。感刻之至。忽忽布謝。不謹。

又

某啓。伏暑伏想起居康勝。老婦病稍加。某亦自傷暑。殊無聊。遂且謁告。免詞事也。一時

謾呈。電掃庭訟。響答詩筒。亦數年來故事也。呵呵。草不謹。

又

某啓。知盛會早散。能過家庖。煑菜夜話否。忽忽不罪。

又

某啓。辱承起居住勝。所約敢不如教。絕早到門。惟少設食。了兩碑也。醜餞用二十四。謹諾。

又

赴定州

某啓。昨日遠勤從者。草草就別。慨悵不已。使至。又辱手誨。仍以高篇寵行。讀之增恨。偷也。欲利答。人客如織。當俟前路。惠茶已戒兒曹別藏之矣。非良辰佳客。不輕覿也。令子昆仲。特煩遠至。感忤不已。所欲言非可以筆墨旣。想已目擊。自餘惟若時自愛而已。不宣。

與李伯時

辱手示。及惠新醞。感愧殊深。即日起居住勝。洗玉池銘。更寫得小字一本。比之大字者。

稍精。請用陳伯修之說。更刻於石柱上爲佳。人還奉謝。

六十四

與郭功父 以下俱杭倅

昨日承顧訪。殊慰久闊。經夕起居住否。某出院本欲往見。以下痢乏力未果。想未訝也。畧奉啓。布謝萬一。

又

久別忽得瞻奉。喜慰可量。既以不出。又數日臥病。遂阻言笑。愧悚不可言。稍涼起居。曷否。某下痢雖止。尙羸齋也。謹奉啓布謝。

又

兒子歸來。別無可爲土物。御筆一雙。賜墨一圭。新茶兩餅。皆得之大臣家。眞物也。不罪浼瀆。

又

辱訪。臨感。作獨以忽違爲恨。迫行不往謝。惟覺慙。乍熱。萬萬自重。不宣。

又

別來瞻仰無窮。風雪凝寒。從者勤矣。辱書承起居甚佳。爲使者卽至。必且暫還。惟萬萬自重。

又 以下北歸

昨辱寵臨。久不聞語。殊出意表。蓋所謂得未曾有也。經宿起居住佳勝。閒居致厚饌。拜賜慙感。只今上謁次。一肉足矣。幸不置酒。

又

某今日私忌。未敢上謁。辱詩和呈爲一笑。青皮一片。不以餉公。則無與嘗者矣。

與文與可 以下俱徐州

與可抱才不試。遁道彌久。尙未聞大用。公議不厭。計當在卽。然廊廟間誰爲卹公議者乎。老兄旣不計較。但乍失爲郡之樂。而有桂玉之困。又却不見使者嘴面。得失相乘除。亦略相當也。彭門無事。甚可樂。但未知今夏得免水患否。子由頻得書甚安。示諭秋冬過親。甚幸甚幸。令嗣昆仲。各計安勝。爲學想皆成就矣。

又

離浙中已四年。向亦有少浙物。久已分散零落矣。有藥玉船兩隻獻上。恰好吻酌。不遜客矣。呵呵。杭州故人頗多。致之不難。當續營之。但恐得後。不肯將盛作覓借也。

又

近屢於相識處。見與可近作墨竹。惟劣弟只得一竿。未說字。說潤筆。只到處作記作贊。備員火下。亦合剩得幾紙。專令此人去請。幸母久秘。不爾。不惟到處亂畫。題云與可筆。亦當執所惠絕句過狀。索二百五十疋也。呵呵。

與文耶

黃州

不審荼毒以來。氣力何似。變故如昨。兩易晦朔。追慕無窮。奈何奈何。中前人還。屢書重增。哽咽。告親孝誠深篤。若不少節哀摧。惟意所及。不以後事爲念。何以仰慰堂上之心。惟萬萬寬中強食。

與王定國

以下俱黃州

某啓。自到黃州。卽屬岸人日伺舟馭消耗。忽領手教。頓解憂懸。仍審比者體氣清強。且能自適。至感。知未決東西計。其迂直峻易。相去必不懸絕。而得一見。乃是不肖大幸。不

譏果安從。某寓一僧舍。隨僧蔬食。甚自幸也。感恩念咎之外。灰心杜口。不曾看講人。所云出入。蓋往村寺沐浴。及尋溪傍谷。釣魚採藥。聊以自娛耳。

又

某啓。罪大責輕。得此甚幸。未嘗戚戚。但知識數十人。緣我得罪。而定國爲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親愛隔濶。每念至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芒刺。今得來教。既不見棄絕。而能以道自遣。無絲髮蒂介。然後知定國爲可人。而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顏白髮。廁賓客之末也。甚幸甚幸。恐從者不由此過。故專遣人致區區。惟願定國深自愛重。仍以戒我者自戒而已。臨書悵悵。不知此人到江。猶及見仙舟否。忽忽不宣。

又

某啓。揚州有侍其太保者。官於瘴地十餘年。北歸面色紅潤。無一點瘴氣。只是用摩腳心法耳。此法定國自己行之。更請加工不廢。每日飲少酒。調節飲食。常令胃氣壯健。安道軟朱砂膏。某在湖州服數兩。甚覺有益。到彼可久服。子由昨來陳相別。面色殊清潤。目光爛然。夜中行。氣臍腹間隆隆如雷聲。其所行持。亦吾輩所常論者。但此君有志節。

能力行耳。粉白黛綠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願深以道眼看破。此外又有一事。須少儉嗇。勿輕用錢物。一是遠地。恐萬一闕乏不繼。二是災難中。節用自貶。亦消厄致福之一端。所懷千萬。書不能盡一二也。

又

某啓。賓州必薄有瘴氣。非有道者處之。安能心體泰健。以俟否亨耶。定國必不以流落爲戚戚。僕不復憂此。但恐風情不節。或能使腠理虛怯。以感外邪。此語甚蠢而情到。願君深思先構付屬之重。痛自愛身嗇氣。舊旣勤於道。引服食。今宜倍加功。不知有的便可留桂府否。

又

某啓。君本無罪。爲僕所累爾。想非久必漸移善地也。僕甚頑健。居處食物皆不惡。但平生不營生計。賤累卽至。何所仰給。須至遠迹顏淵原憲。以度餘生。命分如此。亦何復憂慮。在彭城作黃樓。今得黃州。欲換武遂作團練。皆先識。因來書及之。又得一笑也。子由不住得書。必已出大江。食口如林。五女未嫁。比僕又是不易人也。奈何奈何。惠京法二

壺。感愧之至。欲求土物爲信。僕旣索然。而黃又陋甚。竟無可持去。好笑好笑。兒子邁亦在此。不敢令拜狀。恐煩瀆也。承新詩甚多。無緣得見。耿耿。僕不復得此時。復看詩而已。

又

某作書了。欲遣人至江州。李奉職言定國必已從江西行。必不及矣。故復寫此紙。遞中發去。聞得此中次第。人皆言西江漸近上。水石湍激。嶮惡不可名。大不如衡潭之善安。然業已至彼。不可復回也。若於臨江軍出陸。乃長策也。貴眷不多。不可謂山溪之嶮。而避陸行之勞也。衆議如此。切請子細問人。毋以不賞之軀。輕犯憂患也。前書所憂。惟恐定國不能愛身。齎色。願常置此書於座右。如君美材多文。忠孝天稟。但得不死。必有用於時。雖賢者明了。不待鄙言。但目前日見可欲而不動心。大是難事。又尋常人失意無聊中。多以聲色自遣。定國奇特之人。勿襲此態。相知之深。不覺言語直突。恐欲知他日。不訝也。

又

某受張公知遇至深。罪廢累辱其門下。獨不復擯絕否。如何如何。想時得安問。貴眷在

彼必安。

又

某再拜。遞中領手教。知已到官無恙。自處泰然。頓解憂懸。又知攝二千石。風采震於殊俗。一段奇事也。某羈寓粗遣。但八月中喪一老乳母。子由到筠。亦拋却一女子。年十二矣。悼念未衰。復聞堂兄中舍卒於成都。異鄉罹此。觸物悽感。奈何奈何。近頗知養生。亦自覺薄有所得。見者皆言道貌與往日殊別。更相闊數年。索我闖風之上矣。兼畫得寒林墨竹。已入神品。行草尤工。只是詩筆殊退也。不知何故。張公比得書。無恙。但以厚之去婦家事無人幹。頗牢落。子由在筠。甚苦局事煩碎。深羨老兄之安逸也。非久冬至。已借得天慶觀道堂三間。燕坐其中。謝客四十九日。雖不能如張公之不語。然亦常闔戶反視。想當有深益處。定國所寄臨江軍書。久已收得。二書反覆議論。及處憂患者甚詳。既以解憂。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謂非苟知之亦尤蹈之者。願公嘗誦此語也。杜子美在困窮之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來。一人而已。今見定國每有書。皆有感思念咎之語。甚得詩人之本意。僕雖不肖。亦嘗庶幾髣髴於此也。文字與詩。皆不

復作。近爲堊老乳母作一誌文。公又求某書。輒書此奉寄。今日馬鋪李孝基送君謨石刻一卷。見其後有定國題字。又動我相思之懷。作惡久之。數日前發勾沈達過此。亦云與定國熟。船中會話半夜。強半是說定國近有人惠丹砂少許。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人教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怡神遣日。賓去桂不甚遠。朱砂若易致。或爲致數兩。因寄示。稍難卽罷。非急用也。窮荒之中。恐亦有一二奇士。當以冷眼陰求之。大抵道士非金丹不能解化。而丹材多出南荒。故葛稚川乞陶嘯令。竟化於廉州。不可不留意也。陳璞一月前。直往筠州看子由。亦粗傳要妙。云非久當來。此人不惟有道術。其與人有情義。久要不忘。如此亦自可重。道術多方。難得其要。然以某觀之。惟能靜心閉目。以漸習之。但閉得百十息。爲益甚大。尋常靜夜。以脉候得百二三十至。迺是百二三十息爾。數爲之似覺有功。幸信此語。使真氣雲行。體中瘴冷。安能近人也。知有煞賣鵝鴨甚便。此間無有。但買斫鱖魚及猪羊鰾鴈亦足矣。廩入雖不繼。痛自節儉。每日限用百五十。自月朔日取錢四千五百足。繫作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明以畫杈子挑取一塊。卽藏去杈子。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可謂至儉。然猶每日一肉。蓋此間物賤故也。囊中所有。可

支一年以上。至時別作相度。日下未須慮也。兒子正如所料。不肖出官。非復小補也。信筆亂書。無復倫次。不覺累幅。書到此。恰二鼓。室前霜月滿空。想識我此懷也。言不可盡。惟萬萬保齋而已。

又

桂砂如不難得。致十餘兩尤佳。如費力。一兩不須致也。

又

某啓。近附桂州遞奉書必達。邇來江淮間酷暑。殆非人所堪。況於嶺外乎。惟道懷清曠。必有以解煩釋懣者。入秋以來。翛然清遠。計尊候安勝。僕凡百如昨。不須念及。子由在高安。不住得書無恙。近亦有南都來者。云張公及貴聚並安。見報舉者。更宜省事。臧口區區之至。不罪不罪。馬朝請過此。議論脫然。必知所以待定國者。展奉未可期。惟萬萬自重。不一。

又

某啓。馬公過此。嘉便無好物寄去。收拾得茶少許。謾充信而已。新詩文近日必更多。君

學術日益。如川之方增。幸更著鞭。多讀書史。仍手自抄爲妙。某自謫居以來。可子得易傳九卷。論語說五卷。今又下手作書傳。迂拙之學。聊以遣日。且爲子孫藏耳。子由亦了却詩傳。又成春秋集傳。閑知之。爲一笑耳。桂州遞中。有和仲奉和詩四首。不知到未。且一報之。

又

某遞中領書及新詩。感慰無窮。得知君無恙。久居蠻夷中。不鬱鬱足矣。其他不足云也。馬處厚行。曾奉書。必便達。不知今者。爲在何許。且盤桓桂州耶。爲遂還任耶。重九登樓。體樓。望君淒然。歌千秋歲。滿坐識與不識。皆懷君。遂作詞云。霜降水痕收。淺碧鱗鱗欲見洲。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帽多情却戀頭。佳節若爲酬。但把清樽斷送秋。萬事回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其卒章則徐州逍遙堂中夜與君和詩也。來詩要我畫竹。此竟安用。勉爲君作一紙奉寄。子由甚安。吾儕何嘗不禪。而今乃始疑子由之禪。爲鬼爲佛何耶。丹砂若果可致。爲便寄示。吾藥奇甚。聊以爲閑中詭異之觀。決不敢服也。張公久不得書。彼必得安問。乍冷。萬萬以時自重。夜坐醉中作此書。仍以君遺我墨

書也不宣。

死十四

又

某啓。如聞晉卿已召還都。月給百千。其女泣訴。聖主爲惻然也。恐要知來詩愈奇。欲和
又不欲頻頻破戒。自到此惟以書史爲樂。比從仕廢學。少免荒唐也。近於側左得荒地
數十畝。買牛一具。躬耕其中。今歲早米貴甚。近日方得雨。日夜墾闢欲種麥。雖勞苦却
亦有味。鄰曲相逢欣欣。欲自號墨糟陂裏陶靖節。如何。君數書筆法漸逼晉人。吾筆法
亦少進耶。畫不能皆好。醉後畫得一二千紙中。時有一紙可觀。然多爲人持去。於君豈
復有愛。但卒急畫不成也。今後當有醉筆。嘉者聚之。以須酌信寄去也。

又

耕荒田詩有云。家重燒枯草。走報暗井出。一飽未敢期。瓢飲已可必。又有云。刮毛龜背
上。何日得成氈。此句可以發萬里一笑也。故以填此空紙。

又

某啓。昨日遞中得子由書。封示定國。手簡承已到江西。尊體佳健。忠信之心。天日所照。

既遂生還。晚途際遇。未可量也。容采老少。比舊不帶黃茅氣色否。呵呵。可此發書。并令子由行去。必達。來教云。此月五六可到九江。而子由書十一月方達。今日設遣人。不知猶及見否。無緣一的爲賀。引領神馳。惟萬萬自愛。洩遣此人。書不能盡言。適中續上問也。不宣。

又 以下俱離黃州

某啓。今日景繁到泗州。轉示十月二十三。日所惠書。并新詩六首。妙曲一首。大慰所懷。河凍膠舟。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終日喜快。薄瀧冰釋。幸甚幸甚。某往揚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得耗奏邸拘微文不肯投進。已別作一狀。遣人入京投下。近在常州宜興買得一小庄子。歲可得百餘碩。似可足食。非不知揚州之美。窮猿投林。不暇擇木也。黃師是遣人往南都。故急作此書。仍和得一詩爲謝。他未暇也。新濟甚淺凍不可行。且夕水到即起。恐須至正初方有水也。不知至時公在宋否。某若得請。或附宣獻公舟尾南來。不爾遂泝水至西都。出陸赴汝也。然欲壅却乳母。子由乃行。即南都亦須住一月。入夜倦迫。不盡意。惟萬萬自重。

又

某頓首。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與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少陳萬一。然有所不敢者爾。必深悉此意。無狀坐廢。衆欲置之死。而先帝獨哀之。而今而後。誰復出我於溝瀆者。已矣。歸耕沒齒而已。

又

某啓。張公壅嗽。經月未已。雖飲食不退。然亦微瘦。數日來亦漸損。想必無慮。然有書宜令勸固胃氣。勿服疏利藥。僕屢以勸之。仍勸夏秋間。先多作善事。齋僧施貧之類。然後開眼。公後日相見時。亦可以此勸之。且夕遂與之別。情味極不佳。公得暇。早來與之相聚。若得此間。一差遣。亦非小補也。留意留意。

又

以下俱翰林

某啓。數日聞舟馭入城。適患瘡未潰。坐起無聊。不克修問。不審起居何如。既無由往見。而公又未朝覲。企渴不可言。當以酒洗泥。而久在告。酒盡。只有大小團密雲五餅。雙井一餅。亦爲高人無泥可洗爾。呵呵。病中不盡區區。

又

數日臥病在告。不審起居佳否。知今日會兩壻。清虛陰森。正好劇飲。坐無狂客。冰玉相對。得無少澹否。扶病暫起。見與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是擾人可憎之物。公乃以此爲喜怒乎。仙人王遠云。得此書。當復劇口大罵之。固應爾。然而不可以徒罵也。知公澹甚。往發一笑。張十七必在坐。幸伸意。

又

以上俱潁州

某啓。久不奉狀。辱書。感慰之至。比日起居何如。謗炤已息。端居委命。甚喜。然所云百念灰滅。萬事懶作。則亦過矣。丈夫功名。在晚節者甚多。定國豈愧古人哉。某未嘗求事。但事入手。卽不以大小爲之。在杭所施。亦何足道。但無所愧恨而已。過蒙示諭。慙汗。若使定國居此。所爲當便驚人。亦豈特止此而已。本州職官董華。密人也。能道公政事。歎服不已。但恨公命未通爾。但靜以待之。勿令中途齟齬。自然獲濟。如國手碁。不煩大段用意。終局便須贏也。末由會見。千萬保重。不宣。

又

某啓。前日欲附南京書。來人不告而去。因循至今。比日起居何如。張丈且喜少安。且令安樂幾年。慰四方士大夫心。豈非好事。近日都下又一場紛紛。何時定乎。穎雖少儻。去都下近。親知多特來相看者。殊倦於應接。更思遠去。而未能也。未緣言面。千萬保畜。一。

又

某啓。近遣人奉書。未達間。領來誨。伏承起居住佳勝。旋得厚之書。知從者入都。想已還宋。幸某見報移鄆。老病豈堪此劇郡。方欲力辭而請越。不惟適江湖之思。又免過都紛紛。未知允否。老境欲少安。何時定乎。末由言面。菀結可知。乍暖千萬保練。不一。

又

某啓。人來辱書。并三詩。伏讀感慰。仍審起居佳勝。報張公臥疾。不勝憂懸。急要文集。不敢不付。在杭二年。到京數月。無頃刻暇時。公屬我文集。當有所刪潤。雖不肖豈敢如此。然公知我之深。舉世無比。安敢復存形迹。實欲仰副公意萬一。故不敢草草編錄。到穎方有少暇。正欲編次。而遽索去。不敢不付。且乞定國一言。檢閱既了。仍以相付。幸也。千

萬保愛。不宣。

又

某啓。別來紛紛。未卽奉狀。兩辱手教。感愧深矣。且審比來起居佳勝。爲慰爲慰。公失郡去國。士友所嘆。然自是計少安。其他無足言者。某已得穎州。極慰所欲。但不副張公之意。蓋旬日前得子開書。極來相禱。方安於彼。不欲移也。故不敢乞。聞張公已安。慶慰無量。會合未可期。惟千萬保蓄。不宣。

又

某啓。自公去後。事尤可駭。平生親友。言語往還之間。動成坑阱。極紛紛也。不敢復形於紙筆。不過旬日。自聞之矣。得穎藏拙。餘年之幸也。自是剗心鉗口矣。此身於我稍切。須是安處。千萬相信。日與樂全翁游。當熟講此理也。某甚欲得南都。而姪女子在子開家。亦有書來。云子開欲之。故不請。想識此意。

又

某啓。數辱書。一一收領。亦一上狀。知已達。風俗惡甚。朋舊反眼。不可復測。故不欲奉書。

畏浮沉爾。不罪不罪。比日起居住勝。公敝屣浮名。一寄之天。不過淮上。上回文以無爲有爾。然亦未必如此。但恐流俗觀望。復作兩楹之說。皆不足道也。某所被謗。仁聖在上。不明而明。殊無分毫之損。但憐彼二子者。遂與舒亶李定同傳爾。亦不足云。可默勿語也。餘惟千萬保愛。不宣。

又

某啓。平生欲著一書。少自表見於來世。因循未成。兩兒子粗有文章材性。未暇督教之。從來頗識長年養生妙理。亦未下手。三者皆大事。今得汝陰。無事或可成。定國必賀我也。言此者亦欲公從事於此爾。書至此。中心欣躍。如有所得。平生相知。不敢獨饗。當領此意。不復念餘事也。

又

公自此無憂患矣。不須復過慮。研銘到穎當寄上也。

又

某啓。尋書具審起居佳勝。誣罔已辯。有識稍慰。寵示二詩。讀之聳然。醉翁有言。窮者後

工。今公自將達而詩益工何也。莫是作詩數篇。以餉窮鬼耶。喜不寐。詩甚欲和。又礙親嫌。皆可一笑也。張公今雖微瘦。然論古今益明。不惟識慮過人。定國亦可見矣。人事紛紛。書不盡言。非面莫究。

又

某甚欲赴樂全之約。請南都。而子開有書切戒不可。又姪女亦有書云舅姑方安於彼。不可奪也。故不欲請。承樂全乃爾見望。讀之極不臆。且爲致此懇。餘具公書矣。定國云有二詩。元不封示。何也。公平生不慎口。好面折人。別後深覺斯人極力奉擠。公臨行時亦自覺。僕始信之。可駭也。

又

以下離穎州

某啓。高休至。辱書憂愛矣。比日起居何如。書意欲一相見。固鄙懷至願。但不如彼此省事之爲愈也。馭瘴之術。惟絕欲練氣一事。本自衰晚當然。初不爲禦瘴而作也。某其餘坦然無疑。雞肉魚蒜。遇着便喫。生病老死。符到奉行。此法差似簡要也。君實嘗云。王定國瘴烟窟裏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遂能如此乎。老人知道則不如公。頑愚即過之。朝夕

離南都。別上狀。愈遠。加愛不宣。

又

某啓。別來三辱書。勞問之厚。復過疇昔矣。衰繆日退。而公相好日加。所未諭也。又中間一書。引物連類。如見當世大賢。意謂是封題之誤。必非見與者。而其後姓字則我也。尤所不諭。然三復其文。詞韻甚美。正似蘇州何充畫真。雖不全似。而筆墨之精。已可奇也。謹當收藏。以俟講此者而與之。如何如何。公行復舊官矣。差遣亦必自如。意可喜。可喜。但此去不知會合何日。不能無耿耿也。真贛輒作得數句。如尙可用。即令一善寫小字人。代書絹上。可也。張公集引。厚之字說。皆未作。別後日紛紛。可厭可厭。神膏方納上。餘勤勤自愛。

又 揚州

張公所戒。深中吾病。雖甚頑狠。豈忍不聽。願爲致此意也。公向令作滕達道理銘。已諾之。其家作行狀。送至此矣。又欲作孫公神道碑。皆不違。只告密之。勿令人知是某作。仍勿令以潤筆見遺。乃敢聞命。來詩甚奇。眞得衝替氣力也。呵呵。故後詩未及和。朝夕別

遣人。并致糟淮白。所欲宜興田。某豈敢有愛於此等。然此田見元主昏賴某。見有公文在浙漕處理會。未見了絕。當亦由都省也。田在深山中。去市七十里。但便於親情。蔣君勾當爾。不知在公時。蔣能如此幹否。更籌之。

又 以下俱赴定州

某啓。示教承起居佳勝。子由疾少間。惠藥感刻。一方謹秘之。五方續寫得納上。祝鮀衛子魚賢者也。佞才也。以爲佞人。蓋流俗之誤。山梁雌雉。子路以餽孔子。孔子知子路將不得其死。雉亦好鬪。鬪喪其生。故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若此雉豈時之罪哉。其餘義盡於文。初無注解。馬或留意少試。僕子不肯。已遣回。一面問量。可公意即可也。李希元已付一簡與子中矣。某適與安國說。欲來早畧到淨因。今又頭昏。去否未可知。早瘡將作。人多不安。將愛將愛。

又

某啓。近者崇慶大故。中外哀慕。想同此悲痛。某蒙被知遇。尤增殞滅。人來領書。承起居無恙。某本自月初赴任。今須俟殿殯畢。乃敢朝辭。後會何時。臨書愴恨。惟萬萬自重。

又

某啓。疲曳之餘。卽困睡爾。尋酒對菊。豈復夢見。君真世外人也。詩亦奇。欲和而未暇。使事始欲辭免。又苦無說。然衰病極畏此。後日未可預刻。至時馳問也。

又

某啓。甘草已如所論。削去矣。參四板。聊致遠誠。并一詩爲笑。雪浪齋亦求一篇。爲塞上華寵。厚之本欲作書。適有少冗。又筆凍甚。埃稍和暇也。幸致意。

又

某啓。辱教。承起居佳勝。昨夕黃昏徑睡。五更馬上賞嘉月爾。事已一笑。出疆已有旨。完夫同行也。別紙已領。

又

以下俱惠州

某啓。遞中忽領三月五日手教。喜知尊候佳勝。貴眷各康健。併解懸情。幸甚。一官爲貧。更無可擇。知生計漸有涯。可喜可喜。某到此八月。獨與幼子一人。三庖者來。凡百不失所。風土不甚惡。某旣緣此絕棄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兒亦遂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

子也。呵呵。書中所諭甚感至意。不替疇昔而加厚也。幸甚幸甚。子由不住得書。極自適。道氣有成矣。餘無足道者。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歸。明年買田築室。作惠州人矣。伏暑中。萬萬加愛不宣。

又

某一味絕學無憂。歸根守一。乃無一可守。此外皆是幻。此道勿謂渺漫。信能如此。日有所得。更做沒用處。亦須作地行仙。但屈滯從狗竇中過爾。勿說與人。但欲老弟知其略爾。問所欲幹。實無可上煩者。必欲寄信。只多寄好乾棗。人參爲望。如無的便。亦不須差人。豈可以口腹。萬里勞人哉。所云作書自辯者。亦未敢便爾。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張十七絕不聞消耗。懷仰樂全之舊德。故欲其一篋之否。

答黃魯直 以下俱徐州

軾頓首再拜。魯直教授長官足下。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爲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尙少。子可爲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卽人而人卽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爲。然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輟外

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游。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闊疎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臥病。忽忽至今。裁答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爲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末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又

某啓。晁君騷詞。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當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爲怪奇。蓋出於不得已也。晁文奇麗似差早。然不可直云爾。非謂避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朋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以爲然否。不宣。

又 翰林

某啓。前日文潛無咎見臨。臥病久之。聞欲牽公見過。所深願也。便欲作書奉屈。而兩日

坐處苦一瘡。極痛。至今未穴。殊無聊賴。得教并詩。慰喜不已。瘡兩日當穴。又數日可無苦。諸公自可准法來問疾。然欲來當先見語。公擇身作憲。甚可喜。因見爲道區區。君實嘗言破題當似日五色。莫作運啓元聖。天臨兆民也。餘非面不盡。

又 以下俱惠州

某啓。方惠州遣人致所惠書。承中途相見。尊候甚安。卽日想已達黔中。不審起居何如。土風何似。或云大率似長沙。審爾亦不甚惡也。惠州已久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也。聞行爨無一錢。塗中頗有知義者。詎相濟否。某雖未至此。然亦近之矣。水到渠成。不須預慮。數日來苦痔疾。百藥不効。遂斷肉菜五味。日食淡麵兩碗。胡麻茯苓麩數粒。其戒又嚴於魯直。雖未能作自誓文。且日戒一日。庶幾能修之。非特愈痔。所得多矣。子由得書。甚能有味於枯槁也。文潛在宣極安。少遊謫居甚自得。淳父亦然。皆可喜。獨元老奄忽。爲之流涕。病劇久矣。想非由遠謫也。隔絕。書問難繼。惟倍祝保愛。不宣。

又

某有姪壻王耶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語不凡。可收爲吾黨也。自蜀遣

人來惠。云魯直在黔。決當往見。求書爲先容。嘉其有奇志。故爲作書。然舊聞其太夫多病。未易遠去。謾爲一言。眉人有程遵誨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郅蓋師之。此兩人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爲親。又欲往求黃魯直。其窮殆未易量也。

答秦太虛 以下密州

某啓。別後數辱書。旣冗懶。且無便。不一裁答。愧悚之至。參寥至。頗聞動止爲慰。然見解榜。不見太虛名字。甚惋歎也。此不足爲太虛損益。但吊有司之不幸爾。卽日起居何如。參寥眞可人。太虛所與之不妄矣。何時復見。臨紙惘惘。惟萬萬自愛而已。謹奉手啓上問。

諸事可問參寥而知。入夜困倦。書不詳悉。程文甚美。信非當世君子之所取也。僕去楚不遠。尙未知後任所在。意欲東南一郡爾。得之當遂相見。

又

某昨夜偶與客飲酒數盃。燈下作李端叔書。又作太虛書。便睡。今日取二書覆視。端叔書猶粗整齊。而太虛書乃爾雜亂。信昨夜之醉甚也。本欲別寫。又念欲使太虛於千里

之外。一見我醉態而笑也。無事時寄一字。甚慰寂寥。不宣。

又 湖州

某啓。昨晚知從者當往何山。辱示。方悟以雨輟行。悔今日不相從也。聞只今遂行。故不敢奉調。分韻詩語益妙。得之殊喜。拙詩令兒子錄呈。暑濕。惟萬萬慎護。早還。爲佳。不一。

又 黃州

軾啓。五月未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遞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卽喪一女子。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爲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閑。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爲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

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臺臺焉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爲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當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幸老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闢須其子履中哀詞。賦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衮衮多言矣。初到黃。廩入旣絕。人口不少。双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晝。又挑取一塊。卽藏去。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尙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醖。柑橘棹柳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

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麋鹿如土。魚蟹不論錢。歧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堯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葬老乳母。今勾當作墳。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李端叔一書。託爲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宣。軾再拜。

又 雖黃州

某啓。別後欲奉書。紛紛無暇。且謂即見。無所事書。而日復一日。遂以至今。疊辱手教。具聞動止。甚慰。某宜興。已得少田。至楊附遞。乞居常。仍遣一姪孫子。賣錢往宜興納官。蓋田也。須其還乃行。而至今未來。計亦無他。特其子母難別爾。見臚舟竹西待之。不過更三兩日必至。必能於冬至前及見公也。小兒子不歷事。亦微憂。故不欲捨之前去。遲見之意。殆以日爲歲也。傳神奇妙之極。替若思得之。當奉呈也。餘非面不盡。不一。

又 以下俱北歸

某書已封訖。乃得移廉之命。故復作此紙。治裝十日可辦。但須得泉人許九船。即牢穩可恃。餘蛋船多不堪。而許見在外邑未還。須至少留待之。約此月二十五六間。方可登舟。並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風色過渡。一日至遞角場。但相風難克日爾。有書託吳君。雇二十壯夫來。遞角場相等。但請雇下。未要發來。至渡海前一兩日。當別遣人去報也。若得及見少遊。即大幸也。今有一書與唐君。內有兒子書。託渠轉附去。料舍弟已行矣。餘非面莫究。

又

某啓。近累得書教。海外孤老。志節朽敗。何意復接平生欽友。伏閱妙迹。凜凜有生意。幸甚幸甚。比日毒暑。尊候佳否。前所聞果的否。若信然。得文字後。口須得半月乃行。自此徑乘蛋船至徐聞出路。不知猶及一見否。示諭二范之賢。不惟喜公得增小范。且以慶吾友夢得之有子爲不死也。言之淚下不已。過蒙許與。恐不副所期。實能躬勞辱。以供口考爾。令子想大成。曾寄所作來否。借一二亦佳。文潛無咎得消耗否。魯直云宣義監。鄂酒吳子野自五羊來。云溫公贈太尉。魯子宣右揆。的否未可知也。廉州若得安居。取

小子一房來。終焉可也。生如暫寓。亦何所擇。果行。衝冒慎重。

答張文潛 以下俱惠州

某啓。久不奉書。忽辱專人手教。伏讀感嘆。且審爲郡多暇。起居住勝。至慰至慰。疾久已掃除。但凡害生者無復有。則真氣日滋。骨髓餘益。形神卓然復壯。無三年之功也。某清淨獨居。一年有半爾。已有所覺。此理易曉無疑也。然絕欲天下之難事也。殆似斷肉。今使人一生食菜。必不肯。且斷肉百日。似易聽也。百日之後。復展百日。以及暮年。幾忘肉矣。但且立期展限。決有成也。己驗之方。思以奉傳。想識此意也。蒙遠致兒子書信。感激不可言。子由在筠。甚自適。養氣存神。幾於有成。吾儕殆不如也。聞淳父魯直遠貶。爲之悽然。此等必皆有以處之也。某見寓監司行館。下臨二江。有樓。劉夢得楚望賦。句句是也。瘴癘雖薄有。然不惡。與小兒不曾病也。過甚有幹蠱之才。舉業亦少進。侍其父亦然。恐欲知之解憂爾。會合末期。臨書悵惘。惟萬爲道自重。不宣。

又

某啓。屏居荒服。真無一物爲信。有桄榔方杖一枚。前此土人不知。以爲杖也。勿謂微陋。

窮僻少更。久不上狀。竊惟退居以來。尊體勝常。黑頭謝事。古今所共賢。二疏師傳。滯明縣令。均爲高退。昔人初不爲優劣也。謹以此爲賀。二子學術成就。瑞草橋果木成陰。臥想數年。出仕無一可愧者。此又有餘味矣。除却虛名外物。不知文太師何以加此。想當一笑也。某蒙恩量移汝州。回念墳墓。心目斷絕。方作舟行。何時得到汝。到後又須營辦生事。此身漂然。奉羨何及。乍熱。惟萬萬順候自重。

又 黃州

竄逐以來。日欲作書爲問。舊旣懶惰。加以閑廢。百事不舉。但慙忤而已。即日體中何如。眷愛各佳。某幼累並安。但初到此。喪一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亦不復置懷。寓居官亭。俯迨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天。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如山。不復答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免憂。近文郎行。寄紙筆與叢郎。到甚遲也。未緣面會。惟萬萬自愛。

又 以下俱登州還朝

近辱書并寄新詩。伏讀感慰不已。屬多事。未及繼和。不審比來尊體何如。貴眷各均安。

而造神。能於道子之外。探顧陸古意耳。公與伯時想皆期我於度數之表。故特相示耶。有近評吳畫百十字。輒封呈。并畫納上。

又 定州

某啓。辱簡承起居住佳勝。近讀近藁。諷味達晨。輒附小詩。更蒙酬和。益深感嘆。朝夕就局中會話也。

又 以下俱北歸

某六十五矣。體力毛髮。正與年相稱。或得復與公相見。亦未可知已。前者皆夢已。後者獨非夢乎。置之不足道也。所喜者海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卷。似有益於骨朽後人耳目也。少遊遂死於道路。哀哉痛哉。世豈復有斯人乎。端叔亦老矣。迨云鬚髮已皓然。然顏極丹且渥。僕亦如此爾。各宜闔膏。庶復相見也。兒姪在治下。頻與教。有一書。幸送與。醉中不成字。不罪不罪。

又

某啓。辱書多矣。無不達者。然終不一答。非獨衰病簡懶之過。實以罪垢深重。不忍更以

無益寒溫之間。玷累知友。然竟不免累公。慚負不可言。比日計赴潁昌。伏惟起居佳勝。眷聚各安健。某移永州。過五羊。徑渡大庾。至吉出陸。去長沙至永。荷叔靜諸人照管。不甚失所。叔靜挈舟相送數十里。大浪中作此書。無他祝。惟保愛之外。酌酒與婦飲。尙勝俗侶對梅二丈詩云爾。

又

某啓。近託孫叔靜奉書。遠地得達否。比來尊體何如。眷聚各計康勝。某蒙恩復舊職。殊領真祠。世間美事。復有過此者乎。伏惟君恩之重。不可量數。遙知朋友爲我喜不寐也。今已到虔州。卽往瀨間居。度多在毗陵也。子由聞已歸。許秉燭相對。非夢而何。一書便乞達與。餘惟自愛。

又

子由近得書。度已至岳矣。養鍊極有功。可喜可喜。三兒子在此。甚安健。不敢令拜狀。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各得信否。文潛舊疾。必已全愈乎。

又

朝雲者，死於惠久矣。別後學書，頗有楷法。亦學佛。臨去誦六如偈以絕。葬之惠州栖禪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最荷夫人垂顧，故詳及之。得此書後，幸作數字寄永遞，仍取兒姪輩一書爲幸。

又

某啓。承諭長安君偶患臂痛，不能舉。某於錢昌武朝議處，傳得一方。云其初本施渥寺丞者。因寓居京師甜水巷。見一乞兒，兩足拳彎，捺履行。渥常以飲食錢遺之。凡朞年不衰。尋赴任數年而還。復就曩居，則乞兒已不見矣。一日見之於相國寺前，行走如風。驚問之，則曰：遇人傳兩藥方，服一料而能行。因其方授渥，以傳昌武。昌武本患兩臂重痛，舉不能過耳。服之立效。其後傳數人皆神妙。但手足上疾，皆可服。不拘男子婦人。秘之。其方元只是王氏博濟方中。但人不知爾。博濟方誤以虎脛爲腦，便請長安君合服必驗。

又

某啓。闕別八年，豈謂復有見日。漸近中原，辱書龍數，喜出望外。比日起居佳勝，某已得

舟決歸。許如所教。而長者遽舍去。深以爲恨。具報除輦運。似亦不惡。近日除日時。有如人所料者。則此後端叔必已信眉矣乎。但老境少安。餘皆不足道。乍熱。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又

某本以囊裝罄盡。而子由亦久困無餘。故欲就食淮浙。已而深念老境。知有幾日。不可復作多處。又得子由書及見教語。尤切至。已決歸許下矣。但須至少留儀真。令兒子往宜興刮刷變轉。往還須月餘。約至許下已七月矣。去歲在廣州託孫叔靜寄書及小詩。達否。叔靜云。端叔一生坎坷。晚節益牢落。正賴魚軒賢德。能委曲相順適。以忘百憂。此豈細事。不爾人生豈復有佳味乎。叔靜姻友想得其詳。故輒以奉慶。忝契不罪不罪。

與趙德麟 以下俱杭州

候吏來。特承書教。禮意兼重。感恚不已。比日起居何如。養疴便郡。親宗彥。幸甚。行役迫遽。裁謝草畧。想蒙恕察。

又

明守一書。託爲致之。育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禮遇。嘗見御筆賜偈頌。其畧云。伏覩大覺禪師。其敬之如此。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歎可歎。太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欵曲一言。正使凡僧猶當以仁廟之故加禮。而況其人道德文采。雅重一時乎。此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全。當使何往。恐朝廷聞之。亦未必喜也。某方與撰宸奎閣記。且夕附去。公若見此老。當爲致意。

又

以下俱潁州

人來辱書。伏審履茲畏暑。起居佳勝。爲慰見念之深。正如懷仰之意。不肖獨賴晁無咎在此。方憂其去。若果得德麟爲代。眞天假老拙也。旣未欲來此寄居。當令爲於高郵尋安下處。續當馳報也。未間萬萬自重。

又

別後思仰不可言。竊計起居佳勝。得舍弟書。奉太夫人久服藥。近已康復。伏惟歡慶。到那兩月。公私勞冗。有稽上問。想未深責。會合末期。惟冀侍奉外。千萬保重。

又

昨日幸接笑語。今日知舉掛。聞之後時。不及往慰。悚息悚息。三日臂痛。今日幸減。錄舊詩一篇奉呈。聞公亦欲借示詩藁。幸付去人。上清宮成而有德音。意謂守臣當有賀表。如何如何。謀之於公。幸畧垂示。

又

某啓。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衝冒風雪。起居何如。端居者知愧矣。佛陀波利之虐。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為無理也。呵呵。酒二壺迎勞。唯加鞭加鞭。

又

字說改多。寫了納去。背時兩葉。實糊合之。仍用皂綾夾標紀之。一片皂綾夾之標兩面也仍請前後各着一空葉。

又

某啓。欽服下風。為日久矣。遲暮相從。傾蓋如故。非獨氣類自然。抑亦夙昔緣契。人來辱手教。得聞起居佳勝。堂上康福。感慰深矣。某凡百如昨。又得無咎相切磨之。幸德鱗替後。想必有殊命。萬一尙未。一來為無咎交承亦佳。又聞欲寄居此間。可先示論也。萬萬

自重。不宣。

又 以下俱赴揚州

惠示二詩。伏讀慰悵不可言。某途中。及到此絕少暇。止有數首不佳。又未有工夫錄去。容稍積多。并奉呈也。今且次韻二首。爲一笑。

又

某啓。宦遊無定。得友君子。又復別去。悵惘可量。數日竊想起居住勝。到壽淮山。漸有佳思。懶不作詩。亦無人唱和也。乍遠。萬萬自重。不宣。

又

淮南夏頗熱。然積欠爲害。疾瘵殆未有安理。濶西疲甚。歲事亦未可知。餘非書所能盡。德麟孤風超然。願少貶以忍濟爲念。必亮此意。此中有幹。幸示及。杭州買物人已回。內中所欠。兪君錢。此有便。當先爲寄還之。如遣還之。可速示。免重寄也。滑蓋得錢都正書。已琢磨。兼與錢訖。非久必寄來。即附上。

又

文廣獄斷勅下。可畧示也。李尉推恩有耗否。尹遇案必已上。古人云。雷霆之下。恐難獨當。願掛一名。以今觀之。此人真難得也。亦勿深怪之。知穎尾夏田損半。秋有望否。淮南東西。秋夏皆大熟。亦一樂土也。獄官不惟庇爲前勘。乃是深爲。不待結案而移司者。周慮也。若勘作故出。則指揮移司官。不得不問。上下欺罔。不得不令人憤憤。某亦無由入文字。亦有以論之。恐不濟事。太息而已。

又 以下俱揚州還朝

某啓。魯直寄書來甚安。并得少雙井。今附納上。蒙惠奇茗絕妙。因見太守爲致意。爲適病在告數日。未果奉書。要臨澹堂記。秋涼稍暇。可作也。月老亦致意。熱甚又多病。未暇作法施堂銘。不一。

又

某啓。近承專使手書。爲使者云。往西洛還。當取書。故未答。辱教字具。審起居住勝。感慰兼集。公未即解去。與俗子久處良不易。然有忍乃濟。願以不見不同無盡待之。某到此半月。無可樂者。過大禮。卽重乞會稽爾。無緣面謝。幸恕草草。

又

累辱手教。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住勝。大禮日近。隨分冗迫。未得卽見賢者。深增悵惘也。乍寒。萬萬以時自重。

又

紛紛尙未暇往見。思企之極。陰寒。起居住勝否。甘釀佳貺。輒躡前言。作賦可轉呈安定否。無事見臨。幸甚。

又

辱教。承臺候佳勝。拙疾猶未退。尙潮熱惡寒也。來日必赴盛會未得。後日猶恐當謁告也。辱意甚寵。適會如此。非所願幸。千萬加恕。子由固當馳赴也。穆公且喜漸安。臥病書此。不謹。

與錢濟明 以下俱赴定州

某啓。別後至今。遂不上問。想察其家私憂患也。遠辱專使惠書。且審侍奉起居康勝。感慰兼集。老妻奄忽。遂已半年。衰病豈復以此汨纏。但晚景牢落。亦人情不免。重煩慰諭。

銘佩何言。然公亦自有愛女之戚。而不知奉疏後時。慙負不已。出守中山。謂有緩帶之樂。而邊政頽壞。不堪開眼。頗費鋤治。近日逃軍衰止。盜皆出疆矣。幕客得李端叔。極有助。聞兩浙連熟。呻吟瘡痍。遂一洗矣。何時會合。臨書憫憫。惟倍加愛蓄。以副所願。

又

寄惠洞庭珍荀。窮塞所不識。分餉將吏。並戴佳貺也。無以爲報。親書松醪一賦爲信。想發一笑也。近得卓季隱書云。公有一癩藥方。極神奇。某長孫有此疾。多年不痊。可見傳否。如許。望遞中示及。

又

某啓。久不奉書。蓋無便。亦懶怠之故。未深訝否。比日起居何如。某與賤累如昔。曾託施宣德附書。及遣教經跋尾。必達也。吳江官況如何。僚佐有佳士否。垂虹聞已復舊。信否。旅寓不覺歲復盡。江上久居。益可樂。但終未有生事。漂游無根爾。兒子明年二月赴德興。人口漸少。當稍息肩。餘無可慮。會合何時。萬萬自愛不宣。

又 以下俱惠州

某啓。專人遠辱存問加厚。感悚無已。比日郡事餘暇。起居何如。某到貶所。闔門省愆之外。無一事也。瘴鄉風土。不問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唯網嗜欲。節飲食。可以不死。此言已書之紳矣。餘則信命而已。近來親舊。書問已絕。理勢應爾。濟明獨如舊。高義凜然。固出天資。但愧不肖。何以得此。會合無期。臨紙愴恨。惟祝縉萬保重。不宣。

又

某啓。近在吳子野處。領來教。尙稽答謝。悚息之至。遠蒙差人。固佩荷契義矣。而卓契順者。又可奇也。無以答其意。與寫數紙。公可取一閱也。寄惠白朮。極所欲得也。賤格甚高。想見風裁。回信唯有紫團參一板。疑可以奉親。故不以微軫爲愧也。兩兒子曾拜見否。凡百想有以訓之。幼子過相隨甚幹事。且不廢學。蒙令子惠書。回答簡率。一一封內。必不罪也。嶺南家家造酒。近得一桂香酒法。釀成不減王晉卿家碧香。亦謫居一喜事也。有一頌。親作小字錄呈。勿示人。千萬千萬。

又

以下俱北歸

某啓。去年海南。得所寄異士太清中丹一丸。卽時服之。下丹田休休焉。數日後。又得迨

寶來手書。今又領教誨。及近詩數紙。高妙絕俗。想見謫居以求。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可慕可畏。可歎可賀也。及錄示訓詞。誨以所不及。此曾子所謂愛人以德者。敬遵用不敢忘。幸甚幸甚。

又

某啓。忽聞公有閨門之戚。悲惋不已。賢淑令人。久同憂患。乍失內助。哀痛何堪。人生此苦。十人而九。結髮偕老。殆無而僅有也。惟深照痛遣。勿留胸次。令子哀疚難堪。惟當勉爲親庭節哀。擢慕本欲作疏。適旅中有少紛冗。燈下倦怠。不能及也。千萬恕察。某居住常。即自與公相聚。若常不可居。亦須到潤。與程德孺相見。公若枉駕。一至金山。又幸也。

又

某啓。人來領手字。及二詩。乃信北歸災退。併獲此佳籠。幸甚幸甚。又知詩人窮而後工。然詩語明練。無衰憊氣。如季札者聽之。亦有以知君之晚節也。比日起居住勝。某此去不住滯。然風水難必期。又閒居難以遠涉。須某到眞。遣人奉約。與德孺來金山。乃幸也。所懷未易言。併俟面陳。惟萬萬自重。

又

某啓。得書來。乃知明略復官。參寥落髮。張嘉父春秋博士。皆一時慶幸。獨吾濟明尙未。何也。想必在旦夕。因見參寥復服。恨定慧欽老早世。然彼視世夢幻。安以復服爲聞。兒子迨道其化於壽州時。甚奇特。想聞其詳。乃知小人能壞其衣服爾。至於其不可壞者。乃當緣厄而愈勝也。舊有詩八首寄之。已寫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焚之。蓋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今錄呈濟明。可爲寫於舊居。亦掛劍徐君之墓也。欽詩乃極佳。尋本未獲。有法嗣否。當載之其語錄中。契順又不知安在矣。吾濟明刻舟求劍。皆可笑者也。

又

某已到虔州。二月十間方離此。此行決往常州居住。不知郡中有屋可僦可典買者否。如無可居。卽欲往眞州舒州皆可。如聞常之東門外有裴氏見出賣宅。告令一幹事人與問當。若果可居。爲問其直幾何。度力所及。卽徑往議之。俟至金陵。別遣人咨稟也。若遂此事。與公杖屨往來。樂此餘年。踐哀詞中始願也。張嘉父今安在。想日益不止。塗中聞秦少游奄忽。爲天下惜此人物。哀痛至今。聞魯直無咎皆起。而公爲獮子所翼。尙栖

遲田間。聖主天縱。幽薊畢照。公豈久廢者。惟萬萬寬中自愛。

又

示諭孫君宅子。甚感其厚意。且爲多謝上元。令姪行見之矣。王范二君處。皆當力言也。劉道人若能同濟明來會。深所望。未敢奉書。且爲致此意。裴家宅子果如何。

又

居常之計。本已定矣。爲子由書來。苦勸歸許。以此胷中殊定。當俟面議決之。

又

某啓。蒙示諭。昨日所得過矣。思無邪。吾子自有老拙。何爲神藥希代之寶。理貫幽明。未敢輕議。少留諦觀。俟從者見臨。乃面論也。

又

某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迨曉乃止。困憊之甚。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專用清涼藥。已令人參、茯苓、麥門冬三味煮濃汁。渴即少啜之。餘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如此不愈則天也。非吾過矣。楊評事謾與一

來亦佳。到此諸親知所餉。無一留者。獨拜蒸作之餽。切望止此而已。

答廖明畧 以下俱北歸

遠去左右。俯仰十年。相與更此百罹。非復人事。置之勿污筆墨可也。所幸平安。復見天日。彼數子者。何故獨先朝露。吾儕皆可慶。寧復戚戚於既往哉。公議皎然。榮辱竟安在。其餘夢幻去來。何啻蚊虻之過目前也。矧公才學。過人遠甚。雖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晚節功名。直恐不免耳。老朽欲屏歸田里。猶或得見。蜂蟻之微。尋已變滅。終不足道。區區愛仰。念有以廣公之意者。切欲作啓事上答。冗迫不能就。惟深亮之。

又

衰陋之甚。惟有歸田。杜門面壁。更無餘事。示諭極過當。讀之悚汗。毗陵異政。謠頌藹然。至今不忘。爲民除穢。以至蠹尾。吳越戶知之。此非特兒子能言也。聖主明如日月。行遂展慶。衆論如此。目昏不能多書。悚忤不已。

與陳伯修 以下俱杭州

辱書。承孝履如宜。日月如昨。奄換新歲。追慕擢担。愈遠無及。奈何。未緣面慰。伏冀簡哀。

自重。不宣。

又 以下俱惠州

某啓。久不通問。愧仰深矣。遠辱專使手書。眷念之重。不減疇昔。幸甚幸甚。比日履茲暑溽。起居佳勝。始聞出使畿甸。旋又移守解梁。伯修平生厄滯。得喪毫末。本不足云。但恨材用不展。有孤天授。今茲小試。已恨遲暮。惟勉之。一日千里。副士友之望也。秋熱萬萬。以時保重。不宣。

又

某謫居粗遣。筠州時得書甚安。長子已授仁化令。今挈家來矣。某以買地結茅。爲終焉之計。獨未罄墓爾。行亦當作杜門絕念。猶治少飲食。欲於適口。近又喪一庖婢。乃悟此事亦有分定。遂不復擇。脫粟連毛。遇輒盡之爾。惠示佳茗。極感厚意。然亦安所施之。扇子極妙。奉養村陋。凡百不能稱也。佩公高義。不忘于心。千里勞人。以致口腹之養。甚非所安也。

又

某近日甚能剗心省事。不獨省外事也。幾於寂然無念矣。所謂詩文之類。皆不復經心。亦自不能措辭矣。辱示清風堂石刻。幸得榮觀。仍傳之好事。以爲美談。然竟無一字少答來貺。公見知之深。必識鄙意也。新居在一峯上。父老云古白鶴觀基也。下臨大江。見數百里間。柳子厚云。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丘也歟。只此便是東坡新文也。譚文之。南方之瑚璉杞梓也。恨老爾。頗相歡否。毛澤民高文。恨知之者少。公能援達之乎。徐得之書信已領。當遞中答謝也。

答陳履常 以下俱密州

吳中屢得瞻見。時以餘棄。洗濯蒙鄙。別來仰佇日深。遞中首辱教尺。感服良厚。即日履茲酷暑。起居何如。貴眷令子各佳勝。披奉杳然。臨紙悵惘。惟冀爲時調護。

又

遠承寄貺詩刻。讀之灑然。如聞玉音。何幸獲此榮觀。不獨以見作者之格。且足以知風政之多暇。而高躅之難繼也。輒和光祿菴二絕。聊以寄欽羨之懷。一笑投之可也。所須接骨丹方。謹錄呈。高密連年旱蝗。應副朔方百須。紛然疲薶。日俟汰逐。企仰仙館。如在

雲漢矣。因風不吝誨字。

百十二

與鮮于子駿 以下俱密州

久不奉狀。方深愧悚。遞中伏辱手教。并新文石刻等。疾讀喜快無量。即辰起居佳否。公文學德度。宜在朝廷。久此外遠何也。然聞一路蒙被仁政。不爾。吏民皆在倒懸中也。況鄉井墳墓在焉。計居之甚以爲樂。某到郡正一年。諸况粗遣。歲凶民貧。力所無如之何者多矣。然在己者未嘗敢行所愧也。如此而已。忝厚眷。故及未緣瞻奉。惟冀以時自重。不宣。

又

忝厚眷。不敢用啓狀。必不深訝。所惠詩文。皆蕭然有遠古風味。然此風之忘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則疎矣。但時獨於閑處開看。未嘗以示人。蓋知愛之者絕少也。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寫呈取笑。

又

故人劉格字道純。故友劉恕道原之親弟。讀書強記辨博。文詞粲然可觀。而立節強鯁。吏事亦健。君實頗知之。餘人未識也。欲告子駿與一差遣。收置門下。公若可以踏逐辟召。幸先之。政保稱職也。且夕歸南康軍待闕。公若有以處之。他必願就也。莫非私之也。爲時惜才也。

與歐陽仲純 以下俱徐州

去歲城東。屢獲陪從。蒙益既多。樂亦無量。既別日。苦賤事。不克馳問。慙負不可言。卽日起居何如。見報除審簿。信否。殊不知卽日從者所在。徒有仰詠。某蒙庇粗遣。彭門本無一事。足以藏拙。河水一至。事無不有。中間幾殆者數矣。必亦聞之。今方稍安。口而夏秋之患未可量。蓋命窮所至。感召此。何時復得一笑之樂也。近詩數首。聊以破顏。餘寒萬萬以時自重。

又

伯仲叔弼昆仲。各計安勝。楊掾行速。未及拜書。乞道下懇。子由在南都時。得書無恙。彭

城最處下流。水患甲於東北。奏乞錢與夫爲夏秋之備數章。皆不報。曹河若可塞。固大善。不爾。倉卒之間。不免調急。夫使係省錢。豈暇復稟命乎。所費必多。而爲備不如先事之精也。人微言輕。信命而已。仲純知我之深者。聊復及之。

又

去春寄舍國門。屢辱臨顧。喜慰無量。別來逾年。奔走俗狀。未嘗通問。瞻企徒深。卽日履此煩暑。起居何如。眷愛各安否。傳聞車馬已到宛丘。相去甚近。書問自此可時相及矣。千萬順時珍重。

又

崔度者。頃年在陳。與之甚熟。今作過海之行。妻子仍在陳學。幸略與垂顧。

又

伯仲兄聞監西岸。已視事未。叔弼近託孫元忠附書季嘿。今安在。因風無惜惠問。宛丘誰與往還。有可與語者否。

與眉守陳希聲 以下俱徐州

傾向已久。展奉無由。竊計比日履茲酷暑。起居佳勝。某占籍部中。不獲俯伏門下。一修桑梓之儀。瞻望鈴齋。豈勝懷仰。伏惟順時。爲民自愛。

又

去歲王秀才西歸。奉狀必達。卽日遠想起居住勝。承朝廷俯徇民欲。有旨借留。雖滯留高步。士論未厭。而鄉閭之慶。特以自私而已。然山水之秀。園亭之勝。士人之衆多。食物之便美。計公亦自樂之忘歸也。某久去墳墓。貪祿忘家。德之輒面熱。但差使南北。不敢自擇爾。何時復得一笑爲樂。尙冀爲時自重。

又

向自密將赴河中。至陳橋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以兒子娶婦。暫留城東景仁園中。且夕自汴東去。逾遠風間。可勝悵然。墳墓每煩戒敕。惟增感噫。堂兄欲葬祖墳。爲諸房衆多。某既不敢果決。恐衆意難允也。乞知之。

與張嘉父

某啓。都下紛紛。不遂欺奉。別來思渴深矣。比日起居何如。某凡百粗遣。汝陰僻陋。但一

味閑真。衰病所樂也。合會末期。千萬保重。不宣。

百十六

又

某啓。今日與嘉父道別。浩然笑僕醉後草書。雖不通他心。信手亂書。亦有禍福也。公少年高才。不患不達。但志於存養。孟子所謂心勿忘勿助長者。此當銘之坐右。世人學道。非助長也。則忘而已矣。僕少時曾作雜說一首送叔毅。其首云。曷嘗觀於富人之祿者。是也。願一閱之。承過聽見語甚重。不敢不盡。

又

某啓。君爲獄吏。人命至重。願深加意。大寒大暑。囚人求死不獲。及病者多爲吏卒所不視。有非病而致死者。僕爲郡守。未嘗不躬親接視。若能留意於此。遠到之福也。

又

某啓。君年少氣盛。但願積學。不憂無人知。譬如農夫。是穠是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敢以爲贈。

又

某啓。公文章自己得之於心。應之於手矣。譬之百貨。自有定價。豈小子區區所能貴賤哉。潛雖伏矣。亦孔之章。足下雖欲不聞於人。不可得。願自信不疑而已。

又

某啓。借示賦論諸文。遂得厭觀。殊發老思。西漢一首尤精確。文帝不誅七國。世未有知其說者。獨張安道嘗言之於神。考其疏人亦莫之見也。今公所論。若合符節。非學識至到。不能及此。仰欽仰欽。

又 惠州

某啓。久不奉書。過辱不遺。遠枉教尺。且審起居住佳勝。感慰交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諭治春秋學。此儒者本務。又何疑焉。然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雖丘明識其妙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得之。故僕以爲難。未敢輕論也。凡人爲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作矣。若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爲得也。愚意如此。不知是否。夜寒。筆凍眼昏。不罪不罪。春首。惟千萬自重。不宣。

與陳季常 以下俱黃州

某啓。昨日人還拜書。想已達。今日見馬鋪報公擇二十一日入光州界。計今已在光。輒於太守處借人持書。約會於歧亭。某決用初一日早離州。初二日晚必造門。此會殆爲希有。然第一請公勿殺物命。更與公擇一簡。邀之尤妙。人速不盡所懷。恕之。不宣。

又

早來宿酒殊昏倦。得佳篇一洗。幸甚。昨日醉中口占忘之矣。寫一首爲笑。

又

近因往螺師店看田。既至境上。潘尉與龐醫來相會。因視臂腫。云非風氣。乃藥石毒也。非鍼去之。恐作瘡乃已。遂相率往麻橋龐家。住數日鍼療。尋如其言。得愈矣。歸家領所惠書及藥。併荷憂愛之深至。仍審比來起居佳安。曾青老翁須傳燈錄。皆已領。一一感佩。五代史亦收得。所看田乃不甚佳。且罷之。斬水溪山。乃爾秀邃耶。龐醫熱接之。乃奇士。知新屋近撰本草爾雅謂一物而多名也。見劉頌具說。深欲走觀。近得公擇書云。四月中乃到此。想季常未遽北行。當與之偕往耳。非久太守處借人遺齋家傳去。別細奉書。

又
柴炭已領。感忤感忤。東坡昨日立木。殊耽耽也。

又
王家人力來。及專人。并獲二緘。及承雄篇贊詠。異夢證成仙果。甚喜幸也。某雖竊食靈芝。而君爲國鑄造。藥力縱在君前。陰功必在君後也。呵呵。但累書聽流言以誣平人。不得無折損也。懸弧之日。請一書示諭。當作賀詩。切祝切祝。比日起居佳否。何日決可一游郡城。企望日深矣。臨臯雖有一室。可憇從者。但西日可畏。承天極相近。或門前一犬。亦亦可居。到後相度。未間萬萬以時自重。

又
欲借易家文字。及史記索隱正義。如許。告季常爲帶來。季常未嘗爲王公屈。今乃特欲爲我入州。州中士大夫。聞之。聳然。使不肖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駕否。春囊但不惜。不須更爲遺恨也。

鄭巡檢到。領手教。具審到家。尊履康勝。羈孤結戀之懷。至今未平也。數日前。率然與道源過江。游寒溪西山。奇勝始過於所聞。獨以坐無狂先生。爲深憾耳。呵呵。示諭武昌田曲盡利害。非老成人。吾豈得聞此。送還人諸物已領。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出。想秋末相見。必得拜呈也。近得李長吉二詩錄去。幸秘之。目疾必已差。茂木清陰。自可愈此。餘惟萬萬順時自重。

又

示諭武昌一策。不勞營爲。坐減半費。此真上策也。然某所慮。又恐好事君子。便加飾粉。云擅去安置所居。而於別路傳聞京師。非細事也。雖復往來無常。然多言者何所不至。若大霑之後。恩旨稍寬。或可圖此。更希爲深慮之。仍且密之爲上。

又

稍不奉書。渴仰殊深。辱書承起居住勝。新居漸畢工。甚慰想望。數日得君字。韻詩茫然。不知醉中拜書。道何等語也。老媳婦云一絕乞秀英君。大爲愧悚。真所謂醉時是醒時。醒時是醉時。蒙不深罪。甚幸。雖知來篇非實語。猶且收執。庶幾萬一。莫更要寫脊記否。呵呵。

柳鐘云某奉訝者。不知得之於誰。安有此理。來書雄冠之語。亦無人見。但有答柳二書云。陳季常要寫脊記。欲與寫云。文武寮寮。常居祿位。亦如與季常書作戲耳。何名爲訝哉。想公必不以介意。不答最妙。日夜望季常入州。但可惜公擇將至。若不爭數日。而吾三人者。不一相聚。劇飲數日。爲可惜耳。有人往舒。五七日必回。可見其的。若不來。續以書布聞。茶臼更留作樣幾日。近者新闕甚多。篇篇皆奇。遲公來此。口以傳授。餘惟萬萬自愛。

又

疊辱來貺。且喜尊體已全康復。然不受盡言。遂欲聞公。何也。公養生之效。歲有成績。今又示病彌月。雖使鼻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善腳法師。鸚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至禱。

又

孫巨源之姪。甚佳士。兼甚仰盛德。云當去請見。某告以季常不蓄烏巾十餘年矣。又不欲便異帽奉謁。他必自去見公也。鎮中得一好官人。亦非細事。叔宣書已附去。西方多

事。此君却了得。莫遂奮起否。見報趙二罷相州取勸。他稱病乞不下獄。不知爲何事。私甚憂之。公聞其詳否。又報舒亶乞郡。閑知之。

又

侯馬鋪行。奉書未達。間領來誨。具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答京洛書。過當過當。此何足稱。先生篤於風義。自割瘦脰以啖我。可謂至矣。然以化不爲鷺鷥者。則恐未能也。彼不相知者。視僕之饑飽。如觀越人之肥瘠耳。雖象未易化也。鄉諺有云。缺口鑷子者。公識之乎。想當拊掌絕倒。知過節入州。甚幸。未間萬萬自重。缺口鑷子者取一毛不拔恐未常聞故及

又

別後凡四辱書。一一領厚意。具審起居佳勝。爲慰。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大過。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無礙睡。輒亦得之耳。公無多奈我何。呵呵。所要謝章寄去。聞車馬早晚北來。恐此書到日。已在道矣。故不酬繼。

又

置中疊辱手示。并惠果羞。感愧增劇。酒隱堂詩。當塗中抒思。不敢草草作。公是大檀越。

豈容復換牌也。一笑。

又 惠州

軾啓。惠兵還。辱得季常手書累幅。審知近日尊候安勝。擇括等三鳳毛皆安。爲學日益。喜慰無量。軾罪大責薄。聖恩不貲。知幸念咎之外。了無絲髮掛心。置之不足復道也。自當塗聞命。便遣骨肉還陽羨。獨與幼子過及老雲并一老婢。共吾過嶺。到惠將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豈欺我哉。自數年來。頗知內外。要處冒昧厚祿。負荷重寄。決無成理。自失官後。便覺三山跬步。雲漢咫尺。此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輕出入。老劣不煩過慮。決須幅巾草屨。相從於林下也。亦莫遣人來。彼此鬚髯如戟。莫作兒女態也。在定日作松醪賦一首。今寫寄擇等。庶以發後生妙思。着鞭一躍。當撞破烟樓也。長子邁作吏。頗有父風。二子作詩騷。殊勝。咄咄。皆有跨竈之興。想季常讀此。捧腹絕倒也。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懸三十仞。雷轟電散。未易名狀。大畧如項羽破章邯時也。自山中歸。得來書。燈下裁答。信筆而書。紙盡乃已。託郡中作皮筒送去。想黃人見軾書。必不沉墜也。子在鶴極安。處此

者與軾無異也。書云老軀極健。度去死遠。讀之三復。喜可知也。吾儕但斷却少年時無狀一事。誠是。然他未及。子由近見人說。顏狀如四十歲人。信此事不辜負人也不宣。軾再拜。

答毛澤民 以下翰林

軾啓。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牋。及詩文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今時爲文者至多。可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閒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實少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饗。當出之知者。世間唯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稱之。軾豈能爲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輩。亦不過如此也。而泥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軾事。辱見貺之重。不敢不盡。承不久出都。尙得一見否。

又

再辱示手教。伏審酷熱。起居清勝。見諭某何敢當。徐思之。當不爾。非足下相期之遠。某

安得聞此言。感愧深矣。體中微不佳。奉答草草。

又 以下俱惠州

某啓。公素人來。得書累幅。既聞起居之詳。又獲新詩一篇。及公素寄示雙石堂記。居衷久矣。不意復聞韶濩之餘音。喜慰之極。示諭久廢筆硯。不敢繼和。必識此意。會合無期。臨書惘惘。秋暑萬萬。以時自厚。不宣。

又

某寓居粗遣。本帶一幼子來。今者長子又授韶州仁化令。冬中當挈家來至此。某又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峯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間。今冬成。去七十無幾。矧未能必至耶。更欲何之。以此神氣粗定。無足爲故人念者。聖主方設科求宏詞。儻有意乎。

又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一書齋。名思無邪齋。閑知之。

又

某啓。寄示奇茗。極精而豐。南來未始得也。亦時復有山僧逸民。可與同賞。此外但緘而去之爾。佩荷厚意。永以爲好。

又

秋興之作。追配騷人矣。不肖何足以窺其粗。遇不遇固自有定數。向非厄窮無聊。何以發此奇思。以自表於世耶。敬佩來貺。傳之知音。感愧之極。數日適苦壅嗽。殆不可堪。強作報。滅裂死罪死罪。

與何正通

某啓。辱書承起居佳勝。鄉校淹留。然使徐之士子。識文章瑰偉之氣。非小補也。某又復西上。紛紛無補。甚媿朋友矣。乍冷。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張聖途來。稍聞動止爲慰。退之所歎。乃今見之。大匠旁觀。愧汗深矣。行役忽忽。不盡區區。

又

某啓。忝命假守。出於獎庇。禮當詣謝。以衰病疲曳。不給於力。愧悚而已。乍熱起居佳勝。登舟迫遽。不果造謝。益增仰戀。尚冀順時爲國自厚。謹奉啓。不宣。

答陳傳道 杭州

某啓。久不接奉。思仰不可言。辱專人以書爲脫。禮意兼重。捧領惕然。且審比來起居佳勝。少慰馳想。某以衰病。難於供職。故堅乞一閑郡。不謂更得煩劇。然已得請。不敢更有所擇。但有廢曠不治之憂爾。而來書乃有遇不遇之說。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某凡百無取。入爲侍從。出爲方面。此而不遇。復以何者爲遇乎。舟中倦暑無聊。來使立告迴。區區百不盡一。乍遠。唯千萬自愛。不宣。

又 以下俱揚州

某啓。衰朽何所取。而傳道昆仲過聽。相厚如此。數日前履常謁告。自徐來宋相別。王八子安偕來。方同舟東下。至宿而歸。又承傳道亦欲至靈壁。以部役沂上。不果。佩荷此意。何時可忘。又承以近詩一冊爲賜。筆老而思深。蘄配古人。非求合於世俗者也。幸甚幸甚。錢唐詩皆縱筆。一一煩收錄。祇以暴其短爾。某方病市人逐於利。好某拙文。欲毀其

板。敢令刊耶。當俟稍暇。盡取舊詩文。存其不甚惡者。爲一集。以公過取其言。當令人錄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唯有脫悞。其間亦有他人文也。

又

某啓。知日課一詩。甚善。此技雖高才。非甚習不能工也。聖俞昔常如此。某近絕不作詩。蓋有以。非面莫究。頃作神道碑墓誌數篇。碑蓋被旨作。而誌文以景仁丈世契。不得辭。欲寫呈。又未有暇。聞都下已開板。想即見之也。某頃伴虜使。頗能誦某文字。以知虜中皆有中原文字。故爲此碑。謂富公碑也欲使虜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口在也。昔年在南京。亦嘗言此事。故終之。

李六丈文集引。得閑當作。向所示集古文。留子由處。有書令檢送也。

又

某啓。久不上問。愧負深矣。忽枉手訊。勞來勤甚。夙昔之好。不替有加。兼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集。諸新舊詩。幸得敬覽。不意餘生。復見斯作。古人日遠。俗學衰陋。作者風氣。猶存君家伯仲間。見近報。履常作正字。伯仲介特之操。處窮益勵。時流孰知之者。用是

占之。知公識少伸也耶。傳道豈久淹筭庫者。末由面談。惟冀厚自愛重而已。

又 北歸

來詩欲和數首。以速發此介。故未暇。閒居亦有少述作。何日得見昆仲。稍出之也。宮觀之命。已過黍矣。此外只有歸田爲急。承見教。想識此懷。履常未及拜書。因家訊道區區。

答李方叔 以下俱黃州

某啓。久不奉問爲愧。遞中辱手書。勞慰益厚。無狀何以致足下拳拳之不忘如此。比日起居何如。今歲暑毒。十倍常年。雨晝夜不止者十餘日。門外水天相接。今雖已晴。下潦上蒸。病夫氣息而已。想足下閉門著述。自有樂事。間從諸英唱和談論。此又可羨也。何時得會合。惟萬萬自重不宣。

又

秋試時。不審已從吉未。若可以下文字。須望鼎甲之捷也。暑中既不飲酒。無緣作字。時有一二。輒爲人取去。無以塞好事之意。亦不願足下如此癖好也。近獲一銅鏡。如漆色。光明冷徹。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輔之。字體雜篆隸。眞

漢時字也。白陽不知所在。豈南陽白水陽乎。如字應作而字使耳。左龍右虎。皆未甚曉。更闕爲考之。

又

姪璿王適子立。近過此。在彭城取解。或場屋相見。其人可與講論。詞學德性。皆過人也。其弟名適字子敏。亦不甚相遠。承問及兒子。屬令幹事。未及奉書。王文甫已與簡。令持前所留奉納矣。

又

某啓。辱書累數百言。反復尋味。詞氣甚偉。雖不肖。亦已粗識君子志義所在。然僕以愚不聞過故。至黜辱如此。若猶哀憐之。當痛加責讓。以感厲其意。庶幾改往修來。以盡餘年。今乃粉飾刻畫。是益其疾也。愧悚愧悚。承持制甚苦。哀慕良深。便欲走詣。而自謫官以來。不復與往還慶吊。杜門省愆而已。謹遣小兒問左右。當以亮察。不宣。

又 以下俱翰林

某啓。承示新文。如子駿行狀。丰容雋壯。甚可貴也。有文如此。何憂不達。相知之久。當與

朋友共之。至於富貴。則有命矣。非綿力所能必致。姑務安貧守道。使志業益充。自當有獲。鄙言拙直。久乃信爾。照察幸甚。

又

某啓。久別音問。缺然。忽承憲教。愧仰何勝。秋暑未過。起居何如。末由會見。萬萬順時珍重。忽忽上謝。不宣。

又

某啟。專人辱啓事長書。及手簡累幅。意貺甚厚。非所敢當。又蒙教以不逮。非君子直亮。期人之遠。何以及此。然衰病之餘。豈任此責。愧悚之極。比日起居佳勝。惠示滅皮等物。皆所不敢當。禮曹之傳。蓋妄也。信箴元不發。却付來人。蓋近日親知所寄惠。一切辭之。非獨於左右也。千萬恕察。知非久入京。見訪幸甚。未問千萬珍重不宣。

又

某啓。疊辱手教。愧荷不已。雪寒起居佳勝。示諭固識。孝心深切。然某從來不獨不書。不作銘誌。但緣子孫欲追述祖考而作者。皆未嘗措手也。近日與溫公作行狀書墓誌者。

獨以公嘗爲先妣墓銘。不可不報爾。其他決不爲。所辭者多矣。不可獨應命。想必得罪左右。然公度某無他意。意盡於此矣。悚息。悚息。

又

某再啓。承遂舉十喪。哀勞極矣。此古人之事。復見於君。恨不能兼助爾。不易不易。阡表旣與墓誌異名而同實。固難如教。不罪不罪。某暮歸困甚。來人又立行。不復靦縷。悚息。悚息。

又

某啓。昨日辱書。不卽答爲愧。乍晴孝履安穩。所示反復思之。亦欲有以少慰孝子之心。而某所不敢作者。非獨銘誌而已。至於詩賦贊詠之類。但涉文字者。舉不敢下筆也。憂患之餘。畏怯彌甚。必望有以亮之。少選更令兒子去面述。不一。

又

前日所貺高文。極爲奇麗。但過相粉飾。深非所望。殆是益其病爾。無由往謝。悚汗不已。

又

某啓。近者雖獲屢見。迫於多故。不盡區區。別來辱書。且喜體中佳勝。某方杜門請郡。章四上未允。方更請爾。會見未可期。惟千萬順時自愛。不宣。

又

某以虛名過實。士大夫不察。責望逾涯。朽鈍不能副其求。復致紛紛。欲自致省靜。寡過之地。以全餘年。不知果得此願否。故人見愛以德。不應更虛華粉飾。以重其不幸。承示諭。但有愧汗爾。

又

某啓。前日辱訪。客衆不及款話。兩三日又無緣接奉。思念不可言。手教爲貺。慙感無量。苦寒諸况如何。常日不獨以禁令不得瞻奉。又以差館伴紛紛。殊不暇也。衰病疲曳。脫去不可。可勝嘆耶。人還不一。

又

某啓。連日殿門祗候。不果致問。辱簡承起居住佳勝。來日行香罷。又須一吊康公乃歸。方叔能枉訪。夜話爲別。甚幸。餘留面盡。

又 以下俱北歸

比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輩。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益於今。必有覺於後。決不碌碌與草木同腐也。迨過皆不廢學。可令參侍几研。

又

某啓。比辱手教。邇來所履如何。某自恨不以一死塞罪。坐累朋友。如方叔飄然一布衣。亦幾不免。純甫少游。又安所獲罪於天。遂斷棄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掩口以安晚節也。不訝不訝。

與劉壯輿

某啓。久濶但有懷企。竊惟起居佳勝。便欲造門。以器之率入山。還當奉謁。謹奉啓候間。忽忽不宣。

又

某昨夜苦熱減衣。晨起得頭痛病。故不出見客。然疾亦不甚也。方令小兒研墨。爲君寫

數大字。旋得來教及紙。因盡付去。恐墓表小字中亦有題目。則額上恐不當復云墓表。故別寫四大字。以備或用也。舍弟所作詞。當續寫去。人還忽忽。

又

且來枕上讀所借文篇。釋然遂不知頭痛所在。曹公所云。信非虛語。然陳琳豈能及君耶。

又

以下俱北歸

某啓。辱手教。仍以茶簞爲贖。契義之重。理無可辭。但北歸以來。故人所餉皆辭之。敬受茶一袋以拜意。此陸宣公故事。想不訝也。仍寢來命。幸甚。

又

詩文二卷。並納上。後詩已別寫在卷後。檢得舊本。改定數字。

又

某疾雖輕。然頭痛畏風也。承與李君同見過。不果見。不深訝否。悚息悚息。來日若無風。當侵夜發去。更不及走別。一詩取笑。

與潘彥明 離黃州

別來思念不去心。遠想起居佳安。眷愛各無恙。不見黃榜。未敢馳賀。想必高捷也。某兩曾奉書。達否。屢夢東坡笑語。覺後惘然也。已買得宜興一小莊。且乞居彼。遂爲常人矣。公必已赴省試。謾發此書。不復覩繼。惟千萬保愛。

又 以下俱登州還朝

行役無定。久不奉書。至登州領所惠書。承起居佳勝。甚慰思念。到郡席不暇。復蒙詔追。勉強奔走。愧嘆不已。緬懷舊遊。殆不勝情。承太夫人尊候如昨。昌言令兄。亦蒙惠書。冗甚未及答。且申意。毅甫與宗公頤。各爲致區區。餘萬萬自重。

又

少事奉聞。吳待制謫居於彼。想不免牢落。望諸君一往見之。諸事與照管。某向者流落。非諸君相伴。何以度日。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撲相伴。使忘遷謫之意。亦諸君風義也。不罪不罪。

又

學書喜承起居住勝。眷聚各佳。某老病還朝。不爲久計。已乞郡矣。何時扁舟還鄉。一過舊樓。溷亂故人旬日而去。言之悵然。大熱千萬保愛。

又

久不聞問。方增渴仰。忽領手字。方知丈文傾逝。聞之悲悵不可言。比日追慕之餘。孝履且支持否。某衰病懷歸。夢想江上。又聞耆舊凋喪。可勝淒惋。未由往慰。惟冀節哀自重。以畢後事。

又

東坡甚煩葺治。乳媪墳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令子各計安。寶兒想見頽然矣。郭與宗舊疾。必全平愈。酒坊果如意否。韓氏園亭。曾與葺乎。若果有亭榭佳者。可以小圖示及。當爲作名寫牌。然非華事者。則不足名也。張醫博計安勝。一場災患。且喜無事。風顛不少減否。何親必安。竹園復好葺否。以上諸人。各爲再三申意。僕暫出苟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蕪。終當作主。與諸君遊。如昔日也。願遍致此意。

又

近附黃兵書。必達。比日孝履何如。劉全父來。頗聞動止。殊慰想念。京塵衮衮。無佳思。緬懷昔遊。悵惘而已。昌言及諸故人。皆未及書。必察其少暇。伸意伸意。乍暄。千萬節哀自重。

又 杭州

久不奉書。切惟起居住佳勝。老拙凡百如舊。出守舊治。頗得湖山之樂。但歲災傷。撥救勞繁。無復齊安放懷自得之娛也。彥明與故人諸公。頗見念否。何時會合。臨紙惘惘。新春萬萬自重。

又 穎州

辱書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何如。別來不覺九年。衰病有加。歸休何日。往來紛紛。徒有愧歎。知東坡甚葺治。故人仍復往還其間否。會合無期。臨紙悵惘。

答龐安常 以下俱登州還朝

久不爲問。思企日深。過辱存記。遠枉書教。具聞起居住佳勝。感慰兼集。惠示傷寒論。真得古聖賢救人之意。豈獨爲傳世不朽之資。蓋已義貫幽明矣。謹當爲作題首一篇寄去。

方苦多事。故未能便付去人。然亦不久作也。老倦甚矣。秋初決當求去。未知何日會見。臨書惘惘。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人生浮脆。何者爲可恃。如君能著書傳後有幾。念此便當爲作數百字。仍欲送杭州開被也。知之。

又 翰林

端居靜念。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有二。蓋萬物之所終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也。故太玄罔直蒙會冥。罔爲冬。直爲春。蒙爲夏。會爲秋。冥復爲冬。則此理也。人之四肢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足、兩外腎、兩手、兩目、兩鼻。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外腎。舊說固與腎相表裏。而鼻與目。皆古未之言也。豈亦有之。而僕觀書少不見耶。以理推之。此兩者豈腋皆臑。非水而何。僕以爲不得此理。則內丹不成。此又未易以筆墨究也。古人作明目方。皆先養腎水。而以心火暖之。以脾固之。脾氣盛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石爲主。而以朱砂神麩佐之。豈此理

也夫。安常博極羣書。而善窮物理。當爲僕思之。是否一報某書。

百四十

與王元直 黃州

黃州眞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郎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每見一邸報。須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實。雖才者猶不堪其任。況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但猶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欺段一僕。與子衆丈楊宗文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今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又 杭州

別久思詠春深。不審起居佳否。眷愛各康勝。某與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並無恙。新珠必甚長成。諸親各安。旅宦寡悰。思歸未由。豈勝恨恨。某爲權倖所疾久矣。然摺撫無獲。徒勞掀攪。取笑四方耳。不煩遠憂。未緣會聚。惟冀以時珍衛。

與王文甫 黃州

數日不審尊候何如。前蒙恩量移汝州。比欲乞依舊黃州住。細思罪大責輕。君恩至厚。

不可不奔赴。數日念之。行計決矣。見已射得一舟。不出此月下旬起發。沿流入淮。汴汴至雍丘陳留間。出陸至汝。勞費百端。勢不得已。本意終老江湖。與公扁舟往來。而事與心違。何勝慚歎。計公聞之。亦淒然也。甚有事欲面話。治行殊未集。冗迫之甚。公能兩三日間。特一見訪乎。至望至望。元弼藥并書。乞便與送達。三五日間買得瓷器。更煩差人得否。

又 登州還朝

多時不奉書。思仰不去心。比日履茲酷暑。體中佳勝。數日以伏暑下府。初安乏力。而潘二丈速行。畧奉此數字。殊不盡意。西山詩一冊。當今能文之士。多在其間。并拙詩親寫與鄧聖求詩同納上。或能爲文石安溪亦佳。不然。寫放壁中可也。

與程正輔 以下俱惠州

某啓。近聞使旆少留番禺。方欲上問候。長官來伏承傳誨。意指甚厚。感忤深矣。比日履茲新春。起居佳勝。知車騎不久東接。儻獲一見。慰幸可量。未間伏冀萬萬以時自重。謹奉手啓不宣。

又

某再啓。竄逐海上。渴況可知。聞老兄來。頗有佳思。昔人以三十年爲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悽斷。不知兄果能爲弟一來否。然亦有少拜聞。某獲譴至重。自到此旬日外。便杜門自屏。雖本郡守。亦不往拜其辱。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愛。不責末禮而屈臨之。餘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餘區區。殆非紙墨所能盡。惟千萬照悉而已。

又

某啓。專人至。承賜教累幅。感慰兼極。比日履茲春陽。尊體佳勝。知春夏間方按行此邦。豈勝系望。韶州風物甚美。園亭德孺所治。殊可喜。但不知有可與爲樂者否。未披奉聞。冀若時保練不宣。

又

某啓。老兄近日酒量如何。弟終日把盞。積計不過五銀盞爾。然近得一釀法。絕奇。色香味皆疑於官法矣。使施來此有期。當預醞也。向在中山。創作松醪。有一賦。閑錄呈。以發

一笑也。

又

某啓。數日聞使旆來此。喜慰不可言。方欲遣人奉狀。遽捧手教。感愧兼集。比日涉履風濤。起居佳勝。且日瞻奉。併陳區區。人還手狀不宣。

又

某深欲出迎郊外。業已杜門。知兄知愛之深。必不責此。然愧悚甚矣。專令小兒走舟次也。知十秀才侍行。喜得會見。不及別奉書。

又

某啓。昨日辱臨。款語傾盡。感慰深矣。經宿起居佳勝。所貺皆珍奇。物意兩重。敢不拜賜。少頃面謝。人還不宣。

又

某啓。謫居窮寂。誰復顧者。兄不惜數舍之勞。以成十日之會。惟此恩意。如何可忘。別後不免數日牢落。竊惟尊懷。亦悵然也。但癡望沛澤北歸。將復會見爾。到廣少留否。比日

起居何如。某到家無恙。不煩念及。未參候間。萬萬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兩甥相聚多日。備見孝義之誠。未暇別書悉之。兒子適令幹少事。未及拜狀。輒已和得白水山詩。錄呈爲笑。并亂做得香積數句。同附上。前本并納去。

又

某啓。近檢法行。奉書未達間。伏蒙賜教。并寄惠柑子。此中雖有似此佳者。卽不識也。但十有一二壞爾。謹如教略嘗。不多啖也。比日還府以來。起居佳勝。某與兒子如昨。不煩念及。大郎三郎。有近耗未。歲暮無緣會合。惟冀若時珍練。區區不宣。

又

某啓。和示香積詩。眞得淵明體也。某喜用陶韻作詩。前後蓋有四五十首。不知老兄要錄何者。稍間編成一軸附上也。只告不示人爾。

又

某啓。忽復殘臘。會合無緣。不能無天末流離之念也。急足回辱書。具審尊體康勝。仍示

佳句五章。字字新奇。歎詠不已。老嫂奄隔。更此徂歲。想加悽斷。然知無益。惟日遠。日忘。爲得理也。某近苦痔。殊無聊。杜門謝客。兀坐爾。新春爲國自愛。蚤膺北歸。殊寵。不宣。

又

某親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甚安之。未說妙理。達觀。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憂。詩屢和韻。嶮又已更。老手五庚。殆難措辭也。亦苦痔無情。思爾。惠黃雀。感愧。感愧。子由一書。告蚤入皮筒。幸甚幸甚。

又

某啓。殘臘。口數日。感念聚散。不能無異鄉之歎。不審况諸况如何。子舍已到否。新年不獲奉觴。惟祝早膺召命。未間更乞爲時自重。不宣。

又

某近以痔疾。發歇不定。亦頗無聊。故未和近詩也。郡中急足有書。并願掾寄碑文。達否。成都寶月大師孫法舟者。遠來相看。過筠。帶子由一書來。他由循州行。故不得面達。今附上。

又

某啓。八來辱書。伏承履茲新春。起居住勝。至孝通直。已還左右。感慰良深。且聞有北轅之耗。尤副卑望。詠史詩等絕高。每篇乃是一論。屈滯他作絕句也。前後惠詩皆未和。非敢懶也。蓋子由近有書深戒作詩。其言切至。云當焚硯棄筆。不但作而不出也。不忍違其憂愛之意。故遂不作一字。惟深察。吾兄近詩益工。孟德有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未拜命間。頻示數字。慰此牢落。餘惟萬萬爲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寄貺蘇梨。貓笋。五味。煎榴棗等。北方珍奇。物意兩重。感佩無窮。某近來眠食頗佳。痔疾亦漸去矣。兄去此後。恐寓行衙。亦非久安之計。意欲結菰水東山。但未有佳處。當徐擇爾。姪孫旣喪母。當令長子邁來此。指射差遣。因挈小兒子房來。次子迨且令試法赴舉也。恐欲知之。今有一書與邁。輒已作兄封題。乞令本司邸吏分明付之。邁必已到。都下也。不罪不罪。

又

某啟。本州黃燾推官。實甚廉幹。郡中殊賴之。不知今歲舉削。能及之否。孤進無緣自達。不甯僭言。不罪不罪。博羅正月一日夜。忽失火。一邑皆爲灰燼。公私蕩然。林令在式假。高簿權縣。颶風猛烈。人力不加。衆所知也。百姓千人。皆露宿沙灘。可知。蓋屋固未能。莠竹皆不可得。一壺千金之時。黃燾擊劄。得竹三萬竿。往濟之。極可佳。火後事極多。林令有心力可委。他在式假。自不當坐此。願兄專牒此子。令修復公宇倉庫之類。及存撫被災之民。彈壓寇賊。則小民受賜矣。又起造物料。若不依實價和買。而行科配。則害民又甚於火矣。願兄嚴切約束本州。或更關牒漕司。依實支破。或專委黃推官提舉點檢。催促。及覺察科配。幸恕僭易。黃燾有一申狀。爲催促廣州檢墨額公案。附來人去。此文字。蓋廣州不應副。非本官拖延也。至孝誦直。蒙惠書。極於感慰。深欲裁答。爲連寫數書。燈下目昏。容後信也。不罪不罪。六郎亦蒙問及。不殊此意。惟千萬節哀自重。幸恕簡畧。

又

正輔要墨竹。固不惜。爲近年不畫。筆生。往往畫不成。候有佳者。當寄上也。

又

某啓。近因人來。附狀必達。比日伏惟尊體佳勝。眷聚各康寧。某凡百如昨。北徙已絕望。作久計矣。寶月師孫法舟來。子由有書。并劉朝奉書。今附舟去。寶月已化矣。舟甚佳士。語論通貫。可喜可喜。開歲忽將一月。瞻奉無時。臨書惘惘。兄北歸別得近耗否。惟萬萬自重。冗中奉啓不宣。

又

某啓。近鄉僧法舟行。奉狀必達。惠州急足還。辱手教。且審起居住勝。感慰交集。籠示詩。城醉鄉二首。格力益清茂。深欲繼作。不惟高韻難攀。又子由及諸相識。皆有書痛戒作詩。有說不欲詳言。其言甚切。不可不遵用。空被來貺。但慙汗而已。兄欲寫陶體詩。不敢奉違。故寫在揚州日二十首寄上。亦乞不示人也。未由會合。日聽召音而已。餘惟萬萬若時自重。

又

某啓。承服溫胃藥。舊疾失去。伏惟慶慰。反復尋究。此至言也。拙恙亦當服溫平行氣藥。

爾。德孺書信已領。尙未聞所授。豈到闕當留乎。兄亦歸覲爾。何用更求外補。惠及佳麪。感怍。適有河源乾菌少許。并香篆一枚。頗大。謾納去作笑。有肉菴蓉因便寄示少許。無即已也。侯晉叔實佳士。頗有文采氣節。恐兄不久歸闕。此人疑不當遺也。故畧爲記之。不罪不罪。

又

少懇冒。聞向所見海會長老。甚不易得。院子亦漸興葺。已建法堂。甚宏壯。某亦助三十緡。足今起寢堂。歲終當完備也。院旁有一陂。詰曲羣山間。長一里有餘。意欲買此陂。屬百姓見欲數十千可得。稍加葺築。作一放生池。囊中已竭。輒欲緣化。老兄及子由齊出十五千足。某亦竭力共成此事。所活鱗介。歲有數萬矣。老人沒用處。猶欲作少有爲功德。不知兄意如何如可。便乞附至。不罪不罪。

又

此中湖魚之利。下塘常爲啓閉之所。歲終竭澤而取。畧無脫者。今若作放生池。但牢築下塘。永不開口。水漲盜即聽其自在出入。則所活不貲矣。

又

某啓。往還接奉。其樂無量。既別甚悽斷。亦不可言也。且勿到廣想不留。兩日尊候必佳。健。十郎侍行不易。六郎甚渴一見也。某到家無恙。乞不賜念。惟萬萬爲時自重不宣。

又

某別時飲過。數日病酒。昏昏如夢中也。且速發此書。不周謹。恕恕。家釀嘗之微酸。不敢寄。去二詩以發一笑。幸讀訖便毀之也。

又

某啓。老兄留意浮橋事。公私蒙利。未易遽數。本州申漕司。乞支阜民監買糞土錢。若蒙支與。則鄧道士者。可以力募緣成之矣。告與一言。某不當僭管。但目見冬有覆溺之憂。太守見禱。故不忍默也。但鄧君肯管其工。必堅久也。不罪不罪。仍乞密之。勿云出於老弟也。

又

某前日留博羅一日。再見鄧道士。所聞別無異者。方欲邀來郡中款問也。續寄丹砂已

領。感愧之極。某於大丹未明了。直欲以此砂試煑煉。萬一伏火。亦恐成藥爾。成否當續布聞。領得七哥書。遞中已附謝也。六郎十郎各計安。未及別書。所要書字墨竹。固不惜。徐寄去也。外曾祖遺事錄呈不一。

又

某近因宜興回人卓契順者奉狀。想達視覽。即日起居佳勝。老嫂諸姪。各計康靖。某與幼子亦如昨。遷居已八日。坐享安便。知愧知愧。非兄巨庇。何以得此。未由面謝。臨紙悵仰。乍陪。萬萬爲國自重不宣。

又

某啓。本州近申乞支阜民監糞土錢。用修橋。未蒙指揮。告與漕使一言。此橋不成。公私皆病。敢望留意。近又體問得一事。本州諸軍。多闕營房。多二人共一間。極不聊生。其餘卽散居市井間。賃屋而已。不惟費耗。軍人因此。窘急作過。又本都無緣部轄。靡所不爲。公私之害。可勝言哉。某得罪居此。豈敢僭管官事。但此事俗吏所忽。莫教生出一事。卽悔無及也。兄弟之情不可隱。故具別紙冒聞。千萬亮其本心。恕罪幸甚。此數十年積弊。

難以責俗吏。非老兄才氣。常欲追配古人。卽劣弟亦不輕發也。然千萬密之。若少漏泄。卽劣弟居此不安矣。告老兄作一手書。說與二漕。但只云指使藍生經過廉得。或更以一書與詹守。稍假借之。令盡力爲妙。自兄過此。詹亦知懼厲精也。

江海之間。寇攘淵藪。近日鹽賊。幸而皆已獲。不爾。豈細故哉。謫居之人。只願安帖。如惠州兵衛單寡。了無城郭。姦盜所窺。又若營房不立。軍政墮壞。安知無大姦生心乎。此孤旅之人。所以輒貢縷言也。與指使藍生語。覺似了了。可令來此與王約者同幹否。不揆僭言。非兄莫能容之。然此本乞一詳覽。便付火。雖二外甥亦勿令見。若人知其自劣。弟出。大不可不可。

又

某啓。近指使還左右。奉書必已聞達。比日履茲炎燠。尊體佳勝。某蒙庇如昨。筠州時得信。甚安。暑雨不常。蒸燒可厭。曲江想少清爽否。何時會合。少解馳結。尙冀保練。姑慰願言。因何推官行。奉啓上問不宣。

再啓。橋錢必不足用。學錢且告老兄留取。前所問者。已得實狀。本州必已申去。蓋亦只

止是矣。

又

某啓。近苦痔疾逾旬。牢落可知。今漸安矣。不煩深念。荔枝正熟。就林恣食。亦一快也。恨不同嘗。六郎十郎。昆仲各安。知六郎已拜恩命。深增慶忭。病倦未及別啓。兼十郎要字。尙未暇寫。不訝不訝。岐下湖北。想頻得信。

又

某啓。柯推良吏。冠一郡也。兄許一紙。乞濟其垂成。他雖細滿。內太守一削。恐以他年及不使。若非兄特達。誰復成之。某不合僭言。實見其有風力廉幹。可惜其去。故爲一言也。切望切望。若非公論。以柯爲可舉。某亦不敢頻煩。乞恕察。

又

近釀酒甚醲。白而醇美。或教入大麥麩。而此中絕無大麥。如韶州有此物。因使人爲置數斗。不罪不罪。

又

某啓。違別忽復數月。思仰日積。遞中辱書。伏審尊體佳勝。甚感馳想。示諭碧落洞詩。却未寄貺。必封書時忘之也。竊望寄示。老弟却曾有一詩。今錄呈。乞勿示人也。惠貺新茶。極爲佳品。感佩之至。末由會見。萬萬爲國自重。

又

某啓。近因柯推行。奉狀必達。示諭修橋事。問得才元行牒已到。本州差官估所費。蓋八九百千。除有不係省諸般錢外。猶少四五百千。除有不係省諸般外。於法當捉轉分認。見說估得却是的確合用之數。若減省卽做不成。縱成不堅久矣。體問是實。然老弟以卑見度之。恐不能成。何者吏暗而辱。胥狡而橫。若上司應副。破許多錢。必四六分入公。私下頭做成一座河樓橋也。必矣必矣。才元必欲成之。選一健幹吏。令來權簽判。專了此事。不宜且勿應副此錢。但令只嚴切指揮。且令牢繫添修竹浮橋也。竹賤易成。創新不過二十千。一兩月修一次。每次不過費三千。惟頻修爲要。前日指揮使去時。曾拜聞營房事。後來思之。亦與此同度。官吏必了不得也。深不欲言。恐誤老兄事。故冒言。千萬密之。與才元言。但只作兄意也。至懇至懇。

又

某啓。伏暑切惟起居清勝。某凡百如昨。近指使柯推及郡中買藥兵士。三次奉狀。一一達否。十郎遞中書未到。新什此篇尤有功。咄咄逼鮑謝矣。不覺起予。故和一詩。以致欽歎之意。幸勿廣示人也。未由瞻奉。萬萬以時保練。塵汗不謹。

又

德孺懿叔。近得耗否。子由頗得安閒。云亦有書至兄處。達否。鄧道士州中住兩月。已歸山。究其所得。亦無他奇。但歸根寧極。造次顛倒。心未嘗離爾。此士信能力行。又篤信不欺。常欲損己濟物。發於至誠也。知之知之。

又

某啓。專人辱書。感慰無量。比日履茲新涼。尊體何如。某一向苦痔疾。發歇未定。殊無聊也。所論退閑之樂。固終身無厭。但道氣未勝。宿疾尙纏。想亦災數。或言冬深當出厄。儻爾時勿藥乎。何時一迓來旆。少解羈困。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近因蜀使奉狀必達。惠新茶絕品。石耳異味。感荷之極也。扇二十柄。書畫殆遍。然終不佳。病倦少思也。遺事更少。涼寫納。懿叔近得書甚安。德孺久不聞耗也。令子各計安。未及別書。小兒荷問及。宜與兩兒。服闋後欲南來。又赦後癡望量移稍北。不知可望否。兄聞衆議如何。有所聞。批示也。報言者論壽州配買茶一事。已施行仁聖之意。亦可仰測萬一也。

又

廣倅書報。近日颶風異常。公私屋倒二千餘間。大木盡拔。乾明訶子樹已倒。此四百年物也。父老云生平未見此異。老兄莫緣此一到南海拊視爲佳。惠人亦望使車一到。若早來。民受賜多矣。必察此意。獄事辱老兄按正。遠近心服。聞繆之人。亦緣兄免此寃債。當沒齒荷戴。乃更恨耶。好笑好笑。

又

某啓。昨日附來使上狀必達。稍涼起居住勝。見嚴推言。邑君嘗服藥。尋已平愈。今想益康健。秋色漸佳。惟冀倍加寢膳。不宣。

又

某啓。嚴令清約郵民之心。必蒙顧盼。近有兩事。託面聞。幸恕草次。

某啓。近奉慰必已達。比日悼念之餘。起居如宜。吾兄學道久矣。必不使無益之悲。久留懷抱。但劣弟未克面論。不免懸情。惟深察此理。寬中強飯。不勝區區。再奉手啓。布聞。不宣。

又

某啓。知己登舟歲巡。連州切望。不惜數日之勞。一游羅浮。家居悒悒。觸物增懷。不如且徜徉山水間。散此伊鬱也。仍望先令人來約。徑去山下伺候也。少事干告。此中太守。已借數人。白直僅足使令。欲更告兄。輒借兩人。如許。即乞彼中先減兩白直。却牒州差兩廂軍借使也。不罪不罪。

又

某啓。近兩奉狀。必相繼塵聞。比來切惟尊候康安。闔門之戚。想已平遣。前云過重。九啓行。計已在塗。羅浮之遊。果如約否。不勝顙望。餘暑跋涉。惟冀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自聞尊嫂傾背。三發慰書矣。比日起居何如。懷抱漸開否。傾仰之至。輒有少意。不勝私憂過計之心。故復發此書。必加恕亮。餘無異前懇也。不宣。

又

某啓。近四奉狀。必一一達。比日起居何似。聞東行已決。但未聞離五羊的日。故未敢往迎。且夕聞的耗。即輕舟徑前也。區區併俟面道。不宣。

又

某啓。羅浮之遊。不知先往而後入州耶。抑埃回日也。弟惟兄馬首之視。無不可者。且日乘舫徑至泊頭以來也。忽忽未能盡意。

又

某啓。多日不上問。但積馳仰。不審比來尊候何似。眷聚各佳否。德孺謔叔。想時有安問。某蒙庇粗遣。子由亦安。秋涼使旆出按否。倘又一見。何幸如之。未聞萬翼自重。不宣。

又

某舊苦痔疾。蓋二十一年矣。今忽大作。百藥不効。知不能爲甚害。然痛楚無聊。兩月餘

頗亦難當。出於無計。遂欲休糧。以清淨勝之。則又未能。遽爾則又不可。但擇其近似者。斷酒肉。斷鹽酪醬菜。凡有味物皆斷。又斷糲米飯。惟食淡麵一味。其間更食胡麻茯苓。麩少許取飽。胡麻黑脂麻是也。去皮九蒸曝。白茯苓去皮。入少白蜜爲麩。雜胡麻食之甚美。如此服食已多日。氣力不衰。而痔漸退。久不退。轉輔以少氣術。其効殆未量也。此事極難忍。方強力以行之。惟患無茯苓。不用赤者。告兄爲於韶英南雄尋買得十來斤。乃足用。不足且旋致之。亦可以一面於廣買去。此藥時有僞者。柳子厚云。盡老芋是也。若松根貫之。却是茯神。亦有効。與茯苓同可用。惟乞辨其僞者。頻有干煩。實爲老病切要用者。敢望留意。幸甚幸甚。蜜此中雖有亦多僞。如有真者。更求少許。旣絕肉五味。只啖此麩及淡麵。更不消別藥。百病自去。此長年之眞訣。但易知而難行爾。弟發得志願甚堅。恐是因災致福也。

又

某再啓。承諭感念至泣下。老弟亦免如此。蘊結之懷。非一見終不能解也。見勸作詩。本亦無因。必自懶作爾。如此候蟲時鳴自鳴而已。何所損益。不必作不必不作也。吾兄作

二兩篇見寄。當次韻爾。兼寄佳釀川芎。大濟所用。物意兩重。增感激也。問所幹。亦別無事。恐三四月間。告求一兩般家人至筠及常州。至時當拜書干扣也。

又

某近頗好丹藥。不惟有意於却老。亦欲玩物之變以自娛也。聞曲江諸場。亦有老翁須生銀是也。甚賞難得。兄試爲體問。如可求買得五六兩爲佳。若費力難求卽已。非急用也。不罪不罪。

又

某慰疏言。不意變故。表嫂壽安縣君。遽捐館舍。聞訃悲怛。感涕並懷。切惟恩義深篤。追悼割裂。哀痛難堪。日月流速。奄畢七供。感動逾遠。奈何。采限以謫居。莫緣奔詣吊間。愧恨千萬。幸冀省節悲悼。強食自重。不勝區區。謹奉疏慰不次。謹疏。

又

某啓。不謂尊嫂忽罹此厄。惟兄四十年恩好。所謂老身長子者。此情豈易割捨。然萬般追悼。於亡者了無絲毫之益。而於身有不賞之憂。不卽拂除。譬之露電。殆非所望於明

誓也。謹地不敢輒捨去。無緣面析此理。願兄深照痛遺。勿留絲毫胷中也。惟有速作佛事。升濟幽明。此不可不信也。惟速爲妙。老弟前年悼亡。亦只汲汲於此事。亦不必盡之。佛僧。拯貧苦尤佳。但發爲亡者意。則俯仰之間。便貫幽顯也。忝至眷。必不訝草次。

又

某輒附上綾刻絲各一疋。用與表嫂齋僧。表區區微意。不罪不罪。淡麪經月疾不減。却稍肉食。近却頗安。天涼災退。自然安適。茯苓亦不服食也。承寄遺并蜜。已領。極佳。近嚴推官者。託口陳二事。曾道便人寄書書扇子去。必達。八十哥化去。感念疇昔。爲之出涕。更嗣立宅。表姊二十一縣君。亦有事羈寓嶺海。那堪時時聞此。知兄已出巡。千萬勿懼。一來遊羅浮。弟候聞來耗。便去山下奉候。表姪必未到。且請決意一來。恐明年兄必北歸。無由來也。

又

遺事已用澄心紙。珪墨寫成納去。尉掾子孫。一旬不須出。彼自不知也。必欲去者。墓刻時落之。并有江月五首。錄呈爲一笑。吾儕老矣。不宜久齎。時以詩酒自娛爲佳。亡者

俯仰之間。知在何方世界。而吾方悲戀不已。豈非係風捕影之流哉。

百六十二

又

某啓。別後因本州便人。一次上狀。并香積詩。必已達尊覽。兩辱賜教。具審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某入冬眠食尤佳。几席之下。澄江碧色。鷗鷺翔集。魚蝦出沒。有足樂者。又時走湖上。親作新橋掩骼之事。亦自條理。皆粗慰人意。蓋優哉遊哉。聊以卒歲。知之免憂。藥錢必已請。比來數事。皆蒙賜左右。此邦老穉。共荷戴也。乍寒。萬萬自重。

又

某啓。長至伊邇。不獲稱觴。祝頌之懷。難以言喻。此日起居增勝。憲掾顧君至。辱手書。感慰倍常。顧君信佳士。伯樂之廐。固無凡足也。老弟凡百如昨。但痔疾不免時作。自至杜門。不見客。不看書。凡事皆廢。但曉夕默作小乘定。雖非至道。亦且休息平生勞弊。且爾少期百日。兄憂愛之深。故白其詳。不須語人也。所謂以得爲失者。夢幻顛倒。類皆如此爾。末由瞻奉。萬萬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蒙惠冠簪甚奇。卽日服之。但衰朽不稱爾。全麵極佳。感忤之至。翠茶已領。杭人送到表忠觀碑。皆作五大軸。輒送上老兄。請掛之高堂素壁。時一睨之。如與老弟相見也。附願君的信。封角草草。不訝不訝。升卿之問。已答之矣。并白願君其詳。

又

某啓。別來三辱書教。眷撫愈重。感慰深矣。想已達韶。起居住勝。桃花源詩。再蒙頒示。誦詠不能釋手。管字韻拙句特蒙垂和。句句奇警。謹用降服。幸甚幸甚。一字雖戲劇。亦人所不逮也。某凡百如昨。十九日遷入行衙。再會未期。惟望順時爲國自重。因蘇州卓行者奉問。不宣。

又

三詩因感微物以寄妙理。讀之條然自失。以病未和得。愧忤執政小簡。中近人之病。聽不聽在他。兄不可不言也。如聞前削監事。亦願行。是否。寄惠大黃丸等。糟薑法魚麥蘗。並已捧領。感荷感荷。

又

近得柳仲遠書。報妹子小二娘四月十九日有事於定州。柳見作定簽也。遠地聞此。情懷割裂。閑報之爾。

又

某啓聞歸艤到岸。喜不自勝。辱手教。承起居佳適。值夜乏人。未可前詣。新詩輒次韻。取笑取笑。前本附納。忽忽。

又

某啓。漂泊海上。一笑之樂。固不易得。況義兼親友。如公之重者乎。但治具過厚。慙悚不已。經宿尊體佳勝。承卽解舟。恨不克追餞。涉履慎重。早還爲望。不宣。

又

河源事上下繆悠而已。有一信箴并書。欲附至子由處。輒以上干。然不須專差人。但與尋便附達。或轉託洪吉間相識達之。其中乃祝子由生日香合等。他是二月二十日生。得前此到爲佳也。不罪不罪。

又

河南兄弟已歸左右。想哀慕之極。切希爲親自寬也。近有慰疏。未暇別紙。

與程全父 以下俱惠州

某啓。去歲過治下。幸獲接奉。別後有闕上問。過沐存記。遠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安。感慰兼集。長賤見寵。禮意過當。非衰老者所宜承。當伏讀愧汗而已。末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某乏人寫公狀。幸恕簡畧。示諭固合如命。但罪廢閑冷。衆所鄙遠。決無響應之理。近發書多不答。未欲頻瀆也。幸矜察。愧愧。

又

新詩過蒙寵示。格律深妙。非淺學所能髣髴。歎誦不已。老拙無以答厚意。但藏去永以爲好爾。忽忽不謹。

又

某啓。新詩幸得熟覽。至於欽誦。老病廢學。無以少答至意。愧怍而已。

又

令子先輩辱訪。及客衆不及款語。少事干煩。過河源日。告伸意仙尉差一人。押木匠作頭王臯。暫到郡外。令計料數間屋材。惟速爲妙。爲家私紛冗。不及寫書。千萬勿罪勿讎。蔣生斫木。亦告畧督之。江君訪別。本欲作書。醉熱手軟。不能多書。獨遣此紙而已。

又

某啓。龍眼晚實愈佳。時蒙分惠。感忤不已。錢數封呈煩聒。增悚增悚。白鶴峯新居成。從天降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礎稍大。不傷根者。柑、橘、柚、荔枝、楊梅、枇杷、松、栢、含笑、梔子、謾寫此數品。不必皆有。仍告書記其東西。十二月七日。

又

令子先輩辱書及新詩。感慰彌甚。筆力益進。家有哲匠矣。何復下問乎。老病百事皆廢。尤倦寫書。故止附此紙爾。不別緘也。不罪不罪。

又 以下俱僮耳

某啓。別遽逾年。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舶信忽枉教音。喜慰不可言。仍審起居清安。眷愛各佳。某與兒子粗無病。但黎甍雜居。無復人理。資養所給。求輒無有。初至。齷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免露處。而囊爲一空。困厄之中。亦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聊爲一笑而已。平生交舊。豈復夢見。懷想清遊。時誦佳句。以解牢落。此外萬萬。以時自重。船回忽忽布謝。

又

某再啓。閣下才氣秀發。當爲時用久矣。遷荒安可淹駐。想益輔以學。以昌其詩乎。僕焚筆硯已五年。尙寄昧此學。隨行有陶淵明集。陶寫伊鬱。正賴此爾。有新作。遞中示數篇。乃珍惠也。山川風氣。能清佳否。孰與惠州比。此間海氣。鬱蒸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爲歲也。寄貺佳酒。豈惟海南所無。殆二廣未嘗見也。副以糖冰精麪等物。一一銘佩。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悚忤之至。此間紙不堪覆。携來者已竭。有便可寄伯枚否。不必甚佳者。不罪不罪。

又

某啓。便舟來。辱書問訊。既厚矣。又惠近詩一軸。爲賜尤重。流轉海外。如逃空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策。常置左右。目爲二友。今又辱來貺。清深溫麗。與陶柳眞爲三矣。此道比來幾熄。亦豈有語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佳勝。某與小兒亦粗遣。困窮日甚。親友皆疎絕矣。公獨收郵如舊。此古人所難也。感忤不可言。惟萬萬以時自愛爲祝。船回奉啓。布謝萬一。不宣。

又

某啓。久不得毗陵信。如聞湖中去歲不甚熟。曾得家信否。彼土出藥否。有易致者。不拘名物。爲寄少許。此間舉無有。得者卽爲希奇也。間或有蠶藥。以授病者。入口如神。蓋未嘗識爾。

與陳秀才 以下俱詹耳

某啓。去歲僧舍屢會。當時不知爲樂。今者海外。豈復夢見。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尙健。得來訊。喜侍下清安。知有愛子之戚。襁褓泡幻。不須過戀也。僕離惠州後。大兒房下亦失一男孫。亦悲愴久之。今則已矣。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

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惟有一幸。無甚瘴也。近與小兒子結茅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亦不貲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尙有此身。付與造物。聽其流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乍熱。萬萬自愛不宣。

又

近得吳子野書甚安。陸道士竟以疾不起。葬於河源矣。前會豈非夢耶。僕既病。倦不出。出亦無往還者。闔門面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烟雨濛晦。真麴塢獠洞也。惠酒佳絕。舊在惠州。以梅醞爲冠。此又遠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

又

兒子到此。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爲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爾。紙若佳惠。感怵感怵。文文惠藥。米醬薑糖。皆已拜賜矣。江君先辱書。深欲裁謝。連寫數書。倦甚。且爲多謝不敏也。

與林天和 以下俱惠州

某啓。近辱手書。冗中不卽答。悚息。春寒想體中佳勝。火後凡百勞神。勤民之意。計不倦

也。末由披奉。萬萬自重不宣。

又

某啓。專人辱書。具審起居佳勝爲慰。春物益妍。時復尋賞否。想亦以少雨軫懷也。末由往見。萬萬若時愛攝。不宣。

又

某啓。多日不奉書。思仰之至。伏暑尊候何如。惠貺荔枝極佳。那中極少。得與數客同食。甚幸。末由會合。萬萬以時自重。

又

某啓。近數奉書。想皆達。雨後晴和。起居佳勝。花木悉佳品。又根撥不傷。遂成幽居之趣。荷雅意無窮。末卽面謝爲媿。人還忽忽不宣。

又

花木栽。感留意。惠貺鹿肉。尤增慚荷。某又上。

又

某啓。昨日辱訪別。尤荷厚眷。老病龍鍾。不果詣送。愧負多矣。經夕起居何如。果成行未。忘已爲民。誰如君者。願益進此道。譬如農夫。不以水旱而廢穡。此外萬萬自重。

又

某啓。辱教承微恙已平。起居輕安。甚慰馳仰。暑雨不常。官事疲勤。攝衛爲艱。惟加意節調。以時休息爲佳也。忽忽不宣。

又

某啓。近辱過訪。病中恨不款奉。人來枉手教。具審起居住勝。至慰至慰。且夕中秋。想復佳風月。莫由陪接。但增悵仰也。乍涼。千萬自重。

又

某啓。辱書承起居住勝。示諭幼累已到城。流寓中一喜事。然老穉紛紛。口衆食貧。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可以一笑。蒸鬱未解。萬萬自重。

又

骨肉遠至。重爲左右費。羊麵鱸魚。已拜賜矣。感忤之至。

又

某啓。辱手教。承起居佳勝。久以冗率。有闕馳問。愧念深矣。承惠龍眼牙蕉。皆郡中所乏。感忤之至。末由瞻奉。萬萬自重。

又

高君一臥遂不救。深可傷念。其家不失所否。瘴疫橫流。僮仆者不可勝計。奈何奈何。某亦旬浹之間喪兩女使。况味牢落。又有此狼狽。想聞之亦爲憮然也。

又

某啓。人來辱書。且審比日尊候佳勝。甚慰所望。加減秧馬。曲盡其用。非撫字究心。何以得此。已具白太守矣。乍熱。萬以時加查不宣。

又

某啓。人來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吏民畏愛。謠頌布聞。甚慰所望。秧馬聊助美政。萬一爾。何足云乎。承示喻愧悚之至。僧磨已成。秋涼當往觀也。毒熱萬萬爲民自愛。不宣。

又

某啓。比日蒸熱。體中佳否。承惠楊梅。感佩之至。聞山薑花欲出。錄夢得書去。庶致此餽也。呵呵。豐樂數木匠。請假暫歸。多日不至。敢煩指揮。勾押送來爲幸。

又

某啓。辱書伏承別後起居住勝。甚慰馳仰。數夕月色清絕。恨不對酌。想亦顧影獨飲而已。未卽披奉。萬萬自重不宣。

又

某啓。人還奉書必達。即候漸涼。起居住否。疊煩頓首。感忤交深。未緣面謝。惟祝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秋高氣爽。伏計尊候清勝。公宇已就。想日有佳思。未緣披奉。萬萬以時珍番不宣。

又

某啓。近奉狀。知入山未還。卽日想已還治。起居住否。往來衝冒。然勝遊計。不爲勞也。未瞻奉間。更乞若時自重。不宣。

與馮祖仁 以下俱北歸

某慰疏言。承艱疾。退居久矣。日月逾邁。哀痛理極。未嘗獲陳區區。少解思慕萬一。實以漂寓窮荒。人事斷絕。非敢慢也。比辱手疏。且審孝履支持。廓然逾遠。追慟何及。伏冀俯順變禮。寬中強食。謹奉啓疏。上慰。不次。

又

某啓。蒙示長牋。粲然累幅。光采下燭。衰朽增華。但以未拜告命。不敢具啓答謝。感恠不可云喻。老瘁不復疇昔。但偶未死耳。水道間關寸進。更二十日。方至曲江。首當詣宇下。區區不究。乏人寫大狀不罪。手拙簡畧不次。

又

某啓。昨日辱遠迓。喜慰難名。客散已夜。不能造門。早來又聞已走松楸。未敢上調。領手教。媿悚無地。至節想惟孝思難堪。奈何奈何。來晚當往慰。不宣。

又

節辰蒙惠羊邊酒壺。仁者之餽。謹以薦先。感佩不可言也。

又

某啓。辱手教。承晚來起居住勝。惠示珠櫬。頃所未見。非獨下視沙糖矣。想當一笑。忽忽不宣。

又

某啓。前日辱下顧。尙未果走謝。悚息不已。捧手教。承起居住勝。卑體尙未甚清快。坐阻談對。爲悵悵也。惠示妙劑。獲之喜甚。從此衰疾有瘳矣。人回不宣。

又

某啓。辱手教。具審尊體佳勝。甚慰馳仰。拙疾亦漸平矣。來日當出詣番。燒羊蒙珍惠。下逮童稚矣。謹奉啓謝不宣。

又

兩日不果詣見。伏計孝履如宜。欲告借前日盛會。包子厨人一日。告白朝散絕早。遣至不罪。家人輩欲遊南山。祖仁若無事。可能同到彼閑行否。

又

辱回教。及蒙以巖硯法醕嘉蔬珍果等爲餉。已捧領訖。願無以當之。適苦嗽昏倦。裁謝草草。

又

昨日奉辭。瞻戀殊甚。且來孝履佳否。先什輒已題跋。鶴鹿馬三軸。迫行不暇題。謹同納上。祖仁方在疾。更不煩遠出。昨所云金山之行可罷也。乍遠保重。

又

某啓。辱賤教累幅。文義粲然。禮意兼重。非老朽所敢當。藏之巾笥。以爲光寵。幸甚。比日孝履何如。到韶累日。疲於人事。又苦河魚之疾。少留調理乃行。益遠極瞻繫也。歲暮。更惟節哀自重。

與章質夫 以下俱黃州

某啓。承喻愼靜以處憂患。非心愛我之深。何以及此。謹置之座右也。柳花詞妙絕。使來者何以措詞。本不敢繼作。又思公正柳花飛時出巡按。坐想四子。閉門愁斷。故寫其意。次韻一首寄去。亦告不以示人也。七夕詞亦錄呈。藥方付徐令去。惟細辨覆盆子。若不

眞卽無效。前者路傍摘者。此土人謂之插秧莓。三四月花。五六月熟。其子酸甜可食。當陰乾其子用之。今市人賣者。乃是花鴉莓。九月熟。與本草所說不同。不可妄用。想菴子已寄君猷矣。

又

某啓。伏承被召移漕六路。輿論所期。雖未厭滿。而脫屣炎州。歸覲闕庭。茲可慶也。比日啟途之暇。起居佳勝。某謫籍所拘。未由攀餞。北望旌馭。此懷可知。伏冀若時爲國保重而已。謹奉手啓。代達不宣。

又 惠州

某啓。近承手書。以侍者化去。曲垂開喻。感佩深矣。比來皆已忘去。凡百粗遺。但方營新居。費用百端。獨力幹辦。尤爲疲勤。冬末乃畢工。爾時遂杜門默坐。雖鄰不覲。荷公憂愛之深。恐欲知其畧也。萬一有南來使人。爲致人參乾棗數斤。朝夕所須也。不罪不罪。

與章子厚 以下俱黃州

某啓。僕居東坡。作陂種稻。有田五十畝。身耕妻蠶。聊以卒歲。昨日一牛病幾死。牛醫不

識其狀。而老妻識之曰。此牛發豆斑瘡也。法當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効。勿謂僕謫居之後。一向便作村舍翁。老妻猶解接黑牡丹也。言此發公千里一笑。

又

某啓。閒居無人寫得公狀及園封。又且不便於郵筒。不以爲簡慢也。文文尊候。聞愈康健。不敢拜書。江淮間歲豐物賤。百須易致。但貧窶所迫。營幹自費力耳。舍弟自南都來。挈賤累繚繞江淮。百日至此。相聚旬日。卽赴任。到筠不數日。喪一女。情懷可知。碎累滿眼。比某尤爲貧困也。荷公憂念。聊復及之耳。其餘非尺書所能盡也。

與章子平 以下俱杭州

某啓。咫尺不時上問。特枉手書。愧汗不已。比日起居何如。某老病日增。殊厭繁劇。方艱食中。未敢乞閑郡。日俟譴逐爾。末由面言。臨紙惘惘。千萬爲國自愛。不宣。

又

某啓。久濶幸經過一見。殊慰瞻仰。遠去未幾。復深馳系。比日伏惟起居佳勝。到官數月。公私衺衺。殆非衰病所堪。然湖山風物依然。足慰遲莫也。末由接奉。千萬爲國自重不

又

某啓。稍疎上問。伏惟台候萬福。積雨不少。害稼否。想極憂勞。旣雖多高原。已厭水矣。未緣瞻奉。惟劇思仰。毒暑萬萬自重。揮汗恕不謹。

又

某啓。楊同年至。出所教賜。且審比日起居住佳勝。感慰兼極。某百凡如昨。秋暑向衰。官事亦漸簡。差有可樂。湖山之勝。恨不與老兄共之也。金魚池上數寺亦潔雅。未宜嫌棄。餘非書所能究。

又

某再啓。前日曲蒙厚待。感忤兼至。輒有小懇拜聞。本州於潛縣柳豫極有文行。近丁憂貧甚。食口至衆無所歸。可代曾君管秀學否。聞曾君不久服闋入京。如未有人。幸留此闕也。此人詞學甚富。而內行過人。誠可以表帥學者。率易干聞。必不深訝。可否畧示喻。

又

某少事試干聞。京口有陳輔之秀才。學行甚高。詩文皆過人。與王荊公最雅素。荊公用事。佗絕不自通。及公退居金陵。日與之唱和。孤介寡合。不娶不仕。近古獨行。然貧甚。薪水不給。竊恐貴郡未有學官。可請此人否。如何乞示。及月給幾何。度其可足。卽當發書邀之。如已有人。或別有所礙卽已。哀其孤高窮苦。故謾爲之一言。不罪不罪。

又

某再啟。曩蒙示喻。但得吾兄不見罪幸矣。豈復有他哉。某自是平生坎珂。動致煩言者。吾兄不復云爾。讀之不覺絕倒也。舍弟孤拙。豈堪居此官。但力辭不得。免爾承喻及感。忤感忤。船子甚荷留念。已差人咨請知之。

又

麝鬚初無用。近以湖心疊出一路。長八百八十丈。闊五丈。頗消散。此物相次開路。西葑田想有餘。可爲田者。當如教揭榜示之。

又

某疎拙多忤。吾兄知之舊矣。然中實無佗。久亦自信。示喻別紙。讀之甚惶恐。某接契未

非一日。豈復以人上浮言爲事。而况無有耶。此必告者過也。當路緜緜。易得矚喜。願彼此一切勿聽而已。餘非面不究。令子辱訪。不盡欺曲。悚息悚息。

又

某啟。公見勸開西湖。今已下手。成倫理矣。想不惜見助。賊罰船子。告爲盡數剗刷。多多益佳。約用四百隻也。仍告差人駕來。本州諸般全。然闕兵也。至懇至懇。

又

某啟。昨日遠煩從者。感愧之極。辱書承起居住勝。渡江非今晚即來晨。豈可再煩枉顧。脫鵝肉極濟所乏。遂與安國幾先同饗。乍遠。千萬保愛不宣。

又

某啟。久別。復此邂逅爲喜。病瘡不果往見。只今解去。豈勝悵惘。子由寄今年賜茗。輒分一團。愧微少也。二陳恨不一見之。且爲致區區。乍遠。千萬自愛。

又 以下俱北歸

某頓首。某自儀真得暑毒。困臥如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已下。皆不能見。茫然不知子

平在此。得書乃漸醒悟。伏讀來教。感歎不已。某與丞相定交四十餘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所增益也。聞其高年。寄跡海隅。此懷可知。但已往者。更說何益。惟論其未然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魚所知。建中靖國之意。可恃以安。又海康風土。不甚惡。寒熱皆適中。船到時。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於閩客廣舟。准備家常要用藥百千去。自治之餘。亦可以及鄰里鄉黨。又丞相知養內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今茲閑放。正宜成此。然只可自內養丹。切不可服外物也。舒州李惟熙丹化鐵成金。可謂至矣。服之皆生胎髮。然卒爲癰疽大患。皆耳目所接。戒之戒之。某在海外。曾作續養生論一首。甚欲寫寄。病困未能。到毗陵定疊檢。獲當錄呈也。所云穆卜。反覆究繹。必是誤聽。紛紛見及已多矣。得安此行。爲幸爲幸。更徐聽其審。又見今病狀。死生未可必。自半月來。日食米不半合。見食却飽。今且速歸毗陵。聊自憇此我里。庶幾且少休不卽死。書至此。困憊放筆。太息而已。

又

續養生論。乃有遇而作。論卽是方。非如中散泛論也。白朮一味。舒州買者。每兩二百足。

細碎而有兩絲。舒人亦珍之。然其膏潤肥厚。遠不及宣湖所出。每裹二斤。五六百足。極肥美。當用此耳。若世所謂茅朮。不可用。細搗爲末。餘筋滓難擣者棄之。或留作香。其細末曝日中。時以井花水灑潤之。則膏液自上。謹視其和合。卽入木臼。杵數千下。便丸如梧桐子大。不入一物。此必是仙方。日以井花水嚥百丸。漸加至三百丸。益多尤佳。此非有仙骨者不傳。續養生論。尤爲異書。然要以口授其詳也。

又

某再啟。比來道氣如何。用新術有驗否。何生寫真。逮十分矣。非公與子中指摘。亦不至是也。感服感服。所云觀音驗已久。公何知之晚。丘誦之久矣。一笑一笑。令姪節推甚安。幕中極煩他也。

與塞授之 以下俱黃州

某慰疏言。不意變故。令閣盛年。遽至傾殞。聞問悲愕。如何可言。竊惟感悼之深。觸物增慟。日月逝矣。追想無及。奈何奈何。未緣詣慰。但增哽塞。謹奉啓少布區區。不宣。

又

某啓。得季常書。知公有闈門之戚。內外積慶。淑德著聞。乃遽爾耶。公去親遠。動以貽憂。爲念。千萬靡遺。無令生疾。此區區至意。惟嚮明察之。季常悲恨甚矣。亦常以書痛解之。適苦目疾。上問極草草。不罪不罪。舍弟每有書來。甚荷德庇。尊丈待制必頻得信。因家書爲道區區。

又

某欲一奉見。豈徒然哉。深有所欲陳者。而竟不遂。可勝歎耶。子在部下甚幸。但去替不遠耳。輒有一書。少信煩從吏。甚不當爾。特雅故。必不深責。季常可勸一起。深欲圖其見坐處也。一曠。

又

某啓。前日已奉書。昨日食後。垂欲上馬赴約。忽兒婦眩倒。不省人者久之。救療至今。雖稍愈。尙昏昏也。小兒輩未更事。義難捨之。遠去遂成失言。想仁心必恕其不得已也。然愧負深矣。乍煖起居何如。閑廢之人。徑往一見。謂必得之。乃爾齟齬。人事真不可必也。後會何可復期。惟萬萬爲國自重。謹奉手啓。小宣。

又

不得一見而別。私意甚不足。人常蔽於安逸。而達於憂患。願深照此理。况美材令問。豈久棄者耶。

又

某啓。汴上一別。今幾年矣。不謂尙蒙存記。手書見及。感愧不可言。衝涉薄寒。起居佳安。甚慰。所望承奉使江表鄉閭之末。亦竊以爲寵。但罪廢之餘。不敢復自比數。故舊書詞。過重。只益惶悚。且夕恐遂一見。惟冀順候自重。謹奉啓不宣。

與張君子 以下俱杭州

某啓。別後公私紛冗。有闕上問。敢謂存記。遠枉書教。獎與隆重。足爲衰朽之光。比日履茲寒凝。起居佳勝。某凡百粗遣。但杭之煩劇。非抱病守拙者所堪。行丐閑散。以避紛紛耳。湖山雖勝游。而瀨民饑歉。公帑窘迫。到郡但閉閣清坐而已。甚不爲過往所悅。然老倦謀退。豈復以毀譽爲懷。公知照之深。聊復及此。末由展會。尙冀爲國自愛。不宣。

又

某春來多病。時復謁告乞宣城。或一宮觀差遣。蓋拙者雖在遠外。尚忝劇郡。故不爲用。事者所容。近者言陳師道因復見及。又去年黥二兇人。一路爲之肅然。今乃爲其所訟。蓋必有使之者。不然。頑民不知爲此也。以此不得不爲求閑散。以避其鋒。素荷知照。聊復及之。亦恐都下相識。不知其由。以爲無故復求退。欲公粗知其心耳。

又

某承欲令寫先塋神道碑。如公家世。不肖以得附託爲寵。更復何辭。但從來不寫。除詔旨外。只寫景仁一志。以盡先人研席之舊。義均兄弟。故不得免。其餘皆辭之矣。今若爲公家寫。則見罪者必衆。唯深察。悚息。不肖爲俗所憎。獨公相視親厚。豈復惜一運筆。但業已辭他人。嫌若有所擇耳。千萬見恕。懇祝小團佳醞。物意兩重。捧領慙荷。

又

某守郡粗遣。去國稍久。矧懷家弟老病。豈不念歸。但聞以眷知之深。頗爲當路所忌。縱復歸覲。不免側目。憂患愈深。不若在外之安也。蒙念最深。故及此。幸密之。

又

某啓。別紙示喻。愛念之深。欲其歸闕。某之思念家弟。懷仰親友。豈無歸意。但在內實無絲毫補報。而爲郡粗可及民。又自顧衰老。豈能復與人計較長短是非。招怒取謗耶。若臧口隨衆。又非平生本意。計之熟矣。以此不如且在外也。子由想亦不久須出。則歸亦誰從。浙西災傷殊甚。不減熙寧。然備禦之方。亦粗設矣。俟到夏流殍不大作。則別乞一小僻郡。少安衰拙也。蒙知照之深。故翮縷。因見晉卿。道此亦佳。冗懶殊甚。不別拜書。想不罪也。惠脫團茗御香。皆所難得。感佩之至。

與楊元素 以下俱黃州

某啓。忽聞舟馭至鄂。喜不自勝。想見笑語。發於寤寐。尋遣人馳書。未達間。令弟慶基來。聞已往安州。悵然失望。至今情況不佳。想公愛我之深。亦自悔之也。比日起居佳勝。與元法相聚之樂。獨不得與樽俎之間。想孜孜見說而已。然領手教累幅。及見和新詞。差以喜慰。乍寒衝涉。保練爲禱。不宣。

又

近兩辱手教。以多病不卽裁謝。愧悚殊深。比日仰惟履茲溽暑。台候清勝。某病後百事

灰心。無復世樂。然內外廓然。皆獲輕安。何時瞻奉。畧道所以然者。未間伏惟爲時自重。

又

涉暑疲勩。書問稍缺。愧仰無量。比日起居勝常。近領手誨。承小疾盡去。體力加健。此大慶也。更望倍加保蓄。側聽嚴召。以慰輿論。

又

承令弟見訪。岸下無泊處。又苦風雨。忽忽別去。至今不足。示諭田事。方憂見罪。乃蒙留念如此。感幸不可言。某都不知彼中事。但公意所可。無不便者。軍屯之東三百石者。便爲下狀甚佳。李教授之兄又云。官務相近有一莊大佳。此彭寺丞見報。亦閑與問看。今日章質夫之子過此。已託於舟中載二百千省上納。到乞與留下。果蒙公見念。令有歸老之資。異日公爲蒼生復起。當却爲公葺治田園。以報今日之賜也。適新舊守到發。兀甚不一。

又

示諭秀才唐君。許爲留念。兼令幹人久遠幹之。幸甚幸甚。某未能去此間。更無人可以

往幹。必須至奉煩唐君也。未嘗相識。便蒙聞許。必以元素之故也。深欲作書爲謝。適元
甚。非久別附問。且乞道區區。天覺彭寺丞皆蒙書示。亦未及奉啓。乞致下懇。

又

遞中領手教。伏審台候勝常爲慰。某凡百如舊。近又大霪。庶得歸農乎。公決起典郡無
疑也。近嘉州魏秀才兄弟行。附手問。不審得達否。歲行盡。伏冀順時。爲人自重。

又

筆凍。寫不成字。不罪不罪。舍弟近得書無恙。不知相去幾里。但遞中書。須半月乃至也。
奇方承錄示。感戴不可言。固當珍秘也。近一相識。錄得公明所編本事曲子。足廣奇聞。
以爲閒居之鼓吹也。然切謂宜更廣之。但囑知識間。令各記所聞。即所載日益廣矣。輒
獻三事。更乞揀擇。傳到百四十許曲。不知傳得足否。

又

近於城中葺一荒園。手種菜果以自娛。陳季常者。近在州界百四十里住。時復來往。伯
誠親弟近問之云。不曾參拜。其人甚奇偉。得其一詞。以助本事。

又

承示諭定襄胡家田。公與唐彥議之。必無遺策。小子坐享成熟。知幸知幸。近答唐君書。并和紅字韻詩。必皆達矣。胡田先佃後買。所謂抱橋澡浴。把攬放船也。呵呵。凡事既不免干瀆左右。乞一面裁之。不須問某也。尙有二百千省若須使。乞示喻來便附去。見陳季常慥云。京師見任郎中其孚之子。欲賣荆南頭湖莊子。去府五六十里。有田五百來石。厥直六百千。先只要二百來千。餘可迤邐還。不知信否。又見樂宣德言。此田甚好。但稅稍重。告爲問看。彭寺丞之流。近日更不敢託他也。浼亂尊聽。貧荊不了也。

又 赴登州

專人至。辱長箋爲貺。禮意兩過。契故不淺。乃爾見疎。悚息悚息。比日起居何如。登州謝章未上。不敢致啓事。近所傳蓋非實也。末由合并。千萬順時保愛。人還適在瓜州道中。裁謝不如禮。

又 以下俱登州還朝

陳主簿人還。領手教。伏承比日台候萬福。深慰馳仰。人物豐盛。池館清邐。足供嘯咏之

樂。數日來人皆云公移徐州。雖未是實語。然理當如此。惟汲汲行復遷擢矣。某本欲秋間往見。而汝州之行。度不可免。見治裝。舟行自洛陽。出陸百八十里至汝。雖繚繞還。然久困。資用殆盡。決不能陸行耳。無緣詣別。惟望順時爲國自重。

又

城南有亞父塚。然非也。塚在居巢城北。有劉子政墓。昔欲爲起一祠堂。以水大不果。公若有餘力。爲成之亦佳。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獵至其下。石佛山亦佳觀。

又

奉別忽將二載。未嘗定居。到闕以來。人事衮衮。不皇上問。愧仰深矣。比日切想起居住勝。近聞小人輒贖左右。此何品類也。乃敢如此。信知困中無種不有。想以道眼觀之。何啻蚊虻一笑可也。知故舊皆已還朝。坐念老兄獨在江湖。未免慨歎也。吏糞順時爲國自重。冗迫不詳及。

又

忝命過分。皆出素獎。碌碌無補。日憂愧耳。舍弟適患赤目。未能上狀。又適得鄉信。堂兄

承議名不喪亡。悲痛中不能盡區區。恕之恕之。都下有幹。示及。

又

陳僉主簿。聞公已薦之。感戴之懷。如親受賜也。幸爲始終成之。此人實無他腸。可保信也。不罪。

又

以下俱翰林

向馳賀緘。及因李教授行附問。各已達否。比日履茲微涼。台候何似。某蒙庇粗遣。如聞公欲一謁元老果否。不若遂遊廬阜。况職當按行。他日世事。一復奉誘。欲爲此行。豈可得哉。餘惟萬萬爲人自重。

又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公必聞其略。蓋爲台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爲人言也。令子必得信。計安。

與林子中 以下俱揚州

某啓。近遣人奉書必達。乍暖台候佳勝。某被命維揚。差復相近。頗以爲喜。召命過我。當爲十日留也。未間萬萬自重。不宣。

又

某啓。以病在告。不與朝會。莫克望見。瞻企之極。前日辱手教。不卽答。悚息悚息。比來起居何如。二圖奇妙絕世。輒作二絕句。其後答去。幸批一二字。要知達也。忽忽不宣。

又

某啓。惠貺二團。領意至厚。感忤無已。所要鷄腸草。未有生者。此有一惑爐火人。收得少許。納去。老兄亦有此惑故耶。邦直耽此極深。僕有一方。遂爲取去。可就問傳取也。奇絕奇絕。消碯雌相伏者。寫書至此。忽見報。當使高麗。方喜得人。又見辭免何也。不知得請否。此本劣弟差遣。遂爲老兄所挽。然比公之還。僕亦不患貧矣。呵呵。且寄數字貴知。此行果決如何。若不能免。遂浮滄海觀日出。使絕域。知有林夫子。亦人生一段美事也。

又

某啓。承別紙示諭。知大事雖已畢。而聚族至衆。費用不貲。吾兄平時僅足衣食。况經此變故。窘迫可知。聞之。但辦得空憂。可量愧歎。昆仲才行。豈久困者。天下何嘗有饑寒官人耶。惟寬懷順變而已。故人勉強一慰。此乃世俗之常悲。何知之晚耶。所要元素方。本非親授於元素。蓋在歲得之於一道人。後以輿單驢。驤以傳與可。與可云試之有驗。仍云元素即此方也。某即不曾驗。今納元初傳本去。恐未能有益。而先奉糜垂竭之囊也。又初傳者。若非絕世隱淪之人爲之。恐有災患。不敢不納去。又不敢不奉聞。慎之慎之。某在京師。已斷作詩。近日又却時復爲之。蓋無以遣懷耳。固未嘗留本。今蒙見索。容少暇也。

又

某啓。子中既憂居。情味可知。又加以貧乏。而值此時。百事難礙。奈何。近得正仲書。亦如此。此乃吾曹分限。殆不可逃也。某始到此。俸亦粗給。爲欲聘一外生。亦忙窘。此事亦不足言。要亦不至饑寒。近日逐出數講僧。別請長老。此亦小事。繫何休戚。而文移問難如織。今差人請瑞光本師。見說已有人向道。此僧不赴。是何閑事。但欲沮此公耳。請子中

緩頰。力爲致之。有一別紙。或可示本也。其餘非面莫悉。

與晁美叔 以下俱徐州

某啓。自別兩辱存問。荷眷契之厚。無以爲喻。日欲裁謝。而拙鈍懶放。因循至今。計明姦雅量。不深譴過。而自訟亦久矣。即日不審尊履何如。某此無恙。但奉行新政。多不如法。勤劾相尋。日竣汰遣耳。若得放歸。過淮必遂候見。未間爲國自重。謹奉手啓。居。不宣。

又

某再拜。向承出按淮甸。不卽具賀。輻者。以吾兄素性亮直。而此職多有可愧者。計非所樂耳。然仁者於此時。力行寬大之政。少紓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少。比中常賦之外。徵歛雜出。而鹽禁繁密。急於兵火。民旣無告。吏亦僅且免罪。益苟簡矣。向聞吾兄議論。頗與時輩不合。今茲躬履其事。必有可觀者矣。令兄佳士久淹。諸况自亦知之。

與楊康公 黃州

某啓。浙右之別。遂失。上問至今。想必察其情也。特枉書問。感愧兼集。比日起居何如。衆論翕然。知忠信之可恃。名實之相副也。雅故之未。欣慰可量。未緣趨奉。惟冀順時爲國。

自重。不宣。

百九十六

又 離黃州

某啓。自聞國郵。哀慕摧殞。不知所措。惟公忠孝體國。想同此情。某無狀自取大戾。非先帝哀矜。豈有今日矣。誰復知我者。公知之深。故及此耳。嗣皇繼聖。聖化日新。勉就功業。遂康斯民。知識之望也。

又 赴登州

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闔戶擁衾。瞑目塊坐耳。楊次公惠醞一壺。少酌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道士石詩。托楚守寄去。一笑。某有三兒。其次者十六歲矣。頗知作詩。今日忽吟淮口遇風一篇。粗可觀。爲和之。並以奉呈。子由過彼。可出示之。令發一笑也。

與李昭玘 黃州

某啓。無便久不奉書。王子中來。且出所惠書。益知動止之詳。爲慰無量。比日尊體何如。既拜賜雪堂新詩。又獲觀負日軒諸詩文。耳目眩駭。不能窺其淺深矣。老病廢學已久。而此心猶在。觀足下新製。及魯直無咎明畧等諸人唱和。於拙者便可閣筆。不復措詞。

近有李彥者。陽翟人。雖狂氣未除。而筆波瀾翻。已有漂砂走石之勢。常識之否。予申殊有進。皆左右之賜也。何時一笑。未間惟萬萬自重。徐人還。忽忽奉啓。不宣。

答劉元忠 以下俱杭州

專人辱書。承昆仲遠寄詩文。讀之喜慰。殆不可言。喜諫議公之有子也。比日雪寒。起居佳否。詩文皆大佳。然法曹君所製尤佳也。爲之不已。何所不至。輒出一詩爲謝。取笑取笑。末由披奉。千萬節哀自重。

又

聞愛弟傾逝。手足之痛。如何可言。奈何奈何。盛德之後。何乃止此。壽夭默定。非追悼所及。千萬寬中自愛而已。無由面慰。臨紙哽塞。

又

先公傳久欲作。以官事衺衺。未暇成。當即寄去也。所要白雲居三字。不知足下自謂耶。抑爲他人求也。既不識其人。不欲便寫。若乃是自謂。則未願足下爲此名號也。必亮此言。黃素却寫一絕句納去。不誑。

又 僮耳

某啓。近別伏惟起居安勝。短箋不盡意。察之。柳伯通因會爲致區區。歐陽秀才實談道甚妙。可與閑遊。懷文忠愛其屋上烏。况族子之佳者乎。餘萬萬若時自重。不宣。

與蔡景繁 以下俱黃州

自聞車馬出使。私幸得託迹部中。欲少布區區。又念以重罪廢斥。不敢復自比數於士友間。但愧縮而已。豈意仁人矜閱。尙賜記錄。手書存問。不替疇昔。感悚不可言也。比日履茲煩暑。尊體何如。無緣少奉教誨。臨書悵惘。尙冀以時保頤。少慰拳拳。

又

近奉書。想必達。比日不審履茲隆暑。尊體何如。某臥病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至失明。信是罪重責輕。召災未已。杜門僧寮。百想灰滅。登覽遊從之適。一切罷矣。知愛之深。輒以布聞。何日少獲瞻望前塵。惟萬萬爲時自重。

又

某謫居幽陋。每辱存問。漂落之餘。恃以少安。今者又遂一見。慰幸多矣。衝涉薄寒。起居

何如。區區之素。卽獲面旣。

又

頒示新詩。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試勉繼之。晚卽面呈。

又

違關數日。悽戀不去心。切惟顧愛之厚。想時亦反顧也。比來跋履之暇。起居何如。某蒙庇如昨。度公能復來。當在明年秋矣。某杜門謝客。以寂嘿爲樂耳。乍遠。萬乞爲國自重。

又

凡百如常。至後杜門壁觀。雖妻子無幾見。況他人也。然雲藍小袖者。近輒生一子。想聞之一拊掌也。惠及人參。感感。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游。東海縣一帆可到。聞益奇偉。曩恨不一往也。公嘗往否。大篇或可追賦。果寄示。幸甚幸甚。

又

前日親見許少張暴卒。數日間又聞董義夫化去。人命脆促。眞在呼吸間耶。益令人厭薄世故也。少張徒步奔喪。死之日囊橐罄然。殆無以斂。其弟麻城令尤貧。云無寸壠可

歸。想公聞之。悽惻也。料朝廷亦憐之。如公言重。可爲一言否。輒此僭言。不深謹否。

二百

又

特承寄惠奇篇。伏讀驚聳。李白自言名章俊語。絡繹間起。正如此耳。謹已和一首。並藏笥中。爲不肖光寵。異日當奉呈也。坐廢已來。不惟人嫌。私亦自鄙。不謂公顧待如此。當何以爲報。冬至後。便杜門謝客。齋居小室。氣味深美。坐念公行役之勞。以增永嘆。春間行部。若果至此。當有少要事面聞。近見一僧甚異。其所得深遠矣。非書所能一一。

又

承愛女微疾。今已必全安矣。某病咳逾月不已。雖無可憂之狀。而無慄甚矣。臨皋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虛敞便夏。蒙賜不淺。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某嘗携家一遊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蘆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游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呵呵。

又

黃陂新令李籟到未幾。其聲藹然。與之語。格韻殊高。比來所見。縱小有才。多俗吏。儔輩

如此人殆難得。公好人物。故輒不自外耳。近葺小屋。強名南堂。暑月少舒。蒙德殊厚。小詩五絕。乞不示人。

又

辱書。伏承尊體佳勝。驚聞愛女遽棄左右。切惟悲悼之切。痛割難堪。奈何奈何。情愛著人。如藕膠油膩。愈手解雪。尙爲沾染。若又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區區願公深照。一付維摩莊。周令處置爲佳也。劣弟久病。終未甚清快。或傳已物故。故人皆有書驚問。真爾猶不恤。況謾傳耶。無由面談。爲耿耿耳。何時當復迎謁。未間惟萬萬爲國自重。

又

近來頗佳健。一病半年。無所不有。今又一時失去。無分毫在者。足明憂喜浮幻。舉非真實。因此頗知衛生之經。平日妄念雜好。掃地盡矣。公比來諸况何如。剗刷之來。不少勞乎。思渴之至。非筆墨所能盡也。

又

西閣詩不敢不作。然未敢便寫板上也。閣名亦思之。未有佳者。蔡謨蔡廓名父子也。晉

宋間第一流。輒以仰比公家。不知可否。徐秀才前曾面聞。留此書令請見。此人有心膽。重氣義。試收錄之。異日或有用也。公許密石硯。若有餘者。可輟卽付徐可也。

與劉器之 黃州

辱書。極論內外丹事。劣弟初不及賜。受此多矣。輒拜呈方丈銘一首。更告與敲琢看。唐彥道處亦有一贊。並爲看過。因家兄龜年行奉啓。半醉中書字不謹。

又 北歸

志仲本以烏絲欄求某錄雜詩耳。某自出意。欲與寫廣成子解篇。舟中熱倦。遂忘之。然此意終在也。今豈可食言哉。病不能作志仲書。乞封此紙去。

答楊君素 以下俱杭倅

久不奉書。遞中領來教。欣承起居佳勝。眷愛各無恙。奉別忽四年。薄廩維絀。歸計未成。懷想親舊。可勝惋嘆。吾丈優游自得。心恬體舒。必享龜鶴之壽。劣姪與時齟齬。終當捨去。相從林下也。

又

牽別忽二十年。思仰日深。書問不繼。每以爲愧。比日動止何似。子姪十九兄弟遠來。得聞尊體康健異常。不勝慶慰。知騎驢出入。步履如飛。能登木自採荔枝。此希世奇事也。雖壽考自天。亦是身心空閑。自然得道也。某衰倦早白。日夜懷歸。會見之期。想亦不遠。更望順時自重。少慰區區。因孫宣德歸。附手啓上問。

又 登州還朝

某去鄉二十一年。里中尊宿。零落殆盡。惟公龜鶴不老。松柏益茂。此大慶也。無以表意。輒送暖脚銅缶一枚。每夜熱湯注滿。密塞其口。仍以布單裹之。可以達旦不冷也。道氣想不假此。聊致區區之意而已。令子三七秀才及外甥十一郎各計安。

與周開祖 以下俱密州

某忝命皆出獎借。尋自杭至吳興。見公擇。而元素子野孝叔令舉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開祖不在坐爲恨。別後每到佳山水處。未嘗不懷想談笑。出京北去。風俗旣樵魯。而游從詩酒如開祖者。豈可復得。乃知向者之樂。不可得而繼也。令舉特來錢塘相別。遂見送至湖。久在吳中別去。眞作數日惡。然詩人不在。大家省得三五十首唱酬。亦非細

事。

二百〇四

又

遞中辱書教累幅。如接笑語。卽日遠想起居佳勝。某此無恙。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想去益遠矣。往日相從。湖山之景。何緣復有。別後百事紛紛。皆不足道。惟令舉逝去。令人不復有意於茲世。細思此公所以不壽者而不可得。不免爲之出涕。讀所示祭文。紀述略盡其美。甚善。其家能入石否。亦欲作一首哀詞。未暇也。當作寄去。開祖筆力頗長。魏武所謂老而能學。惟予與袁伯業。竄難得也。寄示山圖。欲尋善本而不可得者。新詩清絕。輒和兩首取笑。浩然亭欲續和寄去。今日大雪。與客飲於玉山堂。適遣人往舍弟處。遂作此書。手冷殊不成字。惟冀自重而已。

又 以下俱湖州

久別思渴。不言可知。一路候問來耗。忽辱教。喜慰良深。乍寒。起居住勝。承脫湖北之行。而得樂清。正如舍魚而取熊掌。甚可賀也。某忝命甚便其私。卽遂面話。此不盡懷。

又

長篇奇妙。無狀每蒙存錄如此之厚。但賜多而報寡。故人知其慙拙。必不罪也。今輒和一首。少謝不敏。且資一笑。惠及海味。珍感。來人遽還。未有以報。但愧忤無窮。到郡不見令舉。此恨何極。嘗奠其殯。不覺一慟。有刻石。必見之。更不錄呈。有幹一示及。李無悔近見訪。留此旬餘。亦許秋涼再過也。

答舒堯文 湖州

軾頓首。軾天資懶慢。自少年筋力有餘時。已不喜應接人事。其於酬酢往反。蓋嘗和矣。而未嘗敢唱也。近日加之衰病。向所謂和者又不能給。雖知其勢必爲人所怪怒。但弛廢之心。不能自克。聞足下之賢久矣。又知守官不甚相遠。加之往來者具道足下雖未相識。而相與之意甚厚。亦欲作一書相聞。然操筆復止者數矣。因與賈君飲。出足下送行一絕句。其語有見及者。醉中率爾和答。醒後不復記憶。其中道何等語也。忽辱手示。乃知有公沙之語。惘然如夢中事。愧赧不已。足下文章之美。固已超軼世俗。而追配古人矣。豈僕荒唐無實。橫得聲名者。所得眩乎。何其稱述之過也。其詞則信美矣。豈效鄒衍相如。高談馳騫。不顧其實。苟欲託僕以發其宏麗新語耶。歐陽公天人也。恐未易過。

非獨不肖所不敢當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難。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復生斯人也。世人或自以爲似之。或至以爲過之。非狂則愚而已。何緣會面。一笑爲樂。朱支使行。忽遽裁謝。草草。

又 黃州

軾啓。午睡昏昏。使者及門。授教及詩。振衣起觀。頓爾醒快。若清風之來。得當之也。大抵詞律莊重。叙事精緻。要非囂浮之作。昔先零侵漢西疆。而趙充國請行。吐谷渾不貢于唐。而文皇臨朝歎息。思起李靖爲將。乃知老將自不同也。晉師一勝城濮。則屹然而霸。雖齊陳大國。莫不服焉。今日魯直之於詩。是已。公自於彼乞盟可也。奈何欲爲兩屬之國。則犧牲玉帛。焉得而給。諸不敢當。不敢當。卽承來命。少資嘔噓。

答畢仲舉 黃州

軾啓。奉別忽十餘年。愚瞽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尙爾記錄。遠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瘡癘。豈歲時適爾。旣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喪者。是天相子也。僕旣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

觸罪咎。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濱江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蠲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蠲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菽黍。差饑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爲閒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闇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矣。而鄙僕所言爲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猪肉也。猪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實美而眞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爲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尙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爲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來書云。處世得安隱無病。粗衣飽飯。不造窳業。乃爲至足。三復斯言。感歎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窳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而已。

又 北歸

適辱從者臨貺書教。禮意兼重。殆非不肖所堪。書詞高妙。伏讀增歎。病不能冠帶。遂不果見。愧悚無地。

與杜子師 黃州

某啓。辱書承晚來起居住勝。示及畫圖。覽之愧汗。不惟犯孟子柳宗元之禁。又使多言者得造風波。甚非相愛之道也。謹却封納從者。已多日離親側。唯以蚤還爲宜。進道外千萬倍加愛養。入夜草草不宣。

又 揚州

某啓。辱書。因循不卽裁謝。專人惠簡。祇增愧悚。比日起居住勝。某今晚到泗州。來日隨早晚行。不出十六七日到揚。如欲相見。可少留相待。或附客舟。沿路邂逅也。若已由天長路奔還。卽不及矣。惟千萬保愛。更進學術。以就遠業。不宣。

又 惠州

某啓。貶竄皆愚暗自取。罪大罰輕。感恩念咎之外。畧不置胸中也。得喪常理。正如子師

及第落解爾。如別紙所諭。甚非見愛之道。此等語切冀默之。餘非面莫悉。

與鄭靖老 以下備耳

某啓。近船人回。奉狀必達。比日起居佳勝。費眷令子各安。某與過亦幸如昨。初賃官屋數間居之。既不可住。又不欲與官員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汚池之側。茂木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但勞費窘迫爾。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諸史滿前。甚有與語者也。借書則日與小兒編排整齊之。以須異日歸之左右也。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勞辱。甚於家緣。然無絲髮之求也。願公念之。有可照庇之者。幸不惜也。死罪死罪。柯仲常有舊契。因見道區區。餘萬萬順候自重。

又

邁後來相見否。久不得其書。聞過房下臥。正月尙未得耗。亦憂之。公爲取一書。附瓊州海船。或來人之便。封題與瓊州倅黃宣義託轉達。幸甚也。見說瓊州不論時節。有人鬆便也。衆妙堂一本寄上。本不欲作。適有此夢。夢中語皆有妙理。皆實云爾。僕更不易二

字也。不欲便沒之。又皆養生事。無可醞釀者。故出之也。

又北歸

某啓。到雷見張君俞首。獲公手書累幅。欣慰之極。不可云諭。到廉廉守乃云公離舊去矣。方悵然。欲求問從者所在。少通區區。忽得來教。釋然。又得新詩。皆秀傑語。幸甚幸甚。別來百權。不可勝言。置之不足道也。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甚賴公兩借書籍檢閱也。向不知公所存。又不敢帶行。封作一籠寄邁處。令訪尋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囑之。必不敢墜。某留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至北流作竹機下水。歷容藤至梧。與邁約令般家至梧相會。中子迨亦至惠矣。却願舟泝賀江而上。水陸數節方至永老業可。奈何奈何。未會間。以時自重不宣。

又北歸

某見張君俞。乃始知公中間亦爲小人所摺。撫令吏以下。固不知退之諱辨也。而卿貳等亦爾耶。進退有命。豈此輩所能制。知公奇偉。必不經懷也。某鬚髮皆白。然體力元不減舊。或不卽死。聖恩汪洋。更一赦。或許歸農。則帶月之鋤。可以對秉也。本意專欲歸蜀。

不知能遂此計否。蜀若不歸。卽以杭州爲佳。朱邑有言。子孫奉祀我。不如桐鄉之民。不肯亦云然。外物不可必。當更臨時隨宜。但不卽死。歸田可必也。公欲相從於溪山間。想是真誠之願。水到渠成。亦不須預慮也。此生眞同露電。豈通把玩耶。

與程懷立 黃州

某啓。昨日辱訪。感恚不已。經宿起居佳勝。蒙借示子明傳。筆勢精妙。髣髴莫辨。恐更有別本。願得一軸。使觀者動心駭目也。專此致叙。滅裂不一。

又 以下俱北歸

某啓。昨日辱顧。夙昔之好。不替有加。感歎深矣。屬飲藥汗後。不可以風。未卽詣謝。又在使旌。重增悚灼。捧手教。且審尊體佳勝。旦夕告謁。以究所懷。

又

某啓。已別。瞻企不去心。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感慰之極。早來風起。舟師不敢解。故復少留。來約淨慧與惠州三道人語爾。無緣重詣。臨紙惋悵。

又

某啓。去德彌日。思渴縈懷。比日竊惟履茲新陽。起居佳勝。江路無阻。至莫方再宿爾。少留數日。此去尤艱關。借舟未知能達韶否。流行坎止。輒復隨緣。不煩深念也。後會未卜。萬萬爲國自重。人行。忽遽不宣。

又

某啓。令子重承訪及。不暇往別。爲愧深矣。珍惠菜膳。增感忤也。河涼藤已領。衰疾有可恃矣。眉山人有巢谷者。字元修。名穀。後改名谷。曾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有風義。年七十餘矣。聞某謫海南。徒步萬里相勞問。至新州病亡。官爲藁葬。錄其遺物於官庫。元修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間。其旅殯無人照管。或毀壞暴露。願公懲其不幸。田巡檢至新時。爲一言於彼守令。得稍爲修治其殯。常戒主者謹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沒矣。公若不往新。則告一言於進叔尤幸。亦曾懇此。恐忘之爾。死罪死罪。

又

某啓。續海濶絕。不謂生還。復得瞻奉。慰幸之極。比日履茲秋涼。起居佳勝。少選到岸。即

遂伏調。以盡區區。不宣。

與謝民師 以下俱北歸

某啓。衰病枯槁。百念已忘。緇衣之心。尙餘此爾。蒙不鄙棄。贈以瑰偉。藏之巾笥。永以爲好。今日遂行。不果走別。愧負千萬。

又

某啓。蒙錄示近報。若果然得免湖外之行。衰羸之幸。可勝道哉。此去不住許下。則歸陽羨。民師還朝授任。或相近得再見。又幸矣。兒子輩並沐寵問。及覽所賜過詩。何以克當。然句法有以啓發小子矣。感荷感荷。旅況不盡區區。

與孫志同 以下俱北歸

某啓。衰朽困窮。故人不遺。遠辱臨訪。旅泊兩月。勤厚至矣。明日決行。料公必欲追餞。皆語云。千里遠送。歸於一別。而吾輩學道人。不欲有所留戀。況公去家往返已千里矣。慎勿更至前路。舟次執手足矣。惟萬萬自重。不宣。

又

僧監大師行解高明。得數月相從。殊慰所懷。已曾告別。更不再詣。與志舉爲舟次執別。慎勿前去。浮屠不三宿桑下。尤忌牽聯也。

又

糞菜羹已熟。奉待同噉了。往道場燒香。供小團。可速來。詩改一聯。補兩字。重寫納去。却示舊本。

與孫志康 以下俱惠州

某慰言。不意變故。尊丈節推遽捐館舍。士友悲慟。有識嘆惋。奈何奈何。伏惟至孝志康。節推純誠篤。至罹此兇酷。哀慕摧裂。何以堪處。日月有時。已訖曩事。攀號逾遠。觸物增愴。孝思罔極。奈何奈何。某以竄逐海上。莫由赴弔。臨紙哽噎。言莫能論。尙冀寬中。以繼志爲大。以時節哀強食。庶全生理。謹奉疏不次。

又

某啓。自春末聞訃。悲愕不已。自惟不肖。得交公父子間有年矣。卽欲奉疏。少道哀誠。不圖海上無便。又聞志康往西路迎護。莫知往還的耗。故因循至今。遂辱專使。手書累幅。

愧荷深矣。竊承已畢大事。營幹勤苦。何以堪任。即日孝履支持。粗慰所望。志文實錄。讀之感噫。自聞變故。卽欲撰一哀詞。以表契義之萬一。患不知爵里之詳。今獲觀此文。且夕卽當下筆。然不敢傳出。雖志康亦不相示。藏之家笥。須不肖啓手足日乃出之也。自惟無狀。百無所益於故友。惟文字庶幾不與草木同腐。故決意爲之。然決不以相示也。志康必識此意。千萬勿來索看。師是此文甚奇。斯人亦可人也。某謫居已逾年。諸况粗遣。禍福苦樂。念念遷逝。無足留胸中者。又自省罪戾久積。理應如此。實甘樂之。今北歸無日。因遂自謂惠人。漸作久居計。正使終焉。亦有何不可。志康聞此。可以不深念也。玳瑁合見遣。乃吾介夫遺意。謹炷香拜受。志康所惠布蜜藥果等。一一捧領。感忭無量。海上窮陋。又謫居貧病。無一物報謝。慚負無量。見戒勿輕與人詩文。謹佩至言。如見報出。都日所聞。虛實不可知。慎勿以告人也。舍弟筠州甚安。時時得書。兒姪輩或在陳或在許。兩兒子在宜興。某獨與幼子過在此。明年長子邁。當挈他一房來此。指射差遣。因殷過房下來。見憂之深。恐欲知其詳。示諭開歲來此相見。雖爲厚幸。然竄逐中惟欲親故謝絕。爲孤寂可憐者。則孤危猶可粗安。若如志康人所指目者。而乃不遠千里相求。此

重增某罪戾也。千萬寢之。切告切告。李泰伯前輩不相交往。然敬愛其人。欲爲作集引。然亦終不傳出也。承諭乃世舊可爲集。其前後文集。異日示及。當與志康商議。少加刪定。乃傳世也。斯人既無後。吾輩當與留意。李文叔書已領。會見無期。千萬節哀自重。諸兒子爲學頗長進。迨自吳興寄詩來。文采甚可觀。此等辱交遊最舊。故輒以奉聞。然不敢令狀拜。無益。徒煩報答也。某所答書。乞勿示人。切祝切祝。

與張元明 以下俱翰林

數日起居住否。有一誼祕大師者。與之久故。患痢後。腸滑甚困。欲煩一往視療之。可否在興國寺戒壇院。此一高行僧也。便同作福田。呵呵。

又

數日起居住勝。適在院中。得王耶簡帖如此。今封呈。切告輟忙一往。他必不敢苛留。且請周念。副此人友愛急難之心。切望切望。

又 以下俱南遷

前日承追餞南都。又送子由至筠。風義之厚。以增感慨。比日具審起居佳勝。萬里之別。

後會杳未有期。伏乞善加保練。

又

遠辱專人惠書。輔以藥物。極濟所乏。衰疾有賴矣。感刻感刻。不知何時還蜀中。自此音問遂隔。曷勝惘惘。

與孫子思 以下俱湖州

奉別未幾。思企已深。比日起居住佳勝。聞軒從及境。即遂披對。豈勝慰喜。

又

事冗。有疎上謁。思企之深。不審起居住佳否。來日輒邀從者同憲車議少事。本欲躬詣。爲公擇見訪。不果。幸賜臨顧。

又

屢辱垂訪。尙稽走謁。經宿起居住佳否。借示諸刻。一清心目。又足見雅尚之不凡也。謹却馳納。

又

過辱枉顧。知事務冗迫。不敢久留語。紙軸納去。餘空紙兩幅。留與五百年後人跋尾也。呵呵。耘叟詩亦佳。

又

疊辱車騎。往謝甚疎。惟故人深照。不以為譴也。經宿尊候佳勝。書四紙并藥方馳上。須面授其祕也。并硯不一。

又

近辱軒從。雖屢接奉。既別。思仰無窮。人事叅叅。未遑上問。先枉寵訊。伏審起居佳勝。感慰兼深。仲通來。知在府中。計與子由輩游從甚樂。未緣再會。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比來新詩必多。無緣借觀。豈勝渴仰。示諭諸公處。敢不出力。但恐言輕不能有益耳。

與孫子發

以下俱赴定州

專人來辱書。承近日尊體佳勝。蒙許就辟。慰澆深矣。奏檢附呈已發。訖某行期不過九月半間。會見不遠。更祈順時自重。

又

貴眷各計安勝。公字已令粗葺。什物粗陋。然亦粗足。更有幹示喻塗中。幸不滯留。早到。慰勤遲幸也。人還辱教。具審別後起居佳勝。貴眷各康寧。至慰至慰。某到邢甚健。忝鄉且親。平時不爲不知公。因此行觀公舉措。方恨前此知公未盡。勉進此道。爲朋友光寵。餘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子發以古人自期。信道深篤。雖窮達在天。未可前定。然必有聞于時而傳於後也。幸益自愛重。以究遠業。臨行。不盡區區。

又 以下俱南遷

別來思企不可言。比日尊禮何如。某蒙庇粗遺。旦夕離南都。如聞言者尙紛紛。英州之命。未保無改也。凡百委順而已。幸不深慮。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郡中諸公。未能一一奉狀。因見各爲致意。過真定見楊采朝議。此人有實學隱德。河朔

似此老。以一二數矣。其子迪簡。亦善吏。某已舉之矣。欲告提刑大夫。來年一京削。敢煩子發爲道此懇。或持此簡呈憲使。又幸。

與程德孺 僮耳

在定辱書。未裁答間。倉猝南來。遂以至今。比日竊惟起居佳勝。老兄罪大責薄。未塞公議。再有此命。兄弟俱竄。家屬流離。汙辱親舊。然業已如此。但隨緣委命而已。任德翁同行月餘。其見老兄處憂患。次第可具問。更不詳書也。懿叔赴闕。今何在。因書道區區。後會無期。臨書惘惘。餘熱萬萬。以時珍重。

又 以下俱北歸

近蒙專使至虔。遠致時服寢衣之餽。尋附啓布謝。必達。比日起居住佳勝。眷愛各康健。某候水過贛。今方達南康軍。約程四月末間到眞州。當遣兒子邁往宜興取行李。某當泊船瓜洲以待之。不知德孺可因巡按至常潤。相約同遊金山否。患難之餘。老兄弟復一相聚。曠世奇事也。可不畧喻及。餘萬萬自重。

又

某此行本欲居淮浙間。近得子由書。苦勸來穎昌相聚。不忍違之。已決從此。計泝汴至陳留出陸也。今有一狀干漕司。一坐船乞早爲差下。令且在常州岸下。候遭到彼乘來。切望留意。早早得之。免滯留爲幸。懿叔必常得信。令子新先輩必已赴任。未及書。因家信道區區。

又

告爲買杭州程奕筆百枝。及越州紙二千幅。常使及展手者各半。不罪不罪。正輔知已到京。非久上狀次。乞因信致懇。

與康公操都管 以下俱杭倅

某稔聞才業之美。尙淹擢用。向承非罪被移。衆論可怪。賢者處之。想恬適也。希聲久不得書。承示諭方知得蜀州。應甚慰意。二浙處處佳山水。守官殊可樂。鄉人之至此者絕少。舉目無親故。而杭又多事。時投餘隙。輒出訪覽。亦自可卒歲也。東陽自昔勝處。見劉夢得有二伏生秋之句。此境猶在否。未知會晤之日。但有企咏。

又

所索詩非敢以淺陋爲辭。但希世絕境。衆賢所共詠嘆。不敢草草爲寄也。幸恕察。

又

向辱教。久欲裁謝。值出入紛紛無定。因循至今。卽日履茲春和。起居住適。向承寄示圖記及詩。實深慰仰。此真得賢者之樂。雖鄙拙亦欲勉作歌詩。庶幾附託高人絕境。以傳永久。適會紛紛未暇。更旬日當寄上也。

與王敏仲 以下俱惠州

某啓。春候清穆。竊惟按馭多暇。起居百福。甘雨應期。遠邇滋洽。助喜慰也。某凡百粗遣。適遷過新居。已浹旬日。小窻疎籬。頗有幽趣。賤累亦不久到矣。未期瞻奉。萬萬爲國自重。不宣。

又

某啓。兩蒙賜教。慰感深至。曾因周循州行奉狀。伏想已塵清覽。卽日台候何似。越人事嬉遊。盛於春時。高懷俯就。想復與衆同之。天色澄穆。亦惟此時也。莫緣陪後。西望增慨。尙冀保練。慰此區區。不宣。

又

某啓。久以病倦。闕於上問。竊惟鎮撫多暇。起居萬福。春來雨暘調適。必善歲也。想慰勤恤之懷。莫由瞻奉。惟冀若時爲國保練。不宣。

又

某啓。辱手教。荷戴深矣。仍審比日台候康勝。至慰至慰。某凡百如昨。新屋旦夕畢工。卽遷入。長子邁自浙中般挈。由循州徑路來。閏月可至此。漸似無事。却可以掃室安居矣。新政愷悌。已穆然嶺海間矣。更蒙下訪。粗識仁人之心也。欣慰之劇。未緣面盡。臨書菀結。漸煖。萬萬爲人自重。

又

某啓。浮玉遂化去。殊不知異事。可聞其畧乎。其母今安在。謗者之言何足信也。丹元事亦告錄示。決不示人也。起居之語未曉。亦告指示。近頗覺養生事絕不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談。便是妙訣。啜津納息。真是丹頭。仍須用尋常所聞般運泝流。令積久透徹乃效也。孟子曰。事在易而求諸難。道在邇而求諸遠。董生云。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

光大。不刊之語也。

二百二十四

又

某啓。自幼累到後。諸孫病患。紛紛少暇。不若向時之闕然也。小兒授仁化。又礙新制。不得赴。蓋惠韶亦隣州也。食口猥多。不知所爲計。數日又見自五羊來者。錄得近報。舍弟復貶西容州。諸公皆有命。本州亦報近貶黜者。料皆是實也。聞之憂恐不已。必得其詳。敢乞盡以示下。不知某猶得久安此乎否。若知之。可密錄示。得作打疊擘劃也。憂患之來。想皆前定。猶欲早知。少免狼狽。非公風義。豈敢控告。不罪不罪。人回乞數字。

又

某啓。比聞政譽甚美。仁明之外。濟之以勤。想日有及物之益。許錄示丹元近事。幸早寄贖。此月十四日。遷入新居。江山之觀。杭越勝處。但莫作萬里外意。則真是非獨似也。又長子邁將家來已到虔。近遣幼子過往循迎之。閏月初可到此。老幼復得相見。又一幸事也。邁到後。當遣入府參候。餘非書所能究。不宣。

又

某慮患不周。向者竭囊起一小宅子。今者起揭並無一物。狼狽前去。惟待折支變賣。得二百餘千。不知已請得未。告公一言。傳同年必蒙相哀也。如已請得。卽告令許節推或監倉鄭殿直。皆可爲幹賣。緣某過治下。亦不敢久留也。猥未干冒。侍仁者恕其途窮。死罪死罪。

又

某再啓。承諭津遣孤孀。救藥疾癘。政無急於此者矣。非敏仲莫能行之。幸甚幸甚。廣州商旅所聚。疾疫之作。客先僵仆。因薰染居者。事與杭相類。莫可擊割。一院要須有歲入課利供之。乃長久之利。試留意來諭。以此等爲仕宦快意事。美哉此言。誰肯然者。循州周守治狀過人。議論甚可聽。想蒙顧盼也。

又

某啓。得郡。旣謝卽辭。不敢久留。故人事百不周一。方欲奉啓告別。遽辱惠問。且審起居佳勝。寵諭過實。深荷獎借。且夕遂行。益遠萬萬。以時自重。人還。忽忽不宣。

又

某啓。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廣惠間敬愛之。好爲勤身濟物之事。嘗與某言。廣州一城人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惟官員及有力者。得飲劉玉山井水。貧下何由得。惟蒲澗山有滴水巖。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爾。若於巖下作大石槽。比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漆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爲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爲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餘竿。及二十里間。用葵莠苦蓋。大約不過費數百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可得租課五七千者。令歲買大筋竹萬竿。作棧下廣州。以備不住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少房錢。可以日掠二百。以備抽換之費。專差兵匠數人巡覲修葺。則一城貧富。同飲甘涼。其利更不在言也。自有廣州以來。以此爲患。若人戶知有此作。其欣願可知。喜捨之心。料非復塔廟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誠不欺。精力勤幹。不能成也。敏仲見訪及物之事。敢以此獻。兼乞裁度。如可作。告差人持折簡招之。可詳陳也。此人潔廉修行苦行。直望仙爾。世間貪愛無絲毫也。可以無疑。從來漕帥諸公。亦多請與語。某喜公濟物之意。故密以告。可否更在熟籌。慎勿令人知出於不肖也。

又

某啓。有二事殊。冗未嘗以干告。恃眷厚也。某爲起宅子。用六七百千。囊爲一空。且勿之憂也。有一折支券在市。舶許節推處託勸請。自前年五月請不得。至今云未有折支物。此在漕司一指揮爾。告爲一言於志康也。又有醫人林忠彥者。技頗精。一郡賴之。欲得一博士助教名目。而本州無闕。不知經畧司有闕可補否。如得之。皆謫居幸事也。不罪不罪。

又

某再啓。林醫遂蒙補授。於旅泊衰病。非小補也。又攻小兒產科。幼累將至。且留調理。渠欲往謝。未令去也。乞不罪。治瘴止用薑葱豉三物。濃煮呷。無不効者。而土人不作豉。又此州無黑豆。聞五羊頗有。便乞爲致三碩。得爲作豉散飲疾者。不罪不罪。

又

富公碑詞。甚愧不工。公更加粉飾。豈至是哉。舟中病暑疲倦。不謹。恕罪恕罪。

又

聞遂作管引瀟澗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菘豆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塞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擘畫少錢。令歲入五十餘竿竹。不住抽換。永不廢。僭言必不訝也。

又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則葬海外。庶幾延陵季子贏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宴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翫縷此紙。以代面別爾。

又

某啓。兒子乏人。亦不相辭令嗣也。不罪不罪。又有少懇。見人說舍弟赴容州路。自英韶問舟行。由端康等州而往。公能與監司諸公言。輟一舟與之否。今又有一家書。欲告差人。曩往嶺上與之。罪大罰輕。數年行遣不已。屢當患禍。老矣何以堪此。恃公舊眷。必能興哀。恐悚恐悚。

又 僮耳

某啓。兒子還。辱手書。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劇。舟行至扶胥。急足示問。乃知有袁州之命。歎惋不已。行止孰非天者。復何言哉。道眼所照。知己平適。但治行迫遽。亦少勞神矣。不宣。

與陳公密 以下俱北歸

途中喜見令子。得聞動止之詳。繼領專使手書。且審即日尊體清勝。感慰無量。差借白直兜乘擔索。一一仰煩神用。孤旅獲濟。荷德之心。未易云喻。來日晚方達蒙里。卽如所教。出陸至南華。南華留半月。卽造宇下。一吐區區。預深欣躍。

又

行役艱羈。託庇以濟。分脫丹劑。拯其衰疾。此意豈可忘哉。其餘言謝莫盡。令子昆仲。比辱書示。未暇修書。悚息悚息。曹三班廉幹非常。遠送愧感。二絕句發一笑。

又

窮途棲屑。獲見君子。開懷抵掌。爲樂未央。公旣王事靡寧。某亦歸心所薄。忽遽就列。如

何可言。別後亟辱惠書。詞旨增重。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某已度嶺。已無間騰之憂。行有見蝸之喜。但遠德誼。未忘鄙情。新春保練。以需驛召。

與陳大夫 以下俱黃州

某啓。秋暑尙爾。不敢造門。伏想起居清勝。借示丞相手簡。又承彌勒偈。筆勢峻秀。實爲奇觀。手簡謹却馳納。獨必有別本。輒留箱篋之珍。且欲誦味。以洗從來罪垢業障。幸甚幸甚。且夕當得造謝。人還不一。

又

某啓。辱簡。伏承起居清勝。召往山間。陪清遊。夙昔所願也。但晚來兒婦病頗加。須且留家中。與斟酌藥餌。小兒輩不歷事。未可委付。不免有違尊命。當蒙仁者情恕也。忽忽布謝。不一。

又

某啓。遞中奉狀。不審已達否。比日起居何如。奉違如宿昔爾。遂兩改歲。浮幻變化。念念異觀。閒居靜照。想已超然。某蒙庇粗遣。遂爲黃人矣。何時握手一笑。臨書悵然。惟萬萬

珍重。因周宣德行奉狀上問。周令行速。殊草畧。乞恕之。比雖不作詩。小詞不礙。輒作首。今錄呈爲一笑。九郎不及奉啓。

又

某啓。閒居闕人修寫。每用手簡通問。甚爲率易。想不深責。見報公遂乞還事。不知信否。然不待引手。脫屣世路。此固烈丈夫之事。回視鄙懦。增愧歎也。園宅日益葺。子孫滿前。此樂豈易得哉。唐守常相見否。九郎淹滯。蓋其舉術之未精富爾。

又

某啓。近人從南豐來。獲手教累幅。存念之厚。不替夙昔。感服深矣。比日伏惟履茲隆暑。起居勝常。某凡百如昨。賤累俱無恙。子由亦時得安訊。皆託餘庇也。公微疾聞已除。且當指射湖外一郡。胡爲遂入宮觀也。未緣瞻奉。萬萬以時自重。謹奉啓上問。不宣。

又

某啓。閒居闕人寫啓。必以情恕。公去愈久矣。貧羸之民。思公益深。眞古人在官無赫赫之譽者也。九郎別來計安。今歲科詔。當就何處下文字。明偉已被恩命。欣賀殊深。日望

渠過此。不聞來耗何也。兒子蒙問及。無事不敢令拜狀。恐煩清覽。知生事漸緝。仍用蠶
又藏瓶之法否。此法至要妙。非其人不可妄傳。非復戲言。乃真實語也。

又

某啓。蒙惠竹簞剪刀等。仰服眷厚。歐陽文忠公云。涼竹簞之暑風。遂得此味。近日尤復
省事少出。去歲冬至齋居四十九日。息命歸根。似有所得。旦夕復夏至。當復閉關却掃。
古人云。化國之日舒以長。妄想既絕。頽然如葛天氏之民。道家所謂延年却老者。殆謂
此乎。若終日汲汲。隨物上下者。雖享耄期之壽。忽然如白駒之過隙爾。不敢獨享此福。
輒用分獻。想當領納也。呵呵。

又

某啓。多日不獲請見。伏惟尊候康勝。借示繡佛。奇妙之極。當由天工神俊。非特尋常女
工之精麗者也。凡目瞻禮。一洗塵障幸矣。謹却馳納。少暇詣謝次。謹奉啓不宣。

與范夢得 以下俱統存

久以事牽。不遑奉書。深以爲愧。中間安上處及遞中捧來教。具審起居佳勝。某旅宦粗

遺。春夏間殊少事。近日併覺冗空。盜賊獄訟常滿。蓋新法方行故也。疲齋無狀。館中清佚。至爲福地。然知平日交游皆不在。何以爲樂。某旬日來被差本州監試。得閑二十餘日。在中和堂望海樓閒坐。漸覺快適。有詩數首寄去。以發一笑。

又

久不奉書。愧負不可言。不審比辰起居住否。某此粗遣。但親友疎濶。旅懷牢落爾。屢得蜀公書。知佳健。二家兄書云。每去輒留食。食倍於我輩。此大慶也。頻得潞公手筆。皆詳悉精好。富公必時見之。聞其似四十許人。信否。君實固甚清安。得此數公無恙。差慰人意。無緣言面。惟順時自愛。

又

以下俱翰林

某啟。辱教字。審起居佳勝。郊外路遠。不當更煩隨屈。可且寢罷。有事以書垂諭可也。界紙望示及。來日自不出。只在舟中靜坐。惠貺鳳團。感意譽之厚。熱甚不謹。

又

某啟。辱教承台候康勝爲慰。得請知幸。以未謝。尙稽謁見。悚息悚息。子功復舊物。甚慰。

衆望。來日方往浴室也。人還。忽忽不宣。

又

某啓。不肖所得寡薄。惟公愛念。以道義相期。眷予無窮。既別。感戀不可言。乍寒。不審起居安否。某已次陳橋。瞻望益遠。惟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辱簡。具審起居佳勝爲慰。和篇高絕。木與種者皆被光華矣。甚幸甚幸。舊句奇偉。試當強勉繼作。忽忽不宣。

又 南遷

某啓。一別俯仰十五年。所喜君子漸用。足爲吾道之慶。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南遷。後會無期。不能無悵惘也。過揚。見東平公極安。行復見之矣。新著必多。無緣借觀。爲耿耿爾。乍暄。惟順候自重。因李彥秀才行。附啓上問。不宣。

與江惇禮 以下俱黃州

罪廢屏居。忽辱示問。累幅粲然。覽之茫然自失。比日侍奉外起居無恙。僕雖晚生。猶及

見君之王父也。追想一時風流賢達。豈可復夢見哉。得所惠書。詞章溫雅。指趣近道。庶幾昔人。三復喜甚。獨恨所稱道過當。舉非其實。想由相愛之深。不覺云耳。自是可畧之也。久不得貢父翁書。因家信畧爲道意。無緣面言。臨紙惘惘。

又

向示非國語之論。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爲書爾。所示甚善。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爲虛器。以天人爲不相知云云。雖多皆此類耳。此所謂小人無忌憚者。君正之大善。至於時令斷刑。正符四維之類。皆非是。前書論之稍詳。今冗迫。粗陳其畧。須面見乃盡言。然迂學違世。不敢自是。因君意合。偶復云爾。

又

所示徐君爲朝中知之者益衆。不肖固當愛鄉。老朽無狀。豈能爲之增重。向者亦或從諸公之後。時掛一名。以發揚遺土。而近者不許連名。此事便不繼。然所示亦當在心。有問焉。固當以此告也。

又

疊辱臨顧。感忤無量。錄示神告。得聞前人偉蹟。固後生之幸。然事體不小。未敢輒作文字。非面莫究也。

又

十論十二說。已一再讀矣。不獨嘆文辭之美。亦以見盡誠求道之至也。科舉數不利。揭各有時。穠蔭不廢。三年可必也。曾過江游寒溪西山否。見邑人王文甫兄弟。爲致意。近有書必達矣。



80

4-3-9